思無邪匯寶

拾貳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巧緣艷史／淸・江南主人 編

艷婚野史／淸・江南主人 編

百花野史／淸・一笑主人 編

兩肉緣／淸・「不題撰人」

思無邪滙寶 ㊃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巧緣艷史]

／清・江海主人 編

[艷婚野史]

／清・江海主人 編

[百花野史]

／清・一笑主人 編

[兩肉緣]

／清・「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値，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毁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拾)(貳) 册

目錄

目錄

思無邪匯寶 拾貳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巧緣艷史〕

清・江海主人 編

《巧緣艷史》出版說明

《巧緣艷史》故事梗概如下：

宋時江南省名士黃上卿考中三甲，放了河南安陽縣正堂。夫人病逝，因至揚州娶蔡監生女爲妻，留妻於家上任。一日，蔡夫人偕使女愛蓮至華嚴寺遊玩，爲廣東賣珠客人曹悦心撞見。悦心青年美貌，人見人愛，渾號愛豆。悦心愛蔡氏，乃喬妝婦女至蔡府賣珠，遂與蔡氏成姦往來。

城内衔行生理鄔利與妻玉奴同至岳家祝壽，鄔利先返家。兩日後玉奴回家，路遇大雨，避於佛寺，爲僧悟明、悟淨挾入強姦。兩僧之師全身亦與先已被挾持在寺兩婦人作樂，三僧不讓婦人歸，輪流姦宿。後鄔利至岳家接玉奴，岳家控彼謀殺玉奴，遂入獄。玉奴於寺中曲意奉承全身，獲釋。

悦心與蔡夫人來往兩載，上卿轉陞，回鄉取眷赴任，蔡氏與悦心作別贈銀，悦心回居華嚴寺。上卿回家，見床頂上有乾唾，疑蔡氏有外遇。訊愛蓮知内情，乃着人假與悦心爲友查其財物，並向官報失。玉奴回家亦向知縣報寺僧作爲。知縣乃至華嚴寺捉拿悟明、悟淨，判斬。放兩婦及鄔利。全身得玉奴迴護以不知情被判還俗。曹悦心以盜銀罪判充軍。

本縣有差人孫昌，由夥計馮管介紹，娶美寡婦花玉蘭爲妻。孫昌性兇，醉後常打玉蘭。玉蘭汲水時偶得鄰家浪子吳仁之助，彼此有情相通，同逃至西湖畔居住。光棍楊禄知孫昌失妻，

假作玉蘭表叔，勒索不遂，告孫昌殺妻。孫昌下獄。吳仁與玉蘭在西湖坐吃山空，又無法維生，玉蘭乃爲娼。後馮管去都堂下公文，趁閒遊西湖……。

＊　＊　＊

按此爲上半部書，下半部《艷婚野史》，接續未完故事，可參《艷婚野史》之出版說明。《巧緣艷史》故事採自《歡喜寃家》之第四回〈香菜根喬粧姦命婦〉、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撞淫僧〉及第十五回〈馬玉貞汲水遇情郎〉之前半。和其他多種改編自《歡喜寃家》的小說一樣，改動故事部分人名地名，抄錄大部分文字而作局部的增刪，一般都是增少刪多。以此本而論，增的如第一回首寫媒婆找蔡監生，「見蔡監生在上房，戴着眼鏡正然看書。媒人上前請安，問個萬福，道：『大爺看得何書消遣？』蔡監生道：『原係《紅梅傳》。』媒婆又問：『這裡邊說的是甚麼言語？』監生道：『我這認字上有限，却不得十分明白，大約是男女作風月的故事。你今到我家，有何事情？』」其他如第十一回玉蘭通吳仁之描寫，亦有加添。至於刪去的常是大段，特別是韻文部分，如孫昌、玉蘭洞房一段韻文，就只刪剩兩句；黃上卿妻死歎寂寞一節，原本有一大篇〈半鰥賦〉，全被刪去。原書的回末總評，在本書第九回被刪節保留，且混入正文中，這和其他採自《歡喜寃家》加以編排的小說，也是一致的。此書主要部分實爲「姦命婦」和「撞淫僧」兩個故事，編者將賣珠客和淫僧都放在華嚴寺中，故事又沒有特別的時代背景，故黏合得還不錯，沒露甚麼破綻。《歡喜寃家》中，「姦命婦」故事結局悲慘，張英發現莫氏有外遇，訊愛蓮知內情，乃推愛蓮下井淹死。又趁莫氏取酒時推入酒楻浸死，棺寄華嚴寺。乃誣香菜根開棺盜物，告至洪按察院。洪院夢愛蓮來申寃，訊繼修知內情。判繼修極刑，劾張英治家不正及

無故殺婢之罪。張英被罷職。而《巧緣艷史》則只誣姦夫盜錢判充軍，編者似頗用心的。不過畢竟是拼湊成書，難免有不週到的地方，如〈馬玉貞汲水遇情郎〉一段故事，馬玉貞在本書被改爲花玉蘭，其夫王文被改名孫昌，故《歡喜冤家》稱王文爲「王哥」的地方，在本書就改稱「孫哥」，但本書第十回還有三處稱孫昌爲「王哥」的地方，留下原書的痕跡。

《巧緣艷史》現只見排印本，不著撰人，亦不署出版者及日期。此書書末寫馮管遊西湖，想到日本國倭人遊湖詩而止。《艷婚野史》開頭即謂「且說馮管看此倭詩，果是有理」云云，可知正接《巧緣艷史》而來。且《艷婚野史》書末，又標明「上接《巧緣浪史》」，可知所接者實爲此書。既稱《巧緣艷史》，又稱《巧緣浪史》，或爲一書兩名，或因排印者改易，自然亦可能爲刊刻之誤。今無其他資料，難作判斷。《艷婚野史》署「江海主人」編，醒醉軒刊本，我們可以推測此書亦爲江海主人所編，且排印本所據底本亦爲醒醉軒刊本。蓋兩書相連續，可視爲上下部也。排印本扉頁缺去。次「新編巧緣艷史目錄」，計十二回。正文分四卷，每卷三回，首葉首行作「新編巧緣艷史卷一」，第二行爲回次回目。各卷另葉起，卷一、卷二卷首皆有「新編巧緣艷史卷□」數字，「□」爲卷次。卷三、卷四卷首亦然，惟易「巧緣」二字爲「奇巧」。目錄及正文皆四週雙欄，外粗內細。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八字。版心單魚尾，上作「巧緣艷史」，下卷次、葉次，全書葉次連排，計二十八葉。此書有日本鬼磨子書房影印本，又有台北丹青出版社翻印本。

此次《巧緣艷史》之整理，據《歡喜冤家》相關部分校改其文理不通之處，詳見各回校記。至於本書若干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郎」作「郞」，「娶」作「取」，「倒」作「到」，「裝」

作「粧」，「裡」作「里」，「扭」作「紐」，「副」作「付」，「乾」作「干」，「瘋」作「風」，「掉」作「吊」，「熄」作「息」，「檢」作「簡」，「戴」作「帶」，「錠」作「定」，「醺」作「薰」，「親」或作「唚」，「櫈」或作「橙」，「桌」或作「棹」，「跌」或作「趺」，「椿」或作「莊」，「漢」或作「汗」；與「揚」、「楊」不分，「的」、「得」不分，「賠」、「陪」不分，「像」、「相」不分，「傅」、「傳」不分，「靜」、「淨」不分，「逕」、「竟」不分，「晴」、「睛」不分，「晌」、「响」不分，「几」、「儿」不分，「摟」、「樓」不分，「吊」、「弔」不分，「巳」、「己」、「已」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師父」作「師付」，「恣意」作「姿意」，「計議」作「計意」，「看看」作「堪堪」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新編巧緣豔史卷一

第一回　楊州城專心娶美貌　華嚴寺暗遇有情郎

詩　結下冤家必聚頭　聚頭誰不惹風流
曰　從來怨逢恩中起　不染相思有甚仇

話說宋時江南省有一名士姓黃名上卿。婦人趙氏。這年大比，得中了三甲，即放了河南安陽縣正堂。不想趙氏在家偶得一病，不到月餘。一命嗚呼亡矣，這上卿心中好苦。不免收尸殯殮自己一身，好生寂寞，遂尋書遣悶，過了几時，意欲續絃一位夫人。怎奈本處並無絕色之女因想楊州水色極美。不免先至楊州取了夫人，再去上任，亦未爲遲計意已定。代了几個家人。一日來到楊州，入了寓店。即時尋了一个媒人。上卿分付道。須尋一才貌兼全。國色無雙的。老爺自有重賞。媒人聽了。叩頭出來，出了店門。

新編奇巧豔史卷三

第七回　禿驢姿意取歡樂　全身一心行方便

話說和尚叫田氏小床一睡何如。田氏想道。今日中了禿子計了。然而要走。身子跌將倒來。坐立不住。只得在桌上靠着。那禿子把他抱了放在床上。田氏要掙被酒力所困。那里遮護得來。只得半推半就。順他做作。那禿賊解開衣扣。退下小衣露出一身白肉。喜殺了賊禿。他便姿意幹將起來。

初時半推半就　后來越弄越騷
起初花心蜂採　次后雨應枯苗

約有兩個時辰。賊禿叫聲親娘。那小和尚連跳了几跳。方才出了几股子壞雄。田氏忽然酒醒道。師付我多年不曾嘗着這樣滋味。你今弄的十分有趣。怪不得婦人家要想和尚。你可到我家常去走走。和尚道娘子你既

新編巧緣艷史目錄

校記

❶「有」原作「小」，據正文回目改。

新編巧緣艷史卷一

第一回　揚州專心娶美貌　華嚴暗遇有情郎❶

詩曰

結下寃家必聚頭。　聚頭誰不惹風流。
從來怨遂恩中起。　不染相思有甚仇。

話說宋時江南省有一名士。姓黃名上卿。婦人趙氏。這年大比。得中了三甲。即放了河南安陽縣正堂。不想趙氏在家偶得一病。不到月餘。一命嗚呼亡矣。這上卿心中好苦。不免收屍殯殮。自己一身。好生寂寞。遂尋書遣悶。過了幾時。意欲續絃一位夫人。怎奈本處並無絕色之女。因想揚州水色極美。不免先至揚州。娶了夫人。再去上任。亦未爲遲。計議已定。帶了幾個家人。一日來到揚州。入了官店。即時尋了一個媒人上

卿分付道。須尋一才貌兼全。國色無雙的。老爺自有重賞。媒人聽了。叩頭出來。出了店門。一路上尋思着。止有桂花巷蔡監生之女。姿容絕世。風雅不凡。諒來可以作得夫人。不免先到蔡家說明。不一時。入了蔡家門首。見蔡監生在上房。戴着眼鏡正然看書。媒人上前請安。問個萬福。道。大爺看得何書消遣。蔡監生道。原係紅梅傳。媒婆又問。這裡邊說的是甚麼言語。監生道。我這認字上有限。却不得十分明白。大約是男女作風月的故事。你今到我家。有何事情。媒人就將前後話說明。監生再三說。若果續絃。只管使得。倘若爲妾。我這鄉宦人家。決不應承的。媒人道。委實要娶夫人。大爺休得見疑。監生又與婦人王氏說知。刻下允許。媒人告辭。即時來至官店。將前事稟上。黃上卿歡喜道。我上任日期要緊。明早送禮。晚間在此就要成親。後日就要長行。往本省安頓夫人。自去上任。故此也無暇打聽了。你可小心在意。媒人也在店中宿了。天明

起來。打點緞疋釵環。聘金三百兩。送到蔡家。蔡監生因粧奩打點不及。陪銀五百兩。親送女兒畢姻。未免禮生喝禮交拜。一日酒筵散了。到了晚間。上卿與新人除冠脫衣。仔細一看。年紀只得二九。正是。

比花花解語。　比玉玉生香。

上卿喜不自勝。親自解下小衣。露出粉嫩雪白一個身體。又兼一雙金蓮。尖小可愛。隨曲盡一團恩情。夫妻二人一路上如魚得水。不數日。已來至本家。請各親友。凡家中大小事情。盡托蔡氏掌管。擇日起身而去。不提。且說蔡氏自幼在揚州各處遊玩。十分快活的。一到黃家。儼然做了一位夫人。倒拘束得不自在了。過了兩月有餘。與隨身使女喚名愛蓮說。此處有什麼遊玩的所在麼。待我散散悶倦才好。愛蓮說。華嚴寺十分熱鬧。堪可閒耍。夫人聽說。即時打扮得齊齊整整。眞是如花似玉。就如天仙一般。和愛蓮上了轎子。竟至華嚴寺來。果是華嚴。

鐘樓直聳在青霄。　殿角金鈴送風搖。

爐内氤氳成瑞藹(靄)　三尊寶相紫金鎖。

這夫人來到殿前。朝了佛像。拜了四拜。隨往後殿各處勝跡。看了一遍。至過午方才回去。且說這寺中歇着一個廣東賣珠子的客人。名叫曹悦心。年方二十餘歲。生得聰俊異常。面如傅粉一般。在廣東時。那裡婦人向來淫風極盛。看了這般美貌後生。誰不俯就。因此本處起了一個渾名。叫做愛豆。他因父母着到江南來賣珠子。住在這寺中。那日在殿上閒步。忽然撞着蔡氏。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路隨了轎子。竟至黄衙前。見夫人進内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揚州」下原有一「城」字，「華嚴」下原有一「寺」字，據書前目錄刪。

且說愛豆見夫人進內。他便用心打聽。黃老爺上任。夫人獨自在家。是揚州人。便回到寺中。一夜反來覆去。一片癡想道。我在廣東。相交了許多婦女。從來沒一個這般雅致的佳人。怎生樣計較。進了宅內。再見一面。便死也甘心。次早起得身來。梳洗已畢。閒步在前殿。將身拜倒。便訴道。弟子曹悅心。因賣珠至此。昨見黃夫人。心神被他所攝。弟子癡心以告神明。命中若有姻緣。乞賜上上靈籤。若沒有緣。竟賜下下之籤。將籤筒在手。求得第三籤。上❶道。

前世結成緣。今朝有線牽。

口如瓶守定。莫吐在人前。

看罷大喜。向神拜了幾拜。又道。弟子若得成全。合當上旛祭獻。他回到

臥房。生出一條妙計。必須裝作賣婆模樣。假以賣珠爲名。竟入內房。如此如此。或可成就。也未可知。只是脚大。怎生得一雙大大女鞋穿了方好。也罷。將裙得低了些便是。即取了一包好珠子。一串小珠子。放在身邊。忙到估衣店中。買了一件青絹衫白絹裙。襯裡衣。包頭狄髻❷之類。走到一僻靜祠堂內。粧將起來。端端正正。出了祠門。尋一井中一照。却與婦人無二。他大放了膽。竟到黃衙前來。管門的見是賣婆。並不阻擋。他一步步走到堂後。只見黃夫人在天井內。看金魚戲水。這愛豆打着揚州話。叫道。奶奶萬福。現有美珠在此。送與夫人一看。夫人道。既有好珠。隨我房中看來便了。愛豆聽說。轉身進了香房。上下看。眞個是洞天福地。夫人道。坐下。愛蓮隨取茶來用過。愛豆將那一包好珠子。先拿出一匣來看了。夫人揀了十餘粒。道。還有麼。愛豆道。多着哩。又從袖中取出那一串包兒。打開。上面有結的。下面故意不結。他將捻住了下頭。一

半兒送於夫人。夫人接了在手。愛豆將手一放。那些珠子嗗嗗喙喙都滾下地去。驚得夫人粉面通紅。愛豆道。夫人不須着忙。待我拾將起來。說罷。倒身去尋。拾了二十餘顆在手。道。足足六十顆。今止沒去一多半。因滾在磚縫裡去了。奈天色已晚。不若明日再來尋罷。夫人道。說那裡話來。你轉了身。明日倘尋得少了幾顆。只道我家使女們取了你的。今晚只可就在此宿了。明早再尋。尋得有無。你好放心。愛豆聽說在此安宿。便覺喜從天上降。歡從心內生。隨道。怎好在此打攪夫人。夫人道。這却無妨。只恐你丈夫在那邊等着你。愛豆道。丈夫已沒了兩個年頭。服已除了。夫人問道。尊姓。愛豆答道。賤姓曹。夫人即叫愛蓮打點酒肴來請曹媽媽吃酒。須臾。點上燈燭。擺下晚飯。夫人請他對坐了。愛蓮在旁斟酒。夫人叫愛蓮。你不要在此走來走去的。把那珠子踏在鞋裡去。明日難尋。可將酒壺放在此。你去吃了晚飯。臨睡時再進房來便是。愛蓮

應聲而去。夫人與曹媽媽又吃了幾杯。夫人又道。似你這般青春標致。何不再嫁個丈夫。以了終身。曹媽媽道。說起丈夫二字。不覺頭腦子疼。却是沒他倒也快活。夫人道。這是怎麼說。有了夫主。知疼着熱。生男育女。以接宗枝。免得被人欺侮。曹媽道。夫人有所不知。嫁了個丈夫。撞着知趣的。一生受用。像我前日嫁着這村夫俗子。性氣粗豪。渾身臭穢。動不動拳頭巴掌。那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夫人道。據你之言。立志不嫁了。只怕你聽不得雨灑寒窗。禁不得風吹冷被。那時還想丈夫哩。曹媽道。夫人。別人說不得硬話。若在我。極守得住。夫人若不嫌絮煩。我告稟夫人一番。我同居一個宮人。他在宮時。那得個男人如此。內宮中都受用着一件東西來。名喚三十六宮都是春。比男人之物。加十倍之趣。各宮人每每更番上下。夜夜輪流。妙不可言。他與我同居共住。到晚間同眠。各各取樂。所以要丈夫何用。我常到人家賣貨。有那青年寡婦。我把

他❸救急。他可快活着哩。夫人笑道。難道你帶着走的。曹媽道。此物我帶得幾件而來。我想有相厚的寡居。偶然留歇。若是不曾帶在身邊。掃了他的興頭。所以緊緊帶着。夫人道。無人在此。借我一看怎生模樣。一件東西。能會成精作怪。曹媽道。此物古❹怪。有兩不可看。白日裡不可看。燈火之前不可看。夫人笑道。如此說。終不能入人之眼了。曹媽道。慣能入人之眼。夫人道。我講的是眼目之眼。曹媽道。我也曉得。故意逗着作耍。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上」原作「正」，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❷「髻」原作「吉」，據《歡喜寃家》第四回改。

❸「他」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四回加。

❹「古」字原無，據《歡參寃家》第四回加。

曹媽與夫人作耍。又說。今夜打攪着夫人。心下多有不安。可惜在下是個賤質。不敢與夫人並體。若得夫人不棄。略略一試。也可報答夫人盛情。夫人道。此不過取一時之樂。有甚貴賤。你既有美意。我便試試。果是如何。不然。還道你說的是謊。曹媽見他動心允了。忙斟酒勸他多吃了幾杯。夫人一時淫興大發。不覺的醉了。坐立不定。便靠着曹媽的臉兒親嘴道。我先去睡。你也就在我被中睡着罷。曹媽應了一聲。暗地裡喜得無窮。他見夫人睡穩。悄悄方去解衣。脫得赤條條的。扯起香被兒蓋着。將陽物夾得緊緊的。朝着夫人。動也不動。這夫人被他說的心下癢痲難受。只見曹媽睡下不動。暗想道。莫非他來哄我。隨問。曹媽可曾睡熟嗎。曹媽道。我怎敢睡。我不曾問過夫人。不敢大膽。若還如此。要如男

人一般行事。未免摸摸索索。方見有興。夫人道。你照常例做着便是。何必這般道學。夫人將曹媽用手一摸。不見一些動靜。問道。你將那妙品藏在何處。曹媽道。此物藏在我的裡邊。小小一物。極有人性的。若是興高。便從裡邊挺出。故與男子無二。夫人笑道。委實奇怪。曹媽即去摸着夫人兩乳。揉了多時。又將他一雙金蓮掀起。擱在自己腿上。然後用中指揷進陰戶。輕輕撥着花心。弄了幾下。夫人那裡禁得住。不覺一陣昏迷。淫水兒淋淋流將出來。他便上身湊着卵眼。一聳送將進去。着實抽頂起來。夫人只覺快活異常。那知眞假。緊緊摟着曹媽。柳腰輕擺。鳳眼乜❶斜。道。可惜你是個婦人。若是男子。我便叫得你親熱。曹媽道。何妨把我認作男人。夫人道。❷你若變做男人。我便❸留在房中。再不放你出去了。曹媽道。老爺回來。倘然知道。恐是性命難逃。夫人道。待得回家。還有三載。若得一二年。夜夜如此。死也甘心。這曹媽見他如此心熱。曰

（越）的使出本事。弄至千餘。夫人道。乖乖。你且住手。我喘一口氣過來。再弄便是。不然我便暈過去了。曹媽急將陽物抽出。夫人道。你這妙品。怎麼好似生就的一般。復用手一摸。並無痕跡。吃了一驚。道。這等。你果是男子了。你是何等之人。委實怎生喬粧到此。曹媽道。夫人恕罪。方敢直言。夫人道。事已至此。有何罪汝。你實說來。待我放心。曹媽道。我乃廣東珠子客人。寓在華嚴寺裡。昨日殿上閒遊。幸遇着夫人。十分思慕。欲見無由。即求神問卜。若前世有緣。願賜一靈籤。那詩句靈應得緊。我便許下長旛祭獻。夫人說。我且問你。是誰人叫你如此❹粧束而來。曹媽道。此事怎好與人知道。自在房中思想得這個念頭。買衣於暗處粧成。故將珠子抛地。只說還尋不足。原珠只得三十顆。夫人道。好巧計也。倘你辭去。我不相留。你如之何。曹媽道。也曾料定夫人不留。我便說路走不及。十分再不留。我在你房檻門上故意一絆。便假做疼痛起來。只說

閃了脚骨。困倒在地。你必定留我與使女同住一宵。留宿之時。我又見景生情。定將前話說上。必然你心高興。計在萬❺全。不怕你不上手。夫人道。千金軀。一旦失守了。有心一死。如今可惜。又是他鄉。曹媽道。這是千里姻緣使線牽。這個何妨。夫人道。不是嫌你外方。若在本土。可圖久遠。曹客道。❻若是夫人錯愛。我決不歸矣。況父母雖在年高。尚有兄嫂可仗。自家又無妻子可思。願得天長地久。足矣。夫人道。如果眞心。明日早起粧束。如初出去。以掩人耳目。今夜黃昏。可至花園後門進來。晝則藏汝於庫房。夜則同眠於我處。只慮做官的。倘日後升了別任。要帶家小赴任。如之奈何。曹客道。我又有別計。那時果升別任。我便作一常隨。將身投靠相公。那時得在衙中。自有題目好做。夫人笑道。曹郎眞有機智。我好造化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乜」原作「匕」，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❷「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四回加。

❸「便」下原衍一「便」字，據《歡喜冤家》第四回刪。

❹「此」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四回加。

❺「萬」原作「方」，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❻「道」原作「到」，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新編巧緣艷史卷二

第四回　有情郎月下歡飲　王玉奴寺中避難

且說夫人道。你這機智極巧。但你不歸家。須將珠子本利歸去。以免父母懸念。曹客道。夫人說得是。明日❶歸寺。我將珠子銀本利寄於同鄉親戚帶回。我書中托故慢慢歸家。兩放心矣。只是日後相公在家。一時撞破。夫人道。不妨。那居官的人。多於不理家務。是閨門上不謹的。即有風聲。他也不自認醜名。自古云。淫風出宦家。曹客道。以夫人所言。却也似乎近理。只是通奸了命婦。豈肯相饒。夫人道。既是這般長慮。不來就罷了。曹客道。咱雖云露水夫妻。也是前生有緣。古人有言曰。千里有緣來相會。對面無緣不相逢。只聽的夫人道。數皆天定。那裡憂得許多。正說話間。只聽愛蓮推門進房來。尋曹媽同睡。四下不見。只見❷夫人床

下一雙男鞋在地。吃了一驚。不敢做聲。暗暗想着。另在一旁睡了。且說他二人見愛蓮推門。雙雙摟定睡了。直至五鼓。又做巫山之夢。更取樂一番。不覺天已大明。夫人催曹客早早束粧。愛蓮從那邊走來。朝着曹客細細一看。知是男子。笑了一笑道。你今夜可吃了好果子了。曹客不語。又道。你若出去。這雙鞋兒有些不妥。待我去尋一雙與你穿了方好。夫人在床上聽見。叫道。愛蓮。事已至此。料難瞞你。切不可走漏消息。與外人知道。我自另眼看你。愛蓮伏在床沿上回道。不分付。也不敢壞夫人名節。何用說來。隨即忙走到別房。去偷了一雙大大的花鞋。與曹客穿了。道。慢慢走出去。夫人說。且慢着。一喟喙抽身起來。一面取幾樣點心與他充飢。一面取那些珠子道。你可拿去。曹客道。夫人要。都留在此。夫人道。我將昨日揀的留下。餘者都拿去。寄與家中。又與一封銀子道。珠價你可收下。曹客笑道。恁般小心着我。夫人道。你此一番未得❸回

家。多將些銀子寄回家去。安慰你父母之心。免得疑你在外不老成。曹客道。足感夫人用心。說罷辭出。夫人說。出門依風火牆。看了後門。黃昏早來。應了一聲。恰是個賣婆模樣。愛蓮送出大門。門上有幾個家人看了。道。昨晚在那裡歇着。曹媽道。因天色晚了。與愛蓮姐宿下。今日方稱得珠價到手。說罷。一路逕至後花園。門外上三個字的一面牌額。寫着四時春。左右一聯上寫。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他便記在心裡。仍到祠堂。脫了女衣。且喜不撞見一個熟人。一直進得寺來。將匙開了房門。歡歡喜喜。重新❹梳洗。穿帶整齊。來到前殿拜了幾拜。三牲酬願。一面收拾金銀珠寶。一面央了親戚寄回家去。就將謝神的三牲酒果。安排停當。請出當家師父❺道。昨日遇一親舍。有事煩我。不知幾時才回。這一間房。鎖一日。還師父一日租錢。房中並無別物。

止有床帳❻衣服在內。乞師父早晚看守。特設薄酌。敬請老師。幾位和尚感謝無窮。大家痛飲一番。曹客道。我告別了。和尚送出山門。但見金烏西墜。玉兎東升。約有黃昏。踱至花園門首。將門慢慢一推。却是開着。竟進園中。只見露臺下夫人與愛蓮迎着前來。愛蓮忙去鎖門。夫人笑道。夜深無故入人家。登時死打死勿論。曹客道。還有四個字夫人忘了。夫人道。非奸即盜這四個字麼。今日你認盜認奸。曹客道。認了盜罷。在此園內。也不過是個偷花賊耳。二人就在月下坐了。愛蓮取了酒肴。擺列桌上。夫人着愛蓮坐在桌横飲酒。月下花前。十分有趣。從此朝歡暮樂。朝藏夕出。止他三個人知之。餘外家人。並一字不聞。眞來光陰似箭。不覺二載。這且按下不表。再說本城內。有一個衙行生理。名喚鄔利。到了三十歲上。方娶得個妻子。叫做玉奴。年方二十歲。生得七八分容貌。夫妻二人十分眷戀。這玉奴爲人柔順聰明。故此鄔利得意着他。其年

玉奴母親四十歲。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去拜壽。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衆親❼友吃酒。過了兩日。鄔利別了岳父母。逕往家去。留妻子在娘家住幾日來便了。玉奴言道。你自歸家做生意。我過兩日自己回去。不須你來接我。鄔利聽說去了。玉奴又在娘家住了幾日。遂別了父母。取路而行。未及數里。只見狂風急至。驟雨傾來。玉奴見雨勢甚猛。連忙走入寺中。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是」字原置「明日」之下，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❷「見」原作「是」，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❸「番未得」三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四回加。

❹「新」原作「親」，據《歡喜寃家》改。

❺「師父」原作「師付」，據《歡喜寃家》改。下同。

❻「帳」原作「張」，據《歡喜寃家》第四回改。

❼「親」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一回加。

且說玉奴走入寺中。山門裡邊欖下坐着。心下想道。欲待回轉娘家不能。欲待走到夫家路尚遠。心中憂悶。如何是好。初時還指望天晴再走。不想那雨盆傾一般。倒將下來。平地水深三尺。教這孤身婦女怎不愁煩。又見一時天色晚了。玉奴無計可施。左右一看。見金剛脚下儘好安身。不免悄悄躱在此處。過了今宵。明天再走。還自席地而坐。須臾。只見從裡面走出兩個和尚。在傘下提着一個燈籠。前來閉上山門。又往兩邊一照。玉奴無處可藏。忙站起來道個萬福。道。妾❷乃前村鄔利妻子。因往娘家而回。偶值大雨。進退不能。求借此間。權留一夜。望二位師父方便。原來這兩和尚。一個叫作悟明。一個叫悟淨。是一個貪色的飢鬼。一時見了這個標致青年的婦人。如得了珍寶。豈肯還放走了他。便假

意道。原來是鄔官人令政。失敬了。那鄔官人常到這邊。與我二人十分相契的好友。不知尊嫂在此。多有得罪。如今既已得知。豈有叫尊嫂在此安置的道理。況尊嫂必受飢了。求到小房素飯。玉奴道。多承師父盛意。待歸家與拙夫說知。來奉謝便了。只求在此權❸坐。餘不必費。悟明道。你看這地下。又有水進來了。少頃水裡如何安身。我好意接尊嫂房中一坐。不必推却了。悟淨道。師兄。你拿了傘與燈籠。我把娘子抱了進去。言之未了。向前雙手抱起就走。玉奴叫道。師父。不必如此。成何體面。他二人那裡肯聽。抱進一座淨室。推門而入。已有一個老和尚。先與兩個婦人。在那裡頑耍。悟明叫。師父。如今一家一個。省得到晚你爭我奪。老和尚一看。好個青年美貌山(施)主。先與我師父拔一個頭籌。那二禿咱(怎)肯。竟把玉奴放在禪椅上。解他鈕扣。退下中衣。悟淨掀住。悟明取出小和尚。往裡一湊。一把抱住就弄。玉奴掙得有氣無力。到此地

位。動又難動。只可忍羞含怒。流着兩淚。憑他弄了。悟明拔了頭簪。悟淨又上。老和尚上前來爭。被悟淨一推。跌了個四脚朝天。半晌爬得起來。便叫那兩個婦人道。乖肉。這兩個畜生不仁不義。把我推上一交。你二人也不來扶我一扶。一個婦人道。只怕跌壞了小和尚。那一個道。一交跌殺那老禿驢。三個正在那裡調情。不想玉奴被二僧弄得淫水淋漓。癡癡迷迷。半晌開口不得。二僧放他起來。玉奴大❹哭不止。兩個婦人上前勸道。休要愁煩。你既來了。去不得了。玉奴道。我如今醜已出了。如何還去不得。二僧道。我這佛地。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的。那裡有放你出去的道理。你今日遇了我二人。是前世姻緣。從今死心搭地依着我們。你要想思還家。今生料不能了。玉奴道。今晚已憑二位尊意了。明早千萬放奴還家。是師父恩德。連忙拜將下去。三個和尚笑將起來。道。今晚且完宿緣。明日再說。忙忙打點酒食。玉奴只不肯吃。兩個婦

人再三勸飲。沒奈何。吃了幾杯。兩個婦人又道。奴身俱是好人家兒女。也因撞着這兩個禿驢頭。被他藏留在此。只如死了一般。含羞忍恥過了日子。再休想重逢父母。再見丈夫面了。玉奴見他們這般一說。也沒奈何。想道。且看後來再取。且說這老和尚。名叫全身。當晚便要與玉奴一睡。隨扯他進房而去。下回分解。

校記

❶「允」原作「充」，據書前目錄改。

❷「妾」原作「個」，據《歡喜寃家》第十一回改。

❸「權」原作「懽」，據《歡喜寃家》第十一回改。

❹「大」下原衍一「放」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一回刪。

話說老和尚全身。將玉奴扯到房內。盡情玩耍一夜。自此以後。三個禿驢與三個婦人。每日飲酒取歡。過了幾日。不提。這玉奴的丈夫不見妻子還家。往丈人家接取。見了岳父母。道。玉奴爲何不出來見我。王春道。去已八日了。怎生反來討妻子。鄔利道。幾時回去。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窮人。見女兒有些姿色。多因受人財禮另別嫁了。王春罵道。放屁。多因是你這畜生窮了。把妻子賣放別人去了。反來問我討。丈母道。你不要打死我的女兒。反來圖賴。便跌天跌地。哭將起來。兩邊鄰舍聽見。一齊來問。說起原故。都道。果然回去了。想此事必竟要涉訟了。遂一把扭到縣中。叫起屈來。太爺聽見。叫將進來。王春把女婿情由❷一訴。太爺未決。王春鄰舍上前。一口同音道。果是面見回鄔家去的。鄔利道。小人

又不是住的深宅大院。就是回家。豈無鄰舍所知。望太爺喚小的鄰人一問便知。知縣公遂差人拘到郞家鄰舍問道。你們可知郞利的妻幾時回家的。那四鄰道。郞利妻子因他岳父生日。夫妻同往娘家賀壽。過了幾日。見郞利早晚在家。日間街坊上買賣。門是鎖的。並不見他妻子回來。王春道。太爺。他謀死妻子。自然買囑鄰居。與他遮掩。知縣道。也難憑你一面之詞。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不小。把郞利下獄。另日再審。這登時把郞利扯到牢中。那兩邊鄰舍與王春。在外❸不時聽審。這郞利生意人。一日不趁。一日無食。又無至親送飯。實是苦情。喜外有一個朋友。名喚尤仁。與他送幾串錢文度日。按下不提。且說玉奴。每日仍於淨室。外邊聲息不通。欲尋自盡。又被兩個婦人勸道。你既然到此。也是個緣分。且含忍守着。倘有個出頭日子。也未可知。玉奴聽了。道。多謝二位姐姐勸解。怎得忍辱偷生。但不知二位尊姓。一個婦人道。奴家姓江。行

二。這位是郁大娘。我是五年前到此燒香。被老和尚誘入淨房。把藥做的酒。放於花糕內。吃了幾條。便醉將起來。把❹我放倒床上如此。及至醒來。已被淫汚。幾次求放。只是不依。那兩個徒弟。面有麻點的。另號仙靈。這面上有紅記的。另號明珠。我來時都有婦人的。到後來病死了一個。便埋在後面竹園內。又有一人❺也死了。照如此埋的。這郁大娘。也是來燒香。被這禿驢扯進來的。上了路。便死了不放出去了。如今說不得了。我們三個人。且含忍着。或者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在後。正是。

每日貪杯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❻常被胭脂染。　直掇（裰）時聞花粉香。

悟明一日正在殿上行走。只見一個孤身婦人。手持香燭。走進山門中來。隨仔細一看。那婦人年紀有三十五六了。一張半老臉兒。且是俏面。衣衫雅致。就如秋水一般。清趣之極。舉着一雙小脚。走至殿上。朝佛燒

香點燭。拜了幾拜。起來道。請問師父。聞知後殿有一個觀音聖像。却在何處。這一問。便抓着晤(悟)明的癢處。便想道。領到那邊。他兩個又與我爭奪。忙道。小娘子。待小僧引導便是。那婦人只當他是好心。一步步跟入了煙花寨。❼進了七層門。到一小房。果有聖像。田氏深深下拜。悟明回身。把七層門都上了栓。走將進來。田氏道。多蒙指引。告辭了。悟明曰。小娘子裡邊請坐待茶。田氏道。不敢打攪。❽悟明道。施主❾到此。沒有不到小房待茶之理。田氏道。沒甚布施。決不敢擾。❿悟明攔住去路。那裡肯放。田氏只得又入一房。見極其雅靜。桌上蘭桂名香。床上梅花羅帳。只見和尚笑嘻嘻捧着一個點心盒兒擺下。又取了一杯香茶。連忙說。請。田氏曰。我不曾打點香錢。怎好取擾。和尚笑道。大娘子不必太謙。和尚家的茶酒。俱是十方施主家的。就用些並非費僧家一鈔。請問大娘子貴姓。田氏道。奴家姓田。丈夫沒了七年。守着一個兒子。到了十

五歲上。指望他大來成些事業。不想上年又死了。孤身無依。故來求神賜一個好結果。和尚笑曰。看大娘子這般美貌。怕沒有人來求娶你。田氏不答。不期吃了幾條花糕下去。那熱茶在肚內發作起來。就如吃醉了的一般。立脚不住。只得在那邊穩坐。復問道。你這花糕裡有什麼東西。方吃下去。怎麼頭暈眼花起來。和尚道。大娘子想是起得早了些。無人到來。便在床上一睡。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佳」上原有一「衆」字，「氏」下原有一「婦」字，「燒」原作「降」，據書前目錄改。

❷「由」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加。

❸「外」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加。

❹「把」原作「拔」，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❺「一人」原作「二人」，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及下文(第九回)情節改。

❻「娑」原作「娑」，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❼「寨」原作「賽」，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❽「攪」原作「覺」，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❾「主」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加。

❿「擾」原作「饒」，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下同。

第七回　禿驢恣意取歡樂　全身一心行方便

話說和尚叫田氏。小床一睡。何如。田氏想道。今日中了禿子計了。然而要走。身子跌將倒來。坐立不住。只得在桌上靠着。那禿子把他抱了。放在床上。田氏要掙。被酒力所困。那裡遮護得來。只得半推半就。順他做作。那禿賊解開衣扣。退下小衣。露出一身白肉。喜殺了賊禿。他便恣意幹將起來。

初時半推半就。後來越弄越騷。
起初花心蜂採。次後雨應枯苗。

約有兩個時辰。賊禿叫聲親娘。那小和尚連跳了幾跳。方才出了幾股子壞雄。田氏忽然酒醒。道。師父。我多年不曾嚐着這樣滋味。你今弄的

十分有趣。怪不得婦人家要想和尚。你可到我家常去走走。和尚道。娘子你既孤身。何須回去。住在此處。日夜與你如此。又何須躭驚受怕。到你家去。倘然被人知覺。兩下羞臉難藏。田氏道。倘此間被人知道。也是一般。和尚道。我另有外房。這間臥房是極靜的幽室。人足跡不到的所在。田氏道。既如此。却也使得。待我家去取了必用之物來。和尚道。是什麼必用之物。田氏道。梳粧之具。和尚隨開了箱子。取出幾副鏡抿花粉之類。俱是婦人必用的。又去掇出一個淨桶。道。要嫁女兒也有在此。田氏見了一笑。把和尚照頭一扇子。道。着你這般用心。是個久慣偷婦人的賊禿。和尚道。大娘子也是個慣養漢的婆娘。田氏道。胡說。和尚道。既不慣。爲何方才將扇子打和尚的頭。二人調情掉趣。到午上列下酒肴。二人對吃對飲。親嘴咂舌。不覺淫興大發。又將田氏推到床上。掀起兩隻小脚。擱在肩上。復又低下頭去。將陰戶頻舔❷一番。舔的田氏癢癢

難受。叫聲。乘（乖）禿頭。你快快將小和尚請到裡邊去罷。悟明道。大娘子想是浪急了。即把陽物撞將進去。眞是如鐵似火。二人緊緊扣摟相抱。直至更深方歇。自此以後。悟明守了田氏。再不去爭那三個婦人。悟能（淨）知他另有一個。也不來想他。把三個婦人輪流奸宿。一夜該玉奴與全身宿。玉奴因思家心切。只是一味小心從順。以求放歸。再不敢一毫屈（倔）強。這全身見他如此。常起放他之心。然恐事露而不敢。到上床之際。苦苦向全身流淚。全身說。不是出家人心腸硬毒。恐一放你時。倘然說於人知。我們都是死的了。玉奴曰。若師父肯放奴家。我只說被人拐至他方。逃走還家的。若說出師父之事。奴當肉在床。骨在地。以報師父。全身見他立誓眞切。道。放便放你。今夜把我弄快活。我做主放你。玉奴喜曰。我一身淫汚已久。憑師父所爲便了。全身道。你上在我身上。我仰着。你❸若弄得我的來。見你之意。這玉奴扶上身去。對着花心

研❹弄。套進套出。故意放出嬌聲。引得老賊禿十分動興。不覺洩了。玉奴扒下來道。如何。全身道。❺果是有趣。到五更。還要送行。也要這一般樣。玉奴道。使得。玉奴隨摟着全身。沈沈睡了。一到五更。玉奴恐他有變。即把全身推醒。又弄將起來。全林(身)道。看你這般光景。果然要去了。玉奴曰。只求師父救命。須臾事完。玉奴抽身。穿了衣服。取了梳具。梳洗完了。叫起全身。全身一時推悔不得。道。罷。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是萬萬不可洩漏。玉奴忙拜下去。道。蒙師父釋放。豈敢有負盟言。全身便悄悄領着玉奴。一層層的到了山門。開得一路兒。道。你好好去罷。玉奴認得前路。急走如飛。恨不能一步來至家中。這全身重新閉上山門。一路兒重重關上。再不把玉奴在他們面前說起。不題。再說曹客與夫人朝歡暮樂。不覺二載一日。聞聽一個消息。老爺轉陞回家。取家眷赴任。夫人即與曹客議曰。今爲官的。早晚回來。取家小赴任。❻常隨之計。必然

要行矣。曹客道。不知何時到家。正說話間。家人報道。老爺已到關上。將次就到了。夫人着忙。分付廚下擺席。一面往箱內取了十餘封銀子。道。曹郎。不期老爺就到。心中如失珍寶一般。有計也不能留。你可將此金銀。依先寓在僧房。前日之計。不可忘了。曹客哭將起來。夫人掩淚道。如今即出園門。料無人知。就此拜別矣。正是。

世間好事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❼

校記

❶ 此卷首行「巧緣艷史」原作「奇巧艷史」，據書名及版心改。卷四亦然。

❷「舔」原作「嗔」，據文義改。下同。

❸「你」原作「係」，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❹「研」原作「斫」，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❺「道」原作「今」，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❻「任」原作「說」，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❼「脆」原作「胞」，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第八回　黃上卿陞官回家　兩家人暗訪消息

且說曹客怏怏❶的出了園門。愛蓮鎖了。一時忙將起來。準備着家主回來。不多時。車馬已至門首。夫人迎至堂上相見。各各歡喜。兩邊男女叩頭。進房除了冠帶。夫人整酒與丈夫接風。酒席間問些家事。自古新婚不如久別。夫妻二人早早的睡了。次日天明。黃上卿起的身來。梳洗拜客。忙忙的一連數日。拜得客完。又請着親戚。做了幾天戲文。擇日上任。那些奉承他的。送行的送行。送禮的送禮。一連過了十餘日。上卿因乏倦。這日睡至巳牌。猛然醒來。向床頂上一觀。只見一塊乾唾。吃了一驚。道。奇了。夫人正梳洗方完。在床前穿衣。聽見丈夫說個奇字。忙問道。有何奇處。上卿道。此床你曾與何人睡來。夫人笑道。此床只你我二人。還有何人敢睡。上卿道。既如此。那床頂上乾唾。何人吐的。夫人道。不是

你。便是我。這般小事。何必說他。上卿道。事關非小。此唾我從來不曾吐的。你婦人家唾吐不上去的。夫人道。是了。我兩月前傷風咳嗽。那時坐在床內穿衣。吐上去的。上卿想道。坐在床內。不吐於地下。怎生反吐上去。一發起了疑心。恰好門外有客拜訪。上卿急忙迎接去了。婦人喚愛蓮道。前事只恐曹郎將事洩漏於人。誰知今日老爺見床頂有一塊乾唾。疑心起來。倘然問你。再三爲我隱瞞。愛蓮道。不須分付。正然議計。只見上卿歡歡喜喜的走來。一些不在心間。因此夫人與愛蓮都放下心來。過了數日。上卿見愛蓮在花園內採花。隨誘他來到水閣上。悄悄問道。你可實說夫人床上誰人來睡。若不眞言。我即把你殺死。說罷。從袖內取出一把尖刀來。愛蓮一見。魂飛天外。說道。只有賣婆來賣珠子。因天晚了留宿一夜。次早便去了。上卿道。曹婆必是男人。愛蓮道。賣婆那有是男人之理。上卿道。他住在那裡。愛蓮說。在華嚴寺裡。上卿想道。此

事且莫生（聲）張。若是將夫人愛蓮問出眞情。廢他二命。一來臭風難當。二來倘被上司知覺。奏我閨門不謹。無故殺婢。那時官職難保。悔之晚矣。不如將賣婆訪得眞切。先要了他性命。夫人愛蓮再圖後事算計便了。隨放愛蓮出去。遂自出門。逕來至華嚴寺。那僧人不認得是上卿。他問道。師父。這裡有個姓曹的珠子客人麼。求指引他的寓所。這曹客正在門首。遂迎他進房。上卿道。曹兄可有珠子。要求換些。曹客道。通完了。上卿道。多少有些麼。曹客道。果然沒有了。若要時。舍親處還有。上卿道。也因舍親黃奶奶說曾與足下買些珠子。故此特來。曹客答得不好道。黃夫人他曉得我沒有久矣。上卿道。黃夫人爲何細知足下之事。曹客不覺面色已紅。回答不來。上卿切恨在心。逕自回家。喚了兩個心腹家人。分付道。華嚴寺有一曹姓珠客。你去與他做萍水相逢之交。與他酒食。訪問他有什麼金銀細軟之類。前來報我。二人不知其故。隨來與

曹客落了一個假朋友。朝聚夜飲。不數日訪得眞切。復回上卿道。小人訪的華嚴寺曹客。他只有銀子十餘封。女衣兩件。衣鞋一雙。上卿點頭。次日三更。將門大開。假說失盜。即稟縣公查驗。上卿直說華〔嚴〕寺藏一大盜。縣公即時告辭回衙。點了四班人役。刻到華嚴寺。不題。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怏怏」原作「怏怏」，據《歡喜冤家》第四回改。

且說玉奴走得到家。天已大亮。把門一看。見是鎖得。恰好一個貼鄰起早。往縣前公幹。見玉奴吃了一驚道。小娘子。你在何處。害丈夫坐在監裡。玉奴落下淚來曰。奴今要見丈夫。不知往那一條路去。鄰人曰。我今正要往縣前。可同我去。二人取路而行。一路上將和尚之事。一一說了。已至縣前。領至牢中。鄔利一見。吃了一驚道。你在那裡。害我到此地位。玉奴將前事一一說了。滿獄痛恨那些禿驢。登時禁子上堂稟明。取出鄔利夫妻一問。玉奴將前事一一訴明。縣公大怒。即時上轎。逕到華嚴寺而來。一直進去細搜。拿出三個婦人。三個和尙。一個賣珠子的曹客。又着人到竹園內。掘出兩個婦人屍首。忙罷。左右喚轉回衙。逕上公堂。問郁氏。他怎生騙你到他房內。郁氏說。老爺。婦人到寺燒香。被悟明悟

淨推扯到他房內強奸了。再也不放出來。玉奴恐姜(江)氏說出全身情由。便道。老爺。不須細問。都是二禿行事。與老和尚一些無干。婦人若不是老憎憐放。就死在寺中。也無人知道。江氏會意道。老爺。就是埋屍。也是二禿二人。縣公問明。把全身釋❶放還俗。把兩個婦人屍首。着地方買棺收殮。江氏郁氏田氏。俱放回家。發放鄔利夫妻。到岳丈家說明此事。以完結案。把悟明悟淨各責四十大板。定了斬罪。將珠子客人問成偷銀子的大盜。上文下來。幸勿人命。定了山西軍罪。秋後將二禿驢取決於曹市。那幾家受他累的。把他屍首萬千碎剮。把光頭打得稀爛。正是。

只道伽藍能護法。　誰知天算怎生逃。

自古道。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可笑四民。偏不近俗。呼爲師。遇俗反目。吾不知其意何云。

天下事。人做不出的。是和尚做出。人不敢爲的。是和尚敢爲。最毒最狠。莫如和尚。今縉紳富豪。每每禮僧佈施。使和尚得享飽煖而肆淫慾。殊不知異端。是亂天下之禍根也。戒之。戒之。

再說這本縣有一差人。姓孫。其名昌。年紀二十多歲。尚無妻子。這年來。捻了一張人命飛票。同顆(夥)計馮管走到凶身家裡去取拿凶手。那凶身家是個王財主。央人請着公人講下盤子。送出一百多兩紋銀。方才寬他。尋分上。做事情。了結公案。二人分了這主銀子到手。使(便)各出些分資。買此(些)酒餚。二人對飲。馮管道。夥計。一樁親事。倒也相應。你今娶了罷。我對門一個寡婦。名喚花玉蘭。今年二十三歲了。前年死了丈夫。又無公婆。又無父母。止生下一個女兒。前月又死了。丈夫存日又沒有十兩半斤丟下。虧他守了兩年。目今要嫁。只要丈夫家包❷籠過來。沒有人接財禮的。那容貌標致。不須說起。只那一雙小脚兒。張生

說得好。足值一千兩碎金。孫昌道。據兄所言十分的好。不知緣法如何。馮管道。有個媒婆。是寒族。另日着他與你說合便了。兩個吃了一會。天色已晚。馮管別去。次日。孫昌正在家中打算。只見夥計同一女媒到來。見了孫昌。就取出八字兒遞與他道。你去合合看。如好就娶。孫昌道。夫婦前生定的。何用合。多少財禮。送去便了。媒人道。別處鋪排長短。我老實話。財禮有無不論。如有衣飾。❸拿幾件包籠過來。如無。拿些銀子與他做了穿來便了。媒人錢倒是輕不得的。孫昌取曆一看。道。十一是個吉日。就取六兩銀子遞與了夥計。馮管接過。同媒去了。孫昌次日約了鄰舍。家中男男女女。打點整酒成親。不免忙了一日。新人到了。拜罷天地。宗親鄰友眷屬。坐席吃酒。直至三更方散。有幾個親戚俱住在樓下安置。兩個新人登樓去睡。孫昌雖然是個俗子。見了這般艷婦。不怕❹你不動情起來。但見得。

芙蓉嬌貌世間稀。　兩眼盈盈曲曲眉。
背立燈前羞不語。　待郎解扣把燈吹。❺

孫昌問道。娘子。和你睡了。玉蘭不答。自知不免。除下冠髻。脫了上衣。把燈要吹了。便往被中。和衣而眠。孫昌摸着玉蘭。上下穿着衣衫。隨笑道。免不得脫衣的。何苦如此。便去解了他上下小衣。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繹」原作「施」，據《歡喜冤家》第十一回改。

❷「包」原作「色」，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下同。

❸「飾」原作「餚」，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❹「怕」下原衍一「何」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刪。

❺「郎」原作「即」，「扣」原作「和」，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新編巧緣艷史卷四

第十回　結情人千般恩愛　將本夫一時干休

且說孫昌將玉蘭上下小衣脫了。把身子一摸。滑膩可愛。便分開他雙股。弄將起來。那二婚婦人。滑得有趣。正是。

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

夫妻二人如魚得水。十分如意。過了半年光景。孫昌忙去走差。去了便是數日方回。就在家。也不像初婚時上緊了。因此雲稀❶雨踈。玉蘭心上已覺意興無聊。況孫昌生性凶暴。與前夫大不相合。吃醉了。便撒酒瘋。無端將玉蘭打罵。玉蘭心中未免冷落了幾分。一日。孫昌同夥計馮管吃酒。玉蘭無水取汲。這井在後門。五家合的。只因十指尖尖。拿那吊桶不起。一失手。把吊桶連繩落在井❷中。無計可施。正在難爲之際。可

巧後園有個浪子吳仁。年紀❸也與玉蘭同歲。單身過活。也來汲水。見玉蘭徘徊無措。便問道。娘子爲何望井咨嗟。玉蘭道。吳叔叔。只因汲水。一時失了手。掉下吊桶去。無計取❹出。吳仁道。待我與你鈎起來。忙到自己家中。取了一個彎鈎。縛於長竿之上。往井中撈起。便與玉蘭打滿了水桶。道。看你這般嬌弱。諒提不起得。待我與你提去罷。玉蘭笑道。怎敢相勞。吳仁道。鄰舍家邊。❺水火不分才是。休說勞動。吳仁把那一桶提去。與他傾在缸內。一時間竟與他打滿一缸。玉蘭謝之不已。道。叔叔請坐。待我燒一盃清茶你吃。吳仁道。不用了。逕自去了。玉蘭心下想道。這樣一個好人。又能知趣。像我們這一個酒鬼。全沒些溫柔性格。怎生與他到得百年。過了兩日。吳仁一心勾搭玉蘭。就取了自己❻水具。把水打了一桶。扣着後門叫。大娘開門。我送水來了。玉蘭聽見。忙忙開門。滿面堆笑道。難得叔叔這般留意。教我怎生報答。又道。府上還有何人。

吳仁道。家中父母早亡。尙未有妻。止我一人在家。復又道。我慢慢的尋個中意的。方好同他過世。玉蘭道。自古討老婆不着。是一世的事。吳仁道。像王(孫)哥有此大嫂這等一個絕色的。還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只是王(孫)哥對嫂嫂不過些兒。正是。

駿馬每駝村漢走。　巧妻常伴拙夫眠。

玉蘭聽說。無言回答。慌忙去燒茶。吳仁道。娘子不要燒茶。隨又與他打了滿滿的一缸水。玉蘭說。叔叔請坐吃茶。吳仁說。多謝嫂嫂。哥哥去幾日了。還不歸來。玉蘭道。他的去住。❼是無定的。或今日便來。或再遲幾時。俱不可知。吳仁道。秋風起了。恐嫂嫂孤眠冷靜些。玉蘭道。他在家也不見甚熱。他不在家倒還清淨些。正在那裡講話。只聽外邊叩門。吳仁謝茶。出後門去了。玉蘭出去一看。是個同縣公人來問孫昌回未。❽玉蘭回覆去了。自此兩下都留意了。一日天色傍晚。只見❾吳仁往孫家

後門。見玉蘭晚炊。問。嫂嫂。可要水麼。玉蘭道。還有水哩。多謝叔叔記念。吳仁道。王(孫)哥回也未曾。玉蘭道。才回來兩日。又差往仙居縣關上去了。吳仁正待要回。只聽得一陣雨下。似石塊一般。打將下來。滑辣辣倒一個不住。玉蘭道。雨大得緊。與我關上後門。裡邊來坐坐。哥哥有酒剩在此間。我已煖了。將就吃一杯兒。吳仁道。多謝嫂嫂盛情。玉蘭拿了一壺酒。取了幾樣菜兒。放在桌上。道。叔叔自飲。吳仁道。嫂嫂同飲。那有獨享之理。玉蘭道。隔壁人家看見不像了。吳仁道。右首是牆垣。左間壁是營兵。已在汛⑩地多時了。嫂嫂還不知。玉蘭道。我竟不知。便老老氣氣坐下。酌酒對飲。那雨聲越大。玉蘭道。這般風雨。夜間已怕人。吳仁道。嫂嫂害怕。留我相陪嫂嫂。何如。玉蘭說。這話怎生好說。吳仁道。難得哥哥又出去了。這雨落天留客。難道落到⑪明朝。嫂嫂忍得推我出門。還是坐到天明。必竟在此過夜。這是天從人願。嫂嫂不必違了天意。玉蘭

道。天那裡管這樣事。吳仁見他有意的了。假把燈兒一挑。那火熄了。上前抱住玉蘭的臉兒親嘴。玉蘭道。不可如此。像甚模樣。⓬吳仁已把小衣脫下。就放倒櫈上。分開兩腿一摸。陰戶早如水洗的一般。用陽物一湊。入到花心。正是。

尋漢思情偏篤原。　偷香與趣倍尋常。

校記

❶「稀」原作「移」，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❷「井」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

❸「紀」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

❹「取」原作「所」，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❺「邊」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及下文（第十一回）加。

❻「己」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❼「住」原作「往」，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下文或同。

❽「未」原作「來」，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❾「見」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❿「汎」原作「汛」，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⓫「到」下原衍一「天」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刪。

⓬「樣」下原衍一「子」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刪。

話說吳仁與玉蘭弄到進根。玉蘭覺那物粗大異常。如火一般。不覺現出許多情景。吳仁放出力量。急袖（抽）緊五百餘下。各自洩了。二人暗中淨手。重點燈火。坐在一堆。恩恩愛愛。就是夫妻一般。須臾酒罷。收拾完備。兩個上樓安置。一對青年。正堪作對。自此夜夜同床。時時共笑。把孫昌做個局外閒人。日復一日。不期孫昌回家。又這般煩煩惱惱。❶惹是尋非。玉蘭只不理他。心下暗想。當時誤聽媒人之言。做了百年姻眷。❷如今想起他情。一毫不如我前夫。我有此花容月貌。怎隨着這俗子庸❸流。不如跟了吳仁。逕往他方。了我終身。有何不可。過了月餘。吳仁見孫昌出差。就過來與玉蘭安歇。玉蘭道。孫昌十分粗❹俗。待回時。好過。與他再過幾時。不好過。我便（跟）你往他方躲避去了。吳仁道。我如

今正要到杭州去尋些生意做。只爲着你。不忍抛棄。故此遲遲。若是你心下果然。我便收拾行裝。同你到彼去住。做個長久夫妻。玉蘭道。我心果然隨你。又無人羈絆。❺又無兒女牽留。要去趁早。吳仁見他意決。將家中軟硬家伙。❻盡數賣去。收拾了盤纏。先把玉蘭領在一尼庵寄下。自己假意在鄰居家邊說。孫家爲何兩日不開門。鄰居懷疑。一齊來看。止有什物俱在。不見人影。各各猜疑。都說玉蘭處處見丈夫不睦。必然背夫走了。丢下不提。且說吳仁暗中到庵中領了玉蘭。水陸兼行。不過十日。到了杭州。他也竟不進城。僱人挑了行李。往萬松嶺。逕往長橋。喚了船隻。正往昭慶而來。玉蘭見了西湖好景。十分快樂。有詩一首。

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
湖邊爲問山多少。每個峯頭住一年。

一船逕至昭慶。上了岸。將那行李搬❼入人家。且與玉蘭往岸上閒耍。

遊不盡許多景致。看不盡萬種嬌嬈。吳仁喚玉蘭出了山門。往❽石塔頭吃了點心。二人又走到大佛寺灣裡。見一間草舍。貼招賃二字。吳仁便與玉蘭道。這間房子招人租。但不知裡面精雅否。間壁一個婦人道。你們要看房子。待我開來你看。二人進內一看。雖然小巧。實是精雅。另有一間樓房。正對西湖。果然暢目。床桌都有。吳仁便問。房主是何人。婦人答道。城裡大戶人家的。每年要租四兩。如看得中意。可稱了房銀。我們與你作主便了。玉蘭道。此房甚好。快快租下。吳仁❾向袖中取出銀子。稱了一兩。四錢小租銀。寫了租契。送與這婦人道。我們便要來住。遂着玉蘭上樓坐下。自己去取行李回來。又問鄰居借了鍋竈。須臾往寺前買辦東西。玉蘭燒煮。獻了神祇。請了幾家鄰舍。盡歡而散。不說二人住得安逸。且說孫昌回到家中。見門關着。吃了一驚。向鄰家去問。都說。你娘子不知何處去了。早晚問我們替你照管這幾時。孫昌見說。驚了

手脚。連忙推門進內一⑩看。家伙什物。一毫不失。上樓檢點衣服。凡玉蘭用的一件也沒有了。箱中銀子分毫不動。孫昌想道。他又無父母親戚可去。若是隨人走了。怎麼銀子都留在此。心下疑惑不止。道。再要如此一個婦人。做夢也沒了。⑪便氣氣苦苦上床睡了。且說那城中有一光棍。專一無風生浪。詐人銀子。陷害無辜。他姓楊名祿。人取他個渾名楊棘刺。打聽孫昌失了妻子。箱中銀子尚在。心中想。弄他幾兩銀子使用。裝了一個腔兒。竟來孫家叫道。有人麼。孫昌出來一看。不認得。道。尊姓。有何見教。楊棘刺道。我姓楊。我表姪女花玉蘭聞得嫁在你家。我在京中初回。叫他出來。見我表叔。孫昌見他這個入門訣。⑫知道尋他口面的。便道。他幾日前去尋那表叔。至今未回。我如今正要尋他。既是尊親到了。快快着他回來。禓(楊)棘刺道。胡說。大約是你把我姪女打死了。反倒說出這般話來。兩下爭個不住。鄰舍都來相勸。楊祿道。今日不

與我姪女。明日就要告你。一逕去了。各人散了。孫昌氣個不住。須臾又有人叩門。又是不識面的。道。⑬尊姓。到此何幹。那人道。姓鬼名遊。因見楊令親說起令正一事。他本心原因是向住京中。令正嫁尊兄之時。他不曾得個盒禮。如今令正又不知去向。他方才忿忿要告。我想涉起爭訟來。一時間令正回來便好。萬一難見。免不得官府懷疑。其間之事。與小子無干。然何可聽人打官司。不若與他多少個盒禮之情。這事便息了。下回分解。

校記

❶「般」字原無,「惱惱」原作一「惱」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❷「百年姻眷」四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

❸「庸」原作「風」，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❹「粗」原作「租」，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❺「絆」原作「伴」，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❻「家伙」原作一「衣」字，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改。

❼「搬」原作「般」，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❽「往」下原衍一「往」字，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刪。

❾「仁」下原衍一「道」字，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刪。

❿「一」原作「以」，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下文或同。

⓫「了」原作「不」，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⓬「入門訣」原作「人門決」，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⓭「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

第十二回　書獃子錯認妓女　馮管都堂下公文

且說孫昌聽了。他是衙門中人。那肯出這樁銀子。便道。承先生見愛。盒禮是小事。還我妻子。我便還他禮便了。那人見他不肯。作別去了。楊棘刺想道。我的計策。百發百中的。難道被他強過了。下次也做不起光棍了。不免告他一狀。才信老楊的手段。遂提筆寫下一紙狀詞。大概言孫昌將妻打死。屍跡無存。懇恩判決一段情由。次早投文。將文投上。知縣見人命大事。把孫昌取到。責三十板。竟下了獄。待後再審。那夥計馮管來牢中望他。到家中取了銀子。與他使用。還喜是衙門中人。終久凡事不同。馮管遂上心與他各處尋訪。那裡有半點消息。過了幾時。官差馮管往都院下文。馮管聞知這個消信。連忙來到獄中別了孫昌。把孫昌之事。托了衙中朋友。遥往杭州進發。不題。且說吳仁與玉蘭一時高興。

走了出來。那知坐食箱空。又無生涯可做。看看床頭黃金盡。壯士❶無顏色起來。不由長呼短嘆。正是。

上天天無路。　入地地無門。

吳仁好悶。一逕便走到城中去了。只見玉蘭倚門而立。恰好一個戴巾的後生。吃得醉醺醺的往湖沿而來。看見玉蘭。吃了一驚。道。幾時移這個美妓在此。逕往玉蘭身邊走來。玉蘭見他是斯文。連忙避進。這少年認定是個妓女。逕跟進來。玉蘭慌了。連忙上樓。那人隨也上樓。朝着玉蘭拜揖。玉蘭只得答禮。那人道。好位姐姐。玉蘭道。妾是良人妻。君休錯認了。那人聽他說話。是外方人聲音。想道。他見我有酒的。假意推托。便從袖中取出一錠銀子。道。若肯見憐。❷我便送你買果子吃。玉蘭見了銀子。巴不得要。奈何他只管認我姻花。笑了一笑。那人見一笑。當是肯(肯)了。上前一把抱柱。(住)便去脫衣。玉蘭慌了手腳。欲要叫將起來。

又想他那錠銀子。欲待順從。又怕丈夫撞着。躊躕未定。被他到手了。玉蘭雖然受注。(淫)道。妾非青樓。實係良家。見君青年。養君廉恥。不忍高叫。從君所願。幸勿外揚。快快完事。恐丈夫撞見。如之奈何。那人急忙完了。整衣下樓。對玉蘭道。我再來看你。玉蘭點頭。那人逕自去了。玉蘭掩上大門。上樓想着。笑了又笑道。杭州原來有這樣的書獃。一年遇這般幾個。不愁沒飯吃了。想思道。怎生對吳郎說出情由。也好。我身原是他拐來的。怕他吃醋不成。正想間。吳仁推門而入。上樓見了玉蘭。便滿面愁煩。玉蘭道。那裡去這一會。有什麼生意可做麼。吳仁道。我看城中都是有本錢的鋪子。就是有小生意。那討本錢。我方纔❸往石塔上回來。見了那小姊妹。個個穿紅掛綠。與一些少年子弟調笑自如。倒是一樁好生意。玉蘭聽了笑道。倒去尋得個烏龜頭生意。吳仁嘆一口氣。玉蘭道。你若❹有這點念頭。我便從你。吳仁道。若得親娘救命。生死不忘。玉

蘭笑道。招牌也不曾掛。一個人發市去了。遂拿了那錠銀子。把那人光景。如此如此一說。吳仁大笑起來。道。這番我婦夫二人。不怕餓死了。吳仁忙去買些酒肴。與妻子暢飲而睡。次日。玉蘭更加打扮。站在門前。這些書獃子見他十分標致。一時間嫖客紛紛。車馬不絕。吳仁做了長官。落得些殘盤剩酒受用。不題。且説馮管至都堂下了公文。未及領文。下午走出清波門。去看西湖景致。遂搭小船。撑出港口。他一見了青山綠水。贊嘆不已。道。昔聞日本國倭人在此遊湖。他曾題詩四句。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❺
今日往從湖上過。畫工猶❻自欠工夫。

巧緣艷史終

校記

❶「壯士」原作「灶土」，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❷「若肯見憐」原作「若見肯憐」，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❸「纔」原作「房」，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❹「若」原作「説」，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❺「湖」原作「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❻「猶」原作「獨」，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思無邪滙寶 ㊷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艷婚野史」

清・江海主人 編

《艷婚野史》出版說明

《艷婚野史》故事梗概如下：

（上接《巧緣艷史》本縣有差人孫昌，由夥計馮管介紹，娶美寡婦花玉蘭爲妻。孫昌性兇，醉後常打玉蘭。玉蘭汲水時偶得鄰家浪子吳仁之助，彼此有情相通，同逃至西湖畔居住。光棍楊祿知孫昌失妻，假作玉蘭表叔，勒索不遂，告孫昌殺妻。孫昌下獄。吳仁與玉蘭在西湖坐吃山空，又無法維生，玉蘭乃爲娼。後馮管去都堂下公文，趁閒遊西湖。……）馮管出差杭州時偶遊西湖，見玉蘭及吳仁。乃告官引渡回鄉。孫昌獲釋，官判吳仁流五年，玉蘭自願入空門，楊祿假冒詐騙被打死。後孫昌改過，與玉蘭仍爲夫妻，又與馮管在城南開木器鋪子，掙了千金家當，生二子。

再說湖州有土財主朱子貴號芳卿及龍天生號大定貼鄰而居，正妻皆逝，各有美妾巧娘、香姐。子貴又愛小官張揚。子貴告張揚羨香姐，張揚知天生悅己，遂設計引天生與彼在子貴書房歇宿；子貴裝作天生至香房宿。天生喜巧娘，張揚用同計令之通。二月後事發，兩家擺戲酒成通家。鄰舍知此事，因傳遍全城。有無賴王小二公開毒罵朱、龍兌妻事，爲兩人所打，憤而跳水自殺。地方告官，官判責朱、龍、張各二十板，令兩妾另嫁，朱、龍各娶正妻。後朱、龍兩人另娶妻並遷居。

巧娘爲媒人所騙嫁年已半百餘杭縣小店主馬奔山。奔山乏本錢，着巧娘色誘左鄰富家青年

張二官綽號乖二官者加股入店。乖二官愛巧娘色出本銀三百兩合作經營，因與巧娘相通，產一子。奔山多次要巧娘勒索二官，侵呑其股本，趕二官出店。巧娘愛二官，多方迴護。三年後奔山終與二官分股獨營，二官乃另開店。奔山生意爲二官所奪，氣憤而死。巧娘帶孩子嫁乖二官，兩店合一。

* * *

《艷婚野史》四卷十二回，江海主人編，醒醉軒刊。此書爲《巧緣艷史》續編，兩書皆採自《歡喜冤家》，此書所用者爲《歡喜冤家》之第十五回〈馬玉貞汲水通情郎〉之後半及第十三回〈兩房妻暗中雙錯認〉、第九回〈乖二官偏落美人局〉兩整回。主要改人名和故事發生地點，正文大致相同。《歡喜冤家》中的韻文大都被刪去或簡化，散文部分亦有削刪，但不多，連回末總批亦被當成正文抄入（參見第二、第五、第十二各回）。偶爾亦增加了若干回前詩和少量文字。但不論刪、增或改都出現了前後不統一的情況。如本書第二回後半起至第五回爲朱子貴及龍天生換妾的故事，抄自《歡喜冤家》之第十三回。在《歡喜冤家》中，故事發生於杭州府錢塘縣，故下文遊西湖等情節就是本地風光。但《艷婚野史》爲了掩蓋抄自《歡喜冤家》的痕跡，故意將故事發生地改爲湖州。但下文所寫西湖却近在咫尺，朱、龍兩家於一天內與家眷遊西湖來回，彼等換妾事又傳遍杭城。

採編自《歡喜冤家》之單行本小說，現所能收集到的有《巧緣艷史》、《艷婚野史》、《換夫妻》、《百花野史》、《兩肉緣》、《風流和尚》六種，各書皆四卷十二回，除《兩肉緣》、《風流和尚》外，又皆兩部相接力爲完整之書。今《換夫妻》、《百花野史》均缺上面一部，惟《巧緣艷

史》與此書上下兩部完整，讓我們看到當年通俗小說之改編情形，亦是很可貴的。

《艷婚野史》現存刻本，孤本，馬廉原藏，目錄葉上有「不登大雅之堂」陰文方章及「鄞馬廉字隅卿所藏圖書」陽文長方章。此書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扉頁中欄大字「艷婚野史」，右欄上方小字「江海主人編」，左欄下方小字「醒醉軒」。次葉「新編艷婚野史目錄」，計十二回回目，不分卷。正文首葉首行「新編艷婚野史卷一」，次行第一回回目。三回一卷，各卷首葉首行皆書卷次，卷末（除卷三外）又書明「卷某終」。書末並標明「上接巧緣浪史」六字。正文單欄。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版心單魚尾，上作「艷婚野史」，下卷次、葉次，全書葉次連編。

此書爲寫刻本，俗字、錯別字甚多。因故事採自《歡喜冤家》，故據本叢書校本《歡喜冤家》相關部分作校，詳見各回校記。至於原書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夠」作「勾」，「錢」作「小」，「銀」作「艮」，「倒」作「到」，「掉」作「吊」，「籤」作「簽」，「瘋」作「風」，「熄」作「息」，「繫」作「係」，「默」作「嘿」，「漢」作「汗」，「副」作「付」，「櫈」作「橙」，「睏」作「困」，「鼾」作「酣」，「猶」作「尤」，「舅」、「就」作「旧」，「隻」、「肢」作「支」，「桌」或作「棹」，「捨」或作「舍」，「戴」或作「帶」，「待」或作「代」；與「逕」、「竟」不分，「靜」、「淨」不分，「玉」、「王」不分，「二」、「以」不分，「兩」、「雨」不分，「揚」、「楊」不分，「和」、「合」不分，「盲」、「肓」不分，「了」、「子」不分，「上」、「土」不分，「使」、「便」不分，「失」、「夫」不分，「各」、「名」不分，「恩」、「思」不分，「得」、「的」不分，「今」、「合」不分，「入」、「人」不分，「些」、「此」不分，「后」、「石」不分，「旧」、「田」不分，「粉」、「紛」不分，「本」、「木」不分，「偕」、「諧」不分，「己」、「已」、「巳」不分，「匀」、「勾」、「句」不分；以及慣用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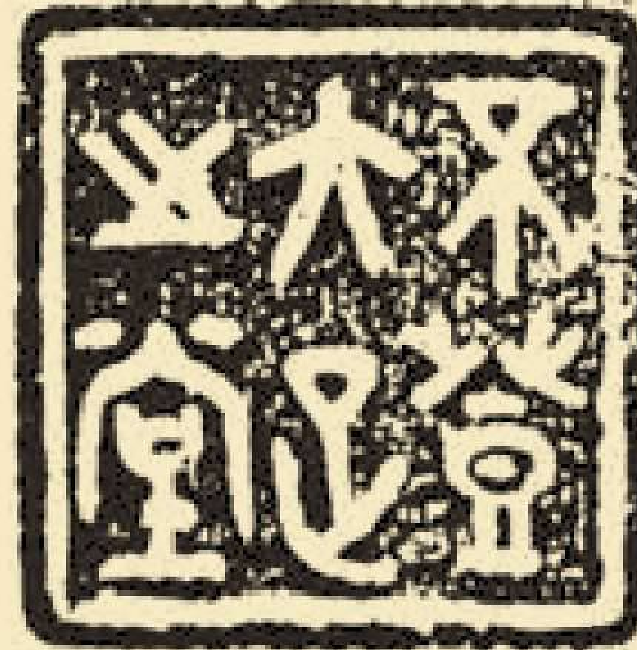
語詞如「眼睛」作「眼精」,「嬌滴滴」作「嬌嫡嫡」之類,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江海主人編

艷婚野史

醒醉軒

醒醉軒刊本艷婚野史扉頁



新編艷婚野史目録



醒醉軒刊本艷婚野史目錄頁

新編艷婚野史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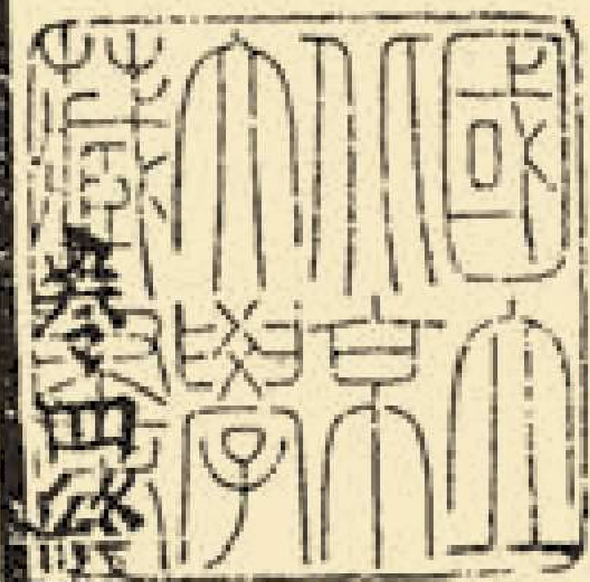
第一回　花船巧進玉蘭女　楊柳堤[illegible]

且說馮管看此佳詩果是有理正欲賞尚只見那船已到岳坟馮管上岸往岳坟看了遂至蘇堤見一支湖船內有三桌酒都是讀書人光景旁边一个艷妓馮管一看正是玉蘭心下着实一驚怕錯認了把眼仔細看怜好那一船的客同了妓女走上岸來馮管閃在一旁上下看了一些不差又聽他說話正是与

醒醉軒刊本艷婚野史卷一第一回首頁

張二乖合夥生理不惟本利全收又賺了一个乖老婆生下一个乖兒子做了諸老夫妻可惜馬奔山忙了一世竟作濟中之瘠所謂賠了婦人又折兵悲夫

上接巧緣浪史



新編艷婚野史目錄

校記

❶「香姐兒」原作「小香姐」，據正文回目改。

❷「演戲」原作「兩家」，據正文回目改。

❸「暗定」原作「假做」，據正文回目改。

❹「暗定」原作「夜作」，據正文回目改。

❺「二」字原無，據正文回目加。

❻「乖小二」原作「小二官」，據正文回目改。

新編艷婚野史卷一

第一回　花船巧逢玉蘭女　楊祿惡滿遭杖刑

且說馮管看此倭詩。果是有理。正歎❶賞間。只見那船已到岳墳。馮管上岸。往岳墳看了。遂至蘇堤。見一隻湖船內。有三桌酒。都是讀書人光景。旁邊一個艷妓。馮管一看。正是玉蘭。心下着實一驚。怕錯認了。把眼仔細看。恰好那一船的客。同了妓女走上岸來。馮管閃在一旁。上下一看。一些不差。又聽他說話。正是與己同音。心中想道。這個娼婦。你在此快活。害丈夫受得好苦哩。但不知他住在何處。少不得跟他這船去看個下落。須臾俱各下船。馮管尾在後邊。那船撑在灣裡便住了。馮管上前一看。却見吳仁出來。接玉蘭到了家去。隨後酒客都進去了。馮管十分穩❷了。又到大佛寺前。見一個長老。近前一問。那長老把吳仁幾時

移來做起此事。一五一十。說得明白。這馮管❸別了長老。逕回寓所。次日領了回文。回至本縣投下。忙到獄中見孫昌道。好了。你妻有了下落了。這般這般一說。孫昌道。原來被吳仁拐去。害我這般苦楚。馮管登時上堂。保出孫昌。太爺簽牌捉獲。又移文❹與錢塘縣正堂。添差捉送。馮管同了一個夥計。別了孫昌。往杭州。走了十餘日方到了。下移文。錢塘縣着地方同捉獲。又添了兩個公人。一齊出了湧金門。過了昭慶寺。逕到灣中。只見玉蘭正要上轎。被馮管嚇住。吳仁看見二人驚得面如土色。衆❺差人取出牌面。與吳仁一看。道。事已至此。不須講起。且擺酒吃。衆人坐下。玉蘭上樓收拾銀兩。倒也有二百餘兩。把些零碎的與吳仁打發差使。其餘放在身邊。細軟衣服。打做二包。家伙什物自置的。送與房主以作租錢。吳仁打發了錢塘二差。叫隻小船。逕至湧金門進發。玉蘭坐在船中掉淚。遂占四句。以別西湖。道。

自從初到西湖遊。每感湖光對晚秋。
今日別伊無物贈。頻將紅淚灑清流。

又有見玉蘭去後。到樓邊觀者。咨嗟不已。也有幾句題着。

王孫擬約在明朝。載酒招朋竟爾邀。
鳳去樓空靜悄悄。一番清興變成焦。

須臾到岸。衆人竟至錢塘起解。曉行夜住。到了本處。逕至衙門。投到縣主。把孫昌楊祿一齊拘到聽審。先❻喚玉蘭道。你怎生隨了吳仁逃到杭城。做這般下流之事。玉蘭道。爺爺。婦人因丈夫生性急烈難當。奴心懼怕。適値吳仁欲往杭城生意。婦人一時沒了主意。竟自隨他去了。若是負了丈夫。把房中銀錢之類也拿去了。縣主忙問道。你果然物件不曾失麼。孫昌道。一毫不失。縣主道。吳仁這個奴才。五年滿徒。不必言了。玉蘭律該❼官賣。不然。又隨風塵了。玉蘭道。求太爺作主。奴身該賣幾

何。❽情願自贖。向空門落髮。以了餘生。縣主要楊祿。你不若與他另尋一頭親。以了他終身。楊祿道。蒙太爺分付。玉蘭把楊祿一看。道。我那裡認的你什麼叔子。在此把我丈夫誣告。楊祿道。姪女也難怪你不認得我。你五歲時。我便京裡做生意。今年方回來的。玉蘭道。且問你。我爹爹在日作何生意。三代如何出身。母親面貌長短。說個明白。楊祿一時一句也說不出。縣主大怒。世上有這般無恥❾光棍。必定聞知孫昌不見了妻子。生心冒親詐銀。遂揑情由誣告。孫昌道。爺爺青天。他着人來打合。要小人的盒禮錢。小人不曾與他。就屈害小人。縣主抽籤。把吳仁打了❿三十板。又將楊祿重責四十。

校記

❶「歎」原作「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❷「穩」原作「溫」，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❸「馮管」下原衍「馮管」二字，據文義刪。

❹「文」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及下文加。

❺「衆」原作「中」，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❻「先」下原衍一「先」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刪。

❼「該」原作「訣」，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❽「幾何」二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❾「恥」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❿原書以下缺損，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補。

且說縣主將楊祿又重責了四十。着禁子收監。道。待我申報了三院。活活打死這光棍。免得貽害後人。吳仁發富春驛當徒五年。❷滿期釋放。玉蘭情願出家。姑免究。孫昌稟道。妻子雖然犯罪。然有好心待着小人。一來不取分文。二來質證楊祿。句句爲着小人。一時不忍相捨。求太爺作主。縣主道。爲官的把人夫婦❸止有斷合。沒有斷離的。但此事律應官賣。若不與他一到空門。是沒法度了。如❹今待他暫入尼❺庵。待後再來陳告。那時情法兩盡。庶無物議。❻把審單寫完。又題玉蘭出家八句於後。

脫却羅衣換布衣。　別離情種受孤悽。
西湖不復觀紅葉。❼　道院從教種紫芝。

閒處無心勻八字。靜中有念去三思。
夢魂飛遶杭州去。留戀湖頭憶相知。

判畢。把衆人趕出。止將吳仁討保還家。打點起身。玉蘭隨孫昌回到家中。取出男衣還了吳仁。把上好女衣付孫昌收了。身邊取出那二百兩銀子。稱了五十兩。付於吳仁道。我也虧你一番辛苦。將去富春娶房妻子度日。切不可再到此處來了。剩下一百五十兩銀子。付與孫昌道。妻子雖然撇你而去。趁得銀子。依先送❽你。另娶一房好妻室到老。那生性還要耐煩。若是你沒有行凶之事。我怎生捨你。將手上金銀戒指除下。併幾件首飾。盡付孫昌。身邊還有幾兩碎銀。看着馮管道。這幾兩銀子。煩勞周伯伯與奴尋一清靜尼庵。送他作齋。待奴也好過日。孫昌見妻子這般好情。一時不忍相捨。便放聲大哭。玉蘭也哭起來。連馮管也流下淚來。道。你二人如此情狀。我亦不忍相看。不若將銀子往他州外

縣。做些生意。儘可度日。把首飾我與你賣了。共有三百銀子。怕沒生意。離了此地。還有什麼人來告你不成。孫昌道。如此甚好。只求大兄留心。連忙買了酒物。就請馮管吃了。夫妻二人重新恩愛。這也是玉蘭欠了這些人的風流債。吳仁領去還了。重完⑨夫妻之情。後來馮管兒⑩了銀子。與孫昌就在城南開一木器鋪子。夫婦二人掙了千金家當。一連生下二個兒子。孫昌因出了衙門。吃酒也有時度。再也不撒酒瘋。故此兩家和好。那楊祿被知縣活活打死。

書生錯認章臺柳。誰知弄假成眞。玉蘭合欠風流債。又得西湖兩度春。撒酒瘋的烏龜頭。不可不戒。

再說湖州有兩個土財主。一個姓朱。名子貴。號芳卿。年方二十餘歲。正妻早故。止有一妾。乃揚州人。名喚巧娘。年方二九。生得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一個姓龍。名天生。號大定。年方二十一歲。本妻亦故。因往南京。嫖

着一個姊妹。名喚香姐。年方二十。乃蘇州人。那姿色不須說起。十二分的了。他兩家住在前街衢繁之所。貼鄰而居。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財主。或巾或帽假斯文。子貴又愛小朋友。相與了一個小官。喚名張揚。年方一十七歲。生得似婦人一般。令人可愛。逐日間接了天生這邊來。三個人做一塊兒吃酒閒耍。捉空兒便做些風月事情。天生也愛他美貌。幾番要與他如此。因芳卿拘管得甚緊。不曾到手。且說西湖內新造起一所放生池。週圍數里。有兩層陂岸。中間建一所放生池。甚是整齊。可與湖心寺並美。故此艷女八方叢集。遊人四顧增輝。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滿城士民皆買一切水族。放於池中。比往日不同。張揚得知。與芳卿曰。明日四月初八。那西湖[11]放生有趣。何不喚船一遊。芳卿笑道。使得。忙喚小使往湧金門叫船。撑到長橋伺候。天生得知這個消息。道。我也出些分資。同去耍耍。香姐知道。說與丈夫。我有五錢銀子。買

些螺螄之類。同去一遊。天生道。須接朱巧娘同去方好。香姐聽了。隨走到後園裡。叩着角門。只見一個使女開門。巧娘聞知龍二娘到。⑫連忙來接。香姐說起原故。巧娘笑道。承二娘攜⑬帶同去走走。奴家也買些水族。做些好事。便留香姐用了午飯。須臾別去。巧娘與丈夫說知龍二娘約他之意。大家同去一遊。芳卿道。使得。未免隔夜整治酒肴。次日喚下轎夫。一逕擡至長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主」下原有一「初」字，據書前目錄刪。

❷「五年」二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❸「夫婦」原作「婦人」，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❹「如」原作「知」，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❺「尼」原作「泥」，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❻「議」原作「儀」，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❼「葉」原作「藥」，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❽「送」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❾「完」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加。

❿「兌」原作「對」，據《歡喜寃家》第十五回改。

⓫「湖」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⓬「到」原作「道」，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⓭「攜」原作「協」，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第三回　張揚妙計巧合歡　兩婦人錯認姻緣

詩曰

風景從來説古杭。　山青水綠定徜徉。
畫船載得春歸去。　爛醉佳人錦瑟傍。

且說轎至長橋。下了湖船。各人相❶見。巧娘與香姐坐下一桌。他三個男人坐在下邊一桌。把船撑至放生池邊。都往寺中一看。果是勝會。只見寺門上一副對聯云。

菇素亦茹葷。憑我山有野味。
不殺亦不放。任他海闊天高。

那來來往往。男男女女。絡繹不絕。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五人遂而登舟。遥至湖心亭。住着。上岸登樓。果是暢心悦目。芳卿看了香姐。

頻頻偷眼。天生見了巧兒。步步傳情。兩個婦人領意。紅日將西。急忙返棹。早到原所。轎夫早候。依先取路而歸。自此兩家內人相好。你去我來。各不避忌。只因天生每日要與張揚結好。芳卿亦知其意。一夜張楊宿於芳卿書房。與芳卿勾當。芳卿說起❷香姐標致。愛極之至。不能夠如此。張揚說。❸這事不難。自古道。捨得自己。贏得他人。包你上手便了。芳卿道。終不然把自己之妾換他不成。張揚笑道。天生每每要我和他如此。我因爲❹與你好。與他上手之事。只須在我身上。便好圖之。芳卿❺道。怎生在你身上。張揚道。他管門的老李。是聾而且盲。此事你可預先閃在他家門首。待我叩門。叫出天生。只說你往某處吃酒。夜間不回了。我倒和他到你書房歇了。你見我進來了。你竟做天生。直入內房。房中沒燈火更好。有燈火只須吹滅。還入被中。那香姐難道知是別人不成。你切莫做聲。竟到上手。慢慢說也未遲。芳卿笑道。好計好計。恐有差池。

他認出怎好。張揚道。認出也不怕他。他無非是個妓女。倒也不放他在心上。又不是貞節的婦女。就是認出。一發快活了。芳卿道。這樣我今晚❻倒要在巧娘面前說謊。只說和你在書房歇了。張揚說。這也做我不着了。計議一定。芳卿除冠脫服。等至黃昏時候。同張揚到龍家大門上。叩了幾下。家人老李問是何人。張揚道。是我。要見你主人。老李道。大爺睡了。張揚道。有要緊事。你進去說知便了。老李開了大門。進去不多時。天生出來。芳卿閃在一邊。張揚扯天生到❼前邊。附耳說了。天生歡喜。張揚道。你快快的逕進書房。我叫老李拴門便了。天生進了朱家大門。張揚推了芳卿逕入龍家。叫老李閉上大門。芳卿一直走到後邊。只見房中有燈。進內一看。床帳分明。連忙把燈吹了。閉上房門去睡。香姐道。我只說那小東西叫你出去幹那勾當。原何倒肯進來了。芳卿冷笑一聲。便一把摟住。去做那買賣。香姐那知是子貴。連忙分開金蓮。輕偎玉

體。對準陽物。任情搖擺。芳卿喜出望外。更加十倍工夫。弄的香姐聲聲只叫快活。分外添了許多騷興。果是兩情歡暢。須臾雲收雨散。二人抱摟一處。沈沈而睡。直至五鼓。重上陽臺。將及天明。芳卿抽身而起。香姐道。天早還好睡哩。芳卿低聲道。有事便來。逕出了房門。一路開門出去。到了街上。見自己大門還是閉着。倒走別處。須臾開門。那天生也怕芳卿回來撞見。也早回至家中。恐香姐問及。不好回話。逕到書房梳洗。香姐見了天生。並無一言。天生大喜。且說芳卿回至書房。見了張揚。各道夜來之事。二人歡喜。此後常常暗渡陳倉。竟不知情。後來天生倒與張揚情厚。❽三回五次在張揚面上說巧娘標致。怎生得個法兒。睡得一夜。便死甘❾心。張揚笑了一笑。〈想〉道。不難。如今芳卿常往外邊去歇。竟不歸家。只須待他出門。你竟假做芳卿。逕進內去睡。二娘問你怎生進來了。你只說與我言語起來。決無疑事。天生大喜。次日。專等芳卿出

門。天生捱入書房。張揚道。事不宜遲。好進去了。倘然停燈。必須吹滅。方可上床。天生道。倘巧娘認出。叫將起來。如何是好。張揚道。也是個不喞溜的東西。你一時進去。他怎知是你。就是做出事來。也不過是朋友之妾。無甚大事。只管放心進去。天生依了張揚之言。大了膽。直至裡邊。到了房內。燈尚未熄。忙閉房門。吹燈脫衣。巧娘說。今日恭喜。爲何撇⑩了心愛的人。倒肯房中來睡。天生假笑一聲。一把摟住。便去親嘴。巧娘接住舌尖。兩個雲雨起來。

只有人間如此景。　總求仙筆畫難成。

卷一終

校記

❶「相」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❷「起」原作「走」，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❸「說」原作「順」，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❹「爲」原作「道」，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❺「芳卿」原作「方姐」，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❻「晚」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❼「到」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❽「情厚」原作「厚情」，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❾「甘」原作「其」，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❿「撳」原作「撤」，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第四回　登青樓強奸不允　香姐兒偷取歡娛

且〔說〕天生與巧娘十分歡暢。雙雙摟住睡了。直至雞鳴。重赴巫山之約。須臾天明。天生抽身穿衣逕出。見了張揚。悉言其事。逕回家去了。芳卿却也怕天生回來。天生又怕撞見芳卿。遮遮掩掩。兩下該是緣法。再也不做出來。且這兩個婦人。一些也不知道。不期過了兩月。只因芳卿完願。家中演戲。請着親友。香姐也來吃酒。唱得戲到晚。半本時。這香姐到巧娘樓上小解。芳卿無心上樓。走到床前。恰好香姐未及繫褲。芳卿上前抱住。香姐抵死不肯。芳卿笑道。好了兩個月。今日倒不肯起來。香姐道。你不要亂話。我養你廉恥。不叫將起來。好好放我下去。芳卿道。且放他下去。慢慢省問他便了。放他穿好衣服。下樓去了。不期過了幾日。

家中忙完。天生想着巧娘。芳卿思着香姐。未免又是張揚線索。芳卿依先又與香姐偷睡。弄得酣美之際。芳卿叫道。小乖乖。你這裡邊覺着好麼。香姐道。好着哩。可惜你那陽物不大甚硬。芳卿道。若是硬了。到邊怕你承受不起。隨又問。今夜這般親熱。爲何前日在我家樓上。死也不肯。香姐心上吃了一驚道。此事並不曾吐露一些。原何丈夫知道。莫非是朱芳卿麼。燈尚未滅。閃目仔細一看。驚道。你原來這般大膽。倘遇見我良人。怎樣開交。芳卿道。你尚在夢裡。因天生要與張揚勾當。我從前月那日與你如此如此。直到如今。只我再不題起。所以你不猜疑。香姐笑曰。這樣奇事。如此和你扯了直了。芳卿道。爲何。香姐笑曰。你的令政。也差認了尊兄。亦被冒名宿歇了。芳卿聽了大怒道。有這般奇事。了不得。我決不干休。香姐笑曰。好沒道理。我與你睡了兩月。你妻子難道弄不得。這也是你不仁。不是他不義。還是誰先做起此事。芳卿默默無言。又

道。我妻子怎樣與他睡。香姐笑曰。此時天生也在你家恨你着哩。這是一報還一報。你還生得什麼氣。下次肯換。兩下交易幾次。如不肯。各自守了己物。逕自歇了。倒說得芳卿笑將起來曰。不要便宜了他。便又弄將起來。這香姐初然只說是丈夫。不在意上。這番曉得是芳卿。自然又發出一段媚人的光景。芳卿十分愛極。便道。姐姐。我與你十分愛慕。不若兩下換轉了。可使得麼。香姐道。活該死的。只好暗裡做此一醜事。聞知於人。豈不羞死。想你二娘。還不知他是天生。你明晚歸家。與二娘說明。看心事如何。言之未已。天色微明。穿衣別去。竟到書房。見了張揚。便怒沖沖的說着前事。張揚笑道。這是顚倒姻緣的小說一樣了。你不淫人婦。人不淫你妻。你的嫂嫂還不知道此事。倘然知道。亂將起來。外人知道。便不好了。只好隱然滅醜。便是高人。若是播揚。被人笑恥。芳卿道。都是你這小孩子做的好事。張揚曰。你自做的勾當。與我何干。芳卿無

言進內。巧兒道。梳❶洗罷了。只管蓬頭垢面的。芳卿與巧兒低聲道。我昨夜失陪了。你不要怪我。巧娘笑道。這樣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隻犬。芳卿道。我晚上與你說知。巧娘聽了滿肚皮疑心起來。欲待再問。見芳卿又走了出去。自己千思萬想。摸摸情由。比丈夫身子輕巧。莫非被人盜了。嗟嗟呀呀。嘆息到晚。芳卿與張揚吃了晚飯。逕至房中。與巧娘睡了。巧娘忙向早上情由。芳卿將偷香姐緣故。一一說了。巧娘嘆息道。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原是你的不是。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轍了。芳卿道。那香姐是個妓女出身。極會勾人。昨❷夜說出原由。知是我了。反發出許多憐愛之情。一時難捨。必須再與他睡睡。方肯住手。巧娘笑道。倘天生到來。我也變不得臉了。夫妻未免有一番兒❸事情。次日。恰好龍天生往親戚家拜壽。芳卿知道。走至後園。開了後門。逕到香姐房內。香姐看見。吃了一驚。忙走到後邊冷房內。芳卿隨他到房中。香姐道。此事

只好暗地裡做。怎生青天❹白日。走將過來。倘被下人看見。還叫我喊將起來。還是隱藏得過。以後切不可如此了。芳卿笑道。只因愛你。一時見天生出去。起了念頭。望你恕我之罪。芳卿把香姐仔細一看。果是十分愛人。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梳」原作「疏」，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❷「昨」原作「正」，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❸「一番兒」原作「番鬼」，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改。

❹「天」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且〔說〕芳卿摟抱香姐求歡。香姐一時難推。就在椅兒扯下褲子。弄將起來。眞是興從心下起。你迎我送。愈加恩愛。兩個時辰方住戰。香姐起來。繫上腰帶。要出外淨手。道。你且坐着。我出去。就來與你說話。遲至房中淨手。看使女俱在外堂閒耍。將軒門反閉。又到房中。笑道。我昨晚把你情由。說與天生。他也沒奈何道。這是天使其然。只索了罷。只是難捨巧娘。如之奈何。我便取笑他道。兩下轉換。如何。他說這却使得。總然你閱人多矣。他是個小妻。兩下渾些帳兒罷了。我想他肯如此。我怎生作難。不若與張小官說明。着他中間幫着擺席。吃通家酒兒。大家各無禁忌。如何。芳卿笑道。總是槐花洗手。❶白不來了。依你這般說便了。芳卿同香姐到園中角門首。芳卿推門。那門却是鎖的了。忙叩兩下。巧娘開

門。見他二人。便笑道。倒好得緊。明公正氣的來往了。香姐臉兒紅將起來。巧娘道。二娘取笑。如此認眞。大家一般般的。有甚羞澀。一把扯了他到自己❷房中。喚女使整些便物。留香姐吃酒。芳卿到書房。說與張揚道。香姐說天生原故。張揚道。待我兩下與你打一個和局罷。次日。張揚走到天生家。巧言花語。❸說了一番。天生已依允了。又與芳卿說了一遍。兩下都應允了。每邊出銀二兩。做一本戲文。不請一個外客。就擺在後花廳上。就做一本南北二京奇遇的顚倒姻緣戲文。兩下自此明明白白交易了。❹不期左右鄰舍聞知此事。笑個不住。有好事的。登時做下一首西江月云。

相交酒食兄弟。兑換柴米夫妻。暗中巧換世應稀。喜是小星娼妓。

倘是生兒生女。未知誰父誰爺。其中關係豈輕微。爲甚稱觴做戲。

滿杭城傳得熱鬧。朱龍二家也覺得不雅。想欲挪移了又不便。欲要嫁了婦人又捨不得。遂自拈了四句詩。回諸人道。

這段奇緣難自由。暗中誰識巧機謀。
皆因天遣償花債。没甚高低有甚羞。

後邊人見了他四句詩。又題他四句。

張郎之婦李郎騎。李婦重爲張氏妻。
你不羞時我要笑。從來没有這般奇。

朱龍二家見了。又復四句道。

兩家交好有何妨。何苦勞君筆硯忙。
自家兒孫如勝我。那時回覆怎生當。

自此各人猛省道。果然。兒孫不爭氣。❺妻子白白養漢的也❻有。不如他小阿媽兑換的好哩。❼內中有個王小二。是單身光棍。無賴小人。這

日吃醉了。便道。這是無恥[8]烏龜。所以做這兌妻子之事。子貴恰好出門。聽見他罵得毒。打個溜風巴掌。天生聽見。也走出幫打。一衆鄰舍[9]都來勸息。把王小二怨一番道。你小小年紀。不該如此輕薄。王小二自知不是。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大家都不知道。過了幾日。那屍首飄將起來。漁戶撈上岸來。大家一認。方知是王小二投江而死。那地方里長。見有對頭的。不肯買材盛貯。恰好這日縣公到江邊迎接上司。地方將此事從頭至尾稟了。太爺隨出一根籤。將三人一齊拿到。跪在地下。太爺道。你二人爲何縱妾渾淫。又打死王小二。子貴道。老爺在上。縱妾渾淫。罪當甘受。王小二辱罵。止打得幾下。他自知無禮。投江身死。於小人何干。太爺道。果是投江。豈着你償命不成。速追燒埋。將張揚龍天生朱子貴各責二十板。以正縱淫之法。二婦不知不坐。另擇其人改嫁。不許停留。朱龍各娶正妻。免人恥辱。判斷已完。將地方與一干人登時遂出。

那朱龍張三人。一蹺一步。出了郵亭。早到家門。完其所事。沒奈何斷除恩愛。將二婦各嫁良人。⑩彼此各娶妻房。重偕伉儷。一個移在吳山。一個遷於越水。自此之後無人再生話了。正是。

一時巧計成僥倖。　千古傳揚作話題。

所爲(謂)注(淫)人之妻。人亦淫其妻。張揚爲人走(定)計。而自陷於法。王小二揑造西江月。命殞東流水。⑪天理絲毫不錯。人心枉自安排。當鑒此以爲戒。再聽下會(回)分解。

校記

❶「手」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❷「己」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❸「語」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❹「了」原作「乎」，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❺「兒孫不爭氣」原作「兒能生志氣」，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❻「也」原作「還」，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❼「哩」原作「事」，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❽「恥」原作「名」，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❾「舍」原作「幼」，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❿「人」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加。
⓫「流水」原作「涌中」，據《歡喜寃家》第十三回改。

且說這巧娘嫁了一個丈夫。名喚馬奔山。這奔山年已半百。只因膝下無子。又聽人說巧娘千般美貌。媒人一說。便自允了。即刻擇日過門。置辦酒禮。忙了兩日事完。算了算費用。足有三十餘兩。原來開着香燭紙馬油鹽雜貨。一個店兒。偶然丟了這塊銀子。未免乏了本錢。以致店中有張沒李。看看不像起來。那妻子把衣衫首飾與丈夫添補。不想日用之物高貴。又沒甚大來頭生意。不過一日賣二三百文。止好度日。至於人情交際。冬夏衣服。房錢食用。委實難支。況餘杭雞鵝場上的房屋。極是貴的。過得幾時。又這般不像起來了。一日。與妻子說道。店中只好關門了。巧娘道。貨雖少。還是開着。是個店面。寂然關了。便被人笑話。奔山道。我却有個計議。要用着你。不知你肯否。巧娘道。要我那些使用。奔山

走到廚下。悄悄說道。左邊鄰居有一張二官。爲人極風流。有鈔。今年也廿二歲了。只因做事極乖。人稱他爲乖二官。他父母亡過。自己定了一個妻室。正待完婚。又望門寡了。這幾日在妓家走動。我如今故意拉他閒話。你可在廚後邊眼角傳情。丢❶他幾眼。他是個風流人物。自然動心。得他日逐來調你。待我與他說上。或借十兩半斤。待掙起了家事。還他便了。巧娘道。他既是乖人。未必便肯。奔山說。人是乖的。見了標致婦人。便要渾了。正說間。恰好二官拿着一本書走過。奔山叫道。二叔。是什麼書。借我一看。二官笑嘻嘻着走進店來。放在櫃上。恰是一本劉二姐偷情的山歌。奔山說。這山歌。不是戴巾人看的。乖二道。若論偷情。還是戴巾兒人在行。只見裡面一個十二三歲❷的女使。捧出兩碗茶。二官拿起。正待要吃。只見二娘在廚後露出那副標致臉兒。把二官一看。乖二見了。便如見了珍寶一般。不住的往裡偷瞧。奔山故意只做不知。把

那一本劉二姐。在櫃上翻❸看。二官便放心和二娘調得火滾。只恨走不近身邊。一(二)〔官〕便留心把店中上下一看。道。寶店中這一會竟沒人來買東西。奔山道。也沒貨賣得。有一個會。明年六月方有。是一定的銀子。約有一百兩。❹只是遠水難解近火。可惜這間興處店面沒有貨賣。二官說。正是。這開店面。須得幾百兩銀子放在裡邊。不拘南北雜貨。一應人家用得着的。都放在裡面。便興起來了。奔山說。我諸色在行。正要尋個夥計。二叔。你與我作個中人。想你交遊極富的。尋一個與我。斷❺不有負。乖二說。我自已老大無成。把書本已丢開了。正欲尋生意做。以定終身。但不知可習得貴行麼。奔山一口答道。若二叔肯做這小生意。包你兩年之間。隨你本錢多少。足足一本一利還你。不須求籤買卜的。二官說。既然合夥。少也不像樣。我有三百銀子。和你擇日成文書便了。又將巧娘丢了一眼。道。今且別。明日巳牌奉覆便了。說罷去了。奔

山走進廚下。道。❻嗅得他果好。巧娘道。他方才說明日巳牌奉覆。大約他明早決去問卜。你可到大橋邊。與那幾家占卜的先生。先去說了聲。明日倘有一姓張戴巾的後生。來求卜合伴之事。卦若不好。亦須贊助。說是上好的。倘事成。許他一百文錢。送他便了。奔山道。只有三家。即去相會。便穿了長衣。先在卜卦之處說了。乖二果然次早到大橋❼邊陳家問卜。那先生問了姓名。便心照了。起着一個天風姤卦。原是好的。心中想道。落得賺他一百文錢。道。❽姤者。遇也。爲什麼事。二官道。欲出本錢。與人合夥。不知好否。道。十足。揀也揀不出這般好卦來。財喜兩旺之卦。道。不折本麼。先生道。那裡會折本。還有非常之喜。乖二道。有口舌麼。道。六合卦。主和美如意。爲什麼有口舌。送了卦金。拿了這張卦紙。逕到馬家。恰好巳❾牌光景。奔山一見。道。眞是信人。所事如何。二官道。我卜得一卦。十分大利。特來與兄一議。❿奔山喜道。有幸。有幸。那香茶兒又

出來了。巧娘一閃。比昨日打扮得更俏十分。只那三寸金蓮上那一雙大紅鞋兒。委實可人。二官看了。恨不能一口水呑在肚裡。又道。皇曆上今日宜會親友。可尋一位中人。立了文書。奔山道。你有相知的。請一二位來做證便了。只見巧娘故意放出嬌滴滴聲兒道。既然如此。快些買了物件。好早整酒。二官聽見。一發動火。道。我去把銀子兌好了。拿來便是。逕回家去。且聽下回分解。

卷二終

校記

❶「丟」原作「去」，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❷「歲」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補。

❸「翻」原作「反」，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❹「兩」原作「的」，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❺「斷」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加。

❻「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加。

❼「橋」原作「轎」，據上文及《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❽「落得賺他一百文錢」及「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加。

❾「已」原作「四」，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❿「議」原作「設」，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第七回　同中人交付銀兩　乖小二醉後調情

且說馬奔山買下些物件。巧娘便廚下整治了兩桌酒肴。恰好二官同了一個母舅。叫名韓一楊。乃是縣學中一個秀才。又扯了一個姓朱的朋友。也是同學生員。叫家中一個老僕。捧了一個拜匣。走入店中。小(奔)山道。請入後邊坐罷。到了店後。又有一重門。裡邊有一個坐起。十分潔淨。見了禮。坐下吃茶。那韓一楊道。舍甥年幼無知。全仗足下擡帶。朱朋友道。自古道。搭夥計如夫妻。總要和氣爲主。奔山道。這個自然。韓一楊道。如今把銀子買什麼貨物來賣。奔山道。此間通着臨安於潛昌化新城富陽。缺少一個南貨店。如今這幾縣人家要用。直到杭州官巷口去買。此處若開一店。着實有生意的。朱朋友道。這貨物。店中藏不得

許多。奔山❶指着右邊一間樓房道。這間樓內。儘好放貨。大家一齊到那屋中一看。倒也乾淨。有地板的。正好堆貨。只是後門外是一條溪。恐有小人麼。二官道。待我晚間在此睡管着便了。奔山道。樓上有一張空床在上面。只❷少鋪陳。二官說。我的拿來便是。還得一個人走動方好。我家這老僕。着他來。上門下門。晚上店中睡。可好麼。奔山道。一發好。恐府上沒人。二官道。家中還有一對老夫妻看管。足矣。計議停當。一齊到原所坐下。立定一紙有利均分的文書。大家各各着了花押。把銀子逐封看過。交與奔山收起。奔山把拜匣拿了。遲與巧娘藏了。斟酒遜坐。飲至天晚。各人散訖。張二也要回家。奔山說。如今是夥計了。少不得要穿房入戶。今晚在此見了房下。就把殘看再坐坐兒。不可如此客氣了。張二巴不得他留住。便道。哥哥說得有理。竟復進了內邊。只見巧娘點着一枝紅燭。正將整的晚飯留下。把殘的拿兩碗。與那使女去吃。看見二

人進來。假意退避。奔山道。從今不可避了。出來見了禮。好日日相見。巧娘走出。與二官見過禮。奔山道。從今不可避了。隨把三隻酒盃。三處兒擺去。道。巧娘。你可來同坐了。從此正要一堆兒打火哩。巧娘見說。坐在桌橫頭。奔山拿壺篩酒。吃得兩杯。二官道。我要回了。巧娘道。聞知在側樓上安歇。爲何又要回去。二官道。待有了貨物。方來照管。如今不消來得。巧娘曉得丈夫是個算小的。便道。今日趁❸着好日。就來了罷。免得後來又要費事。奔山見說。道。正是。你打發管家取了鋪蓋來。二官回頭道。把我鋪陳羅帳衣服。且拿來。餘者明日去取。你也今日來罷。管家聽了。即時取來。分付拴好門戶。那人應着一聲❹去了。巧娘與丈夫道。去上了門再來。奔山起身便走。那巧娘雖然是丈夫叫嗅着他。實實的動着眞火了。把二官看上一眼。二官十分有意。倒不敢動手動腳。巧娘道。叔叔。吃乾這一杯。換一杯熱的吃。二官哈乾。巧娘拿起酒壺來篩。二官

道。豈有此理。待我斟方是。見巧娘雪白的手兒。可愛之極。便把他手臂❺捻了二下。巧娘笑了一聲。把酒篩了。道。吃這熱的。二官十分之喜。道。嫂嫂。我心裡火熱。倒是冷些的好。只見奔山上完門。走將進來。二娘早已瞧見。忙忙的走到裡邊去了。奔山道。失陪了。巧娘何不出來。答應道。來了。只見端了幾碗肴饌。放在盤內。奔山又道。就在側樓上吃罷。隨又與二官猜起拳來。這奔山一連輸了七八大杯。竟自醉了。呼呼的睡去。巧娘出來。見了二官。笑了一笑。叫道。上去睡罷。便扶了奔山上樓。一會。下來道。叔叔。你酒又不醉。爲何不吃。二官笑道。待嫂嫂來同吃。方有興趣。巧娘道。我沒工夫。你自家□(快)吃罷。逕走進去。二官那色膽便大了。跑上前一把摟住道。嫂嫂。我十分愛你。沒奈何。救我一救。巧娘亦欲如此。但恐使女張見。即叫道。三女。快煎起茶來。我來取了。二官見他一叫。慌將起來。流水放了。那老僕名叫張仁。也收了盤碗下來。到廚下。見

了巧娘。道。多謝巧娘。巧娘道。你老人家辛苦。多吃一杯方好。張仁道。醉了。樓上床帳完美。好去睡了。巧娘道。叔叔再吃一杯。用飯罷。二官道。多謝嫂嫂。都不用了。逕自上樓。十分得意而睡。張仁也到店中去睡。巧娘收拾完了。方上樓去安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山」下原衍一「道」字，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刪。

❷「只」原作「已」，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❸「趁」原作「起」，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❹「着一聲」三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加。

❺「他手臂」原作「手了擘」，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且說巧娘樓上安寢。心下想着張二。道。此人年紀與我相同。做人有趣。慢慢的要嘗他滋味哩。到了五更。奔山醒了。巧娘也翻一個身。道。你如今有了銀子。着實留心置起貨來。掙得大大的一個人家。待你爲妻的快活幾年。奔山道。就是不去掙。也有三百銀子了。有甚麼不快活。巧娘道。這是別人的。除了本。趁得一百兩。你只得五十兩。難道就是己物了。奔山道。我已計較定了。還要用着你。巧娘道。怎麼還要用我。奔山道。只因你嗅他來的。怎肯放你。❶你如今要依我。先與他調着。只不許到手。待等半年之後。那時先約了我知道。你可和他欲合未合之間。我去撞見。怒將起來。要殺要告。他自然無顏在此。疎疎兒退了。這三百兩豈非己物。巧娘道。你看他兩個中人都是秀才。怎麼把他下這局面。他怎肯

歇了。必然告起狀來。難道好說出此樣話來。勸你還是務本做生意。趁得銀子長久。若這般騙局。恐天不容。你今年五十歲了。積得個兒子。接續宗枝。也是好的。奔山道。只我心上放不下。算來他看上你的。多少得他些。方氣得他過。巧娘道。我倒有個計策。聽不聽由你。原是你叫我嗅他來的。他自然想天鵝肉吃。留他在此。多則三年。少則兩載。其間事兒。也要與他個甜頭兒。那時節尋些事故。不必嚷鬧。待我好好勸他丟開。倒是善開交。又沒官司。又不出這醜名。此爲上計。奔山道。據你說起來。要與他到手了。巧娘道。癡貨。肯不肯由我。你那裡有這般長眼睛。十分不依我說。趁銀子未❷動。打發他去罷。我日後決不把名頭出醜的。奔山道。且慢些。依你也罷。我如今要同他往杭州發貨去哩。天明起來。即時下樓梳洗。同了二官。取着銀子。一逕去買貨物。過得幾日。那果品物件都挑來了。即時擺在店中。十分茂盛起來。奔山只好在門首收着銀

子。二官只好到側樓取着果品。那老兒只好包刮。一日到晚。那得半刻工夫。待到晚間。辛苦人吃了些酒。只好放倒頭竟睡了。這日遂❸賣的銀子。流水兒發買貨物。不上一月。增了許多物件。那巧娘日日打扮得十分俊俏。每每看着二官。二官巴❹不得立住脚步。兩人調調兒。心忙了。不由人做主矣。一日。巧娘見二官忙忙進來取了果子。他故意立在果子樓下。拿一隻紅鞋兒做着。隨道。叔叔。你果忙耶。❺二官看他手做鞋兒。道。嫂嫂。你針忙也。巧娘道。你眞是果忙。我來幫你。二官道。你果有眞心。你來貼我。巧娘笑道。我說的是幫字。二官道。幫與貼一樣。巧娘道。把這話且耐着些兒。二官道。爲何。巧娘道。豈不聞千字文上有一句道。果珍李奈。❻二官道。原來嫂嫂記得千字文。我如今未得工夫。待晚間把千字文顚倒錯亂了。做出個笑話兒來。嫂嫂看看。只聽店中叫道。快些出來。二官連忙取了果子。逕往外邊去了。果然晚上二官把千字文

一想。湊成一篇七言長律的詩兒。大概都是戲謔之辭。寫完。從頭看了一遍。次早見二娘。叫道。嫂嫂。昨日千字文寫完了。嫂嫂請看作笑兒。巧娘接了。到果子樓下看罷。笑道。這個油花。看了倒也其實好笑。只見二官又來取果子。道。嫂嫂看完了。還我罷。巧娘道。沒得還你了。留與哥哥看。說你要盜嫂。二官說。這是遊戲作耍而已。何必當眞。巧娘道。既然如此。且罷。若下次❼再如此。二罪俱罰。二官道。自古罪無重科。若嫂嫂肯見憐。今日便把、❽我得罪一遭兒。如何。正說得熱鬧。外邊又叫。應道。來了。又走了出去。只因正是中元之節。故此店中實實忙的。二官着張仁回家。打點做羹飯。接祖宗。巧娘也在家忙了一日。到晚來。奔山拜祖宗。打點一桌請二官。二官往自己家中去忙了半日。未得便來。奔山與巧娘先吃了。奔山酒又醉了。正要上樓去睡。只聽得扣門響。急忙去開門。見主僕二人來了。道。等你吃酒。原何才來。我等你不得。已偏陪❾了。如

今留一桌請你。二官道。我在家忙了一會。身上汗出。洗了一個浴方來了。奔山道。我上樓正要洗浴。浴完就睡了。不及下來陪你。你自吃一盃兒。得罪了。二官道。請便。只巧娘着三女拿湯上去。又叫張仁管家吃酒。張仁道。我吃了酒來的。已自睡去了。巧娘把中門拴上。道。叔叔請吃。二官道。嫂嫂可同來坐坐。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你」原作「他」，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❷「未」原作「文」，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❸「遂」原作「逐」，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❹「巴」原作「把」，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❺「耶」原作「那」，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❻「果珍李奈」原作「果眞李耐」，據《千字文》及《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❼「次」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❽「把」原作「罷」，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❾「陪」原作「你」，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第九回　小佳人初次雲雨　定賊計一處合歡

且說二官道。嫂嫂可同來坐坐。巧娘說。我未洗浴哩。遥到樓去。須臾下樓。往灶前取火煽茶。二官道。哥哥睡否。巧娘道。已睡熟了。我着三女坐在地下伴他。恐他要茶吃。特下來煎哩。二官想道。今朝正好下手。輕輕的走到廚下。只見巧娘彎着腰兒煽火。他來到桌邊。把燈一口吹滅。巧娘想道。又沒有風。爲何隱了。二官上前一把❶摟住道。恐怕嫂嫂動火。是我吹隱了。巧娘道。我叫將起來。你今番盜嫂了。二官道。滿拚二罪俱發。也說不得了。不期二娘浴過。不穿褲的。二官也是單裙。實是省力。把巧娘推在一張椅兒上。將兩隻小脚擱在身上。用力往裡聳去。巧娘亦不推辭。便道。你當初一見。便有許多❷光景。爲何在此一月。反覺冷淡。是何意思。二官道。心肝。非我冷淡。只因杭州買貨回來。遇見韓母舅。他

道。我聞馬家娘子十分標致。你是後生家。不可不老成。一來本錢在彼。二來性命相關。我姊姊止生你一個人。尚未有後代。不可把千金之軀不保重。因他說了這幾句話。故此敢而不敢。巧娘道。你今晚爲何忘了。二官道。我想人之生死。都是前生注定的。那裡怕得這許多。巧娘騷興發了。把二官抱緊。在下湊將上來。二官十分動火。着實奉承。兩個時辰。二人一齊丟了。巧娘用裙幅拭淨。道。你且出去吃些酒。我拿了茶去。再與你話兒去睡。巧娘將手洗了。拿茶上樓。須臾下來。坐在二官身邊。二官道。哥哥醒來麼。巧娘道。正在陽臺夢哩。二官抱巧娘坐在膝上。去摸他兩乳。又親着嘴兒。道。你這般青年標致。爲何配着這老哥哥。巧娘道。被媒人哄了。實出於無奈。二官又去摸他下邊陰戶。浸浸有水。二官那陽物又昂然起來。巧娘順腿兒湊着。道。怎生得和你常常相會。也不狂(枉)人生一世。我聞丈夫說。人人說你極乖。這些事便不乖了。二官道。

夜間待我想個法兒。與你長會便了。即把巧娘放在一條椿櫈上。兩個人又弄將起來。正在熱鬧間。馬奔山叫道。拿茶來。巧娘應道。我來了。忙推起二官。跑上樓去。將茶遞於丈夫吃了。奔山道。爲何還不來睡。巧娘道。今晚這許多碗盞。俱要洗刷。還未曾完哩。奔山又睡。巧娘悄悄❸下樓。附耳說道。二叔。你快上去睡罷。他已醒了。隨把桌上物件收拾完了。逕上樓去。二官也取燈安寢。十分歡喜。暗想道。這般一個淫婦。眞眞令人死也。便尋思一會。有計了。到次日。店中生意到晚。各自睡了。到了二更時分。二官悄悄起來。下樓。輕輕開了中門。只把外邊大門開了。去取幾樣果品到果樓下傾出。只放空盤在店中。走進來。依先把中門❹拴了。竟上樓。睡在床中。方叫道。店中響亮。想是有人了。張仁快起來。巧娘聽見。吃一驚。推丈夫醒來。道。店內門響。二叔叫着哩。奔山忙穿了單裙。巧娘穿了小衣。點上燈火一看。張仁起來先看。大門是開的。奔山開門

下樓。二官也下樓來。開了中門。到店中一看。二官道。不好了。這幾盤細果。通沒了。巧娘道。還是好哩。若不虧二叔聽見。通搬❺去了。奔山道。這張仁有幾歲年紀。想是耳聾了。巧娘道。得個正經人睡在店中方好。二官把大門拴好。奔山道。明日二叔在此歇罷。巧娘道。內樓也是有賊的。奔山道。我上去歇罷。說畢。大家依先睡了。到次日天晚。奔山叫張仁。擡兩條春櫈。鋪在店後。與二官睡。二官悄悄與巧娘說知。待他到果樓上歇了。你到二更時分。悄悄下樓。開了中門。出來與你相會。巧娘道。這倒不須你說得。❻我早已❼打點在心裡了。各人分處去睡。那奔山拴如(好)中門。竟上果樓去睡。巧(娘)把自己房門關了。脫下衣衫去睡。那裡睏得着。心裡癢了又癢。披件小衣。繫了單裙。悄悄的開門下來。逕至果樓之下。聽得丈夫鼾呼。歡歡喜喜走至中門。去了門拴。捱身走至櫈邊。只見月光透入二叔身上。此物直立。人又睏着的。巧娘看罷。心熱如

火。去了單裙。精赤赤的扒上身去一湊。二官驚醒道。今番你盜叔了。也該叫起來。巧娘笑了笑。在明月之下。雪白的一雙身子。看了十分有興。二官用手摸他那兩乳。眞個是。

軟溫新剝雞頭肉。　膩滑渾如塞上酥。

校記

❶「把」原作「抱」，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❷「多」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加。

❸「悄悄」原作「消消」，據《歡喜冤家》第九回及下文改。

❹「門」原作「開」，據《歡喜冤家》第九回改。

❺「搬」原作「般」，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❻「你説得」三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❼「早已」原作「帛已早」三字，據文義删改。

第十回　二人暗定核桃計　張仁看破巧機關

且說二官一邊摸着兩乳。底下只管抽弄。又道。騷肉。你可曾與哥哥如此快活否。巧娘把頭搖了一搖。把二叔一摟。道。我的陰水已來了。二官停住了。只見巧娘四肢不動。就如那死人一般。二官想道。果弄得他半死了。便輕輕伏在他身上。須臾之間。巧娘叫道。我待死也。二官道。我見你丟了。故不動着。若是弄到如今。眞正死矣。巧娘道。❶怪不得婦人要養漢。若止守一個丈夫。那裡曉得這般美趣。二官道。取裙幅來拭淨。巧娘道。今晚帶了本錢來的。即忙兩邊拭了。二官道。今夜月望。和你穿了衣裙。往天井中一坐。可好麼。巧娘道。❷豈不聞。

世事盡從愁裡過。　人生幾見月當頭。

巧娘隨拿一條小櫈。雙雙坐了。二官道。昨晚那門是我開的。故意把果子藏了。此計方得脫你的身子。你道乖也不乖。巧娘想一想。道。眞乖。二官道。今晚我與你再弄一計。明日換了我在裡邊。連這中門不須開❸得。你道可好麼。巧娘道。若得如此。這是天從人願。有何不好。二官道。我與你到樓下。見景生情便了。巧娘歡喜。與二官從黑暗處走到樓下。又聽上邊鼾聲不絕。二官把溪邊後門開了。拿一個空果籠。丟在溪中。道。嫂嫂。你少停閉了中門。拿這核桃箱裡核桃。傾翻在地。你便上樓閉門而睡。待我叫響。不要起來。憑我們怎嚷。等他上樓敲門取火。你只做才醒模樣。方才開門。自然夜夜安眠矣。巧娘道。又乖。二官道。再弄一弄。如何。巧娘道。今夜太狂了些。且住。你出去罷。巧娘把中門拴上。又去把核桃往地下一傾。那一響好不利害。只聽得丈夫叫道。那裡響。二官在外也叫。那裡響。巧娘上樓。拴好了門。坐在床上。忍不住的笑。奔山走下樓

來。月光照如白晝。看見道。不好了。又有賊了。忙了手脚。走到核桃內。絆倒。核桃又滑。連起了數起。才得起來。叫巧娘。又不應聲。開了中門。二官說。是甚麼響。奔山道。又有賊了。將後門開開了。忙上樓去叫巧娘。把房門着實敲了幾下。巧娘假作睡聲道。來了。隨開了房門。奔山進去道。快取火。不好了。着了賊了。巧娘說。二叔是精明的。他在外邊歇。爲何又被盜。奔山道。是後門來的。拿了燈火一齊去看。二官道。不知偷了多少去了。往後門外一看。道。一個果子箱還在溪裡。奔山道。苦也苦死。怎麼好。巧娘道。如此偷將起來。不須幾時。把這些本錢都偷完了。看你兩夥計怎麼開交。奔山急了道。罷。店後。我們兩個老人睡着。看還被盜。我召二叔仍舊上樓睡。巧娘道。果然有理。去把後門關上。大家收拾起核桃。張仁道。是個蠢賊。這核桃是響的。偷了豈不響。二官道。還虧他響。不響都挑去了。奔山叫。巧娘你上樓去。二叔拴了中門。我往外邊去睡了。二官

把中門拴上。走到巧娘身邊道。好計麼。巧娘道。我就來了。把燈放在樓上。把房門故意關得十分響了一聲。穩丈夫的心。輕輕的就大開了。悄悄的走將下來。二官一見便道。我和你樓上去睡。兩個即時上去。脫下衣裙。竟上了床。摟着笑道。想開門養賊。只當作把戲一般。把那陽物湊着花心。提來提去。巧娘笑道。夜夜摟着你睡。心願足矣。二官道。若只摟着睡。心願還未足哩。巧娘把他身子摘了一把。罵道。賊精。二官道。方才你偷核桃。不是賊妻麼。巧娘又摘了一把。二官道。我這身子將急要出。巧娘道。忘了一件要緊的東西。二官道。席下有草紙。巧娘道。那是你的本錢。二官罵道。騷肉。虧你這般騷。那老頭兒與你怎生發作。巧娘道。他也不是如此。我向來也不是這般。二官道。正是。

說話說與知音。　有飯贈與飢人。
寶劍賣於烈士。　紅粉送與佳人。

巧娘說。不是這般說。正是。

佳人有意郎君俏。　紅粉無情浪子村。

兩下裡相愛相憐。那些光景是自然而然的了。去把二叔那物一摸。已是鎗一般挺着。巧娘道。讓我來做個倒澆蠟燭。二官道。你今日太狂了。明日罷。巧娘笑了一笑。便又幹將起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道」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❷「道」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❸「開」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且說二人弄至五鼓方歇。〈直〉從此夜夜不空。已到次年五月。巧娘產下一個孩兒。恰與二叔面貌相似。奔山道。去年我與你此事稀少。算來十個月之前。正是七月內了。我並不曾與你下種。此是你與他生的。我一些不管。巧娘說。獃東西。有了千金家私。只少個兒子。拿了一千金子。❶也不肯鑽在你肚裡。別人吃辛❷吃苦。你現成做個父親。好不便宜。還要分淸理白。自(只)怕你要養這孩兒。今世裡不能彀了。奔山道。我便做了個召屁大老也罷。只是爲這娃子身上使費。我決不管的。巧娘道。不須你費心。只因奔山算小。所以不能掌着千金家私。又過了幾時。那孩兒已長成二歲了。奔山因二官生了這個兒子。逐日與巧娘相吵。要趕二官出去。從分娩時。仍在妻子房中來歇。並不許巧娘與他一會。

恰好又是中元節了。這晚馬奔山鄰舍家招他飲酒。巧娘方得與二叔一會。道。我有心事。一向不好和你說得。今晚和你說明了罷。馬奔山是我花燭夫妻。二叔是我兒女夫妻。向日未合之時。原是他着我嗅你來的。後來合了夥計。他竟不許我和你到手。待半年之後。便要與你分開。是我捨不得你。直至如今。已是兩個年頭。也被你弄得生了兒子。如今日夜吵我。只要與你分開。你意下如何。二官道。實是捨你不得。巧娘道。我有一計。久蓄於心。在(我)丈夫竟要你出去。賴你的本錢。他說待他去了。我自在前店中去歇。叫我管着貨樓。三女大了。管住內樓。思量日久了。我想你與我相好一場。豈能如此。我日常間藏得五六十兩銀子在此。不若你將這銀子暗地拿回。待我在樓上晒時。你夜間來取些貨物。那裡查帳。便在自己門首開了店面。張仁幫你做着生意。我這邊家事。都是你兒子的。你意下如何。二官道。此恩難報。只是一件。後門頻❸

來取貨時。肯與我相會否。巧娘道。這件事倒是煩難。二官道。爲何。巧娘道。他是癡東西。把此物寫封皮來封了去睡的。二官聽了說這番話。倒快活起來。又想道。且慢。待我明日往陳家卜一卜來。看還是如何。巧娘笑道。那卜卦也是假的。你去了。晚上便來與你一床睡得。若在此。再不能夠了。正說話間。只聽奔山回來。張仁開門。這奔山已吃醉了。口裡亂罵一番。總是要打發二叔主僕出門的念頭。巧娘並不理他。逕自上樓。奔山便罵個不住。直到半夜。罵得酒醒。方才住口。上的樓來。巧娘一聽消了氣了。迺道。你也不須罵了。二叔明日都要去了。他說。趁了千金在店內。除起三百兩本錢。把利對分。還有三百五十兩。共六百五十兩。分開了就行。決不多要你的。也不怕你少他的。他是這般教我對你說。奔山聽了。想一會道。一千金。誰人見的。巧娘道。我也曾說過。他道。現銀子有四百兩在此。其貨物兩下應得對分。奔山道。他主僕吃了我兩年多。

難道不是銀子。巧娘道。我也說過了。他道。你與三女也是兩口。對過了。只是我還是他養着哩。奔山道。既如此。明日等他算了一千兩把了我。其餘的都付於他便了。巧娘說。你騙他。原說上年六月❹內有一百兩會銀。要作本錢的。竟不見付出來。每年出去會銀。又不上賬。且當初原是一間小店。如今有了許多。便忘了。他說若不還我。叫娘舅告狀。卜課的不知又與他說了許多話哩。馬奔山聽見說了這番言語。想道。看不出這粉嫩嫩的小官。倒說出這般硬話來。叫道。巧娘。據你的主意。怎生發付他。巧娘道。竟還他一百兩銀子。二百兩貨物。便安穩了。省得把銀子用在衙門裡。仍要還他本利。人又說不是好人。依我說的。聽也由你。不聽也由你。奔山說。白白的把他瞰了兩年。巧娘道。他養的兒子在此與你了。奔山閉口無言。道。憑你罷。次早。二娘抽身見了二叔。道。你自坐在家中。少停去請你便了。奔山下樓道。二叔在那裡。巧娘道。娘舅來尋

他說話。不知那裡去了。昨日說的。做一個東道。原請了兩個中人。來得明。去得明。你說不然該奉些利錢。因被賊盜了幾次。食用又重。且貨物皆是發來的。客項尚未曾還。當日蒙他一點美情。若明日倘還了客人。沒了本錢。又說我不忠厚。只可我去折本。不可帶累他。倘是依我說。自然罷了。家中還有那千金。豈不爲妙。奔山一一依了。即忙收拾酒餚。下回分解。

校記

❶「子」原作「字」，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❷「辛」原作「亲」，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❸「頻」原作「頭」，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❹「月」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且說奔山請衆人。兌了一百兩銀子。將貨物開賬。共成三百兩。將妻子教他的話。陳了一遍。各人歡喜。二官還了合同。便叫脚夫把果品物件。一一發去。張仁上樓收了鋪陳。作別了出門。二官又進內謝了巧娘。又傳個情兒。取了銀子。各自散了。這晚奔山自己上門。晚上在店中去睡。巧娘着三女取了鋪席。抱着孩子。上了側樓。三女拴上中門。也上樓去了。那二官後門。正與巧娘後門。是一條溪邊住的。二官心內又癢起來。不如❶今晚就在外樓歇了麼。隨走到後邊。只聽得娃子哭聲。二官正要敲門。又想道。倘與丈夫同睏於此。怎麼好。須臾只見樓窗口一柄扇兒搖動。二官擡頭一看。正是功(巧)娘。即隨下來開門。進內拴好了門。上樓雙雙坐定。道。虧你做得妥當的緊。明日我就開了店。免得別人恥

笑。巧娘道。要貨用。你來取。思有這一點骨血。兩下都是親的。我也並不偏曲。爲着那一個。❷銀子已在此❸間。去時不可忘了。二官道。多感娘子美情。不知後來怎生報你。說罷。便去求歡。巧娘道。你且慢之。怕招了這上面的封皮。二官只當是眞。隨分開巧娘兩腿兒。低下頭去。往陰戶上仔細一看。却是一朶荷花。二官道。奇怪。這是爲何。巧娘笑道。還有藕在下面。好把你來掘。二官笑曰。好個騷肉。你却要得我快活。今年從燈夜裡與你偷兩次。以後防閒❹得緊。再也沒得如此。我這心內無日不思。無夜不想。猶如一月三秋。巧娘道。我亦與你一般。如今方能天長地久了。只恐你娶了妻子。反將我放在九霄以外了。二官道。娘子你不知道我的心事。我從今再不娶妻子的了。有二句古詩。我只改一字。正切着題目。且念與娘子聽來。即念道。

有子萬事足。　無妻一身輕。

巧娘聽了。喜不自勝。二人去了衣裙。二官把巧娘摟着親嘴。霎時間撥動了雲情雨〔意〕扒上身去。聳將起來。❺巧娘見月光從樓窗照他二人身上。不覺騷興大發。把二官緊緊抱住道。我的乖乖。你把我弄的實在快活。且住。你將這枕頭兒墊在我這身子底下。往裡邊頂頂。還覺好哩。二官聽見。隨與他墊將起來。二番揷入。直射花心。連根也不留。二人嗳嗳喲喲。不多光景。❻力盡精洩。雙雙摟住。睡至天明。二官起身道。娘子且睡。我待去了。來到家中。流水的把店面開張起來。倒又齊整。那主顧見了二官。❼一齊走來買東買西。其門如市。那奔山坐在門首。本來賣的。又恨鬼也沒個上門。鄰舍們道。還是張二叔的福大。你的主顧都往他那裡買了。那奔山見人笑他。便氣苦起來。又兼着了些寒熱。登時患了一症。醫又不效。不到七日。一命嗚呼了。巧娘一時沒了主意。又是二叔過來與他料理。一毫也不費他力。過了七日。便與殯葬了。二官一

心要娶巧娘爲妻。即時央出幾個老成的鄰舍。與他兩下說合親事。那媒人勸二娘道。不如早嫁了他。得個人照管。守他也沒幹。巧娘道。恐被人議論。鄰舍說。明公正氣的。沒人敢說。若是私房做事。倒不見妙。巧娘便將機就計道。一憑尊長們便了。二官登時下了財禮。叫了一乘轎子接了過門。兩人拜了天地。請了親友。次日。把兩間店裡物件歸併了一處。倒做了長久夫妻。奔山初然把妻子下了一個美人局。指望騙他這三百兩本錢。誰知道連個妻子都送與他。正是。

一心貪看中秋月。　失却盤中照乘珠。

張二乖合夥生理。不惟本利全收。又騙了一個乖老婆。生下一個乖兒子。做了偕老夫妻。可惜馬奔山。忙了一世。竟作溝中之瘠。所謂賠了婦人又折兵。悲夫。

上接巧緣浪史　卷四終

校記

❶「如」原作「知」，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❷「一個」原作「幾項」，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❸「此」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❹「閒」原作「閉」，據《歡喜寃家》第九回改。

❺「來」下原衍一「來」字，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刪。

❻「光景」二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加。

❼「官」下原衍一「門」字，據《歡喜寃家》第九回刪。

思無邪滙寶 拾貳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百花野史」

清・一笑主人 編

《百花野史》 出版說明

《百花野史》故事梗概如下：

（續上部：明通寺僧了然，戀妓李秀英，與之往來，蕩盡資財，一日了然得錢）命徒弟梵空送銀五兩約秀英，適有百戶陳龍上京襲職，回路經柳州，聞秀英名，遣小使約秀英至客店。秀英另有客，近晚方赴約。轎經明通寺，先訪了然，與通，又告以陳百戶約事。時轎已打發，了然偕秀英至客店外，爭執中殺秀英而逃。事發，地方告府主白公。官以爲陳龍所殺，捕入獄。兩月後，白公女婿張吉出巡柳州，再審陳百戶。張巡撫夜夢壁間有「一目了然，何苦相思」八字。適有同年王進士往明通寺了然處，往訪時見其壁上有「但願生從極樂國，免敎今世苦相思」題字，因傳訊了然。了然不招。張巡撫釋了然，令妓雲奴扮秀英，夜捉了然索命。了然自招作案，判死。釋陳龍。

府主白公因年過半百無子，辭職回鄉，雖娶六美妾仍無嗣。夫人勸其養姪白雲爲繼子，聘優等生員侯山爲師。一日，白公往遊西湖，侯山在家，偶見其六妾，愛第六妾新姨艷麗小脚。知其能文，乃作聯由白雲送往調之，爲新姨所拒。三妾蘇姨楚楚聞知，擬借種生子，令婢春香借新姨名送物於侯山。侯山先通春香，又通楚楚。楚楚爲固侯山之心，又盜新姨鞋及房中物贈之。過年時侯山因白家有事留館，托鄰居同年史江帶錢回家。史江於侯山書房中盜新姨鞋，又於侯山酒後套出其偷情消息。因怨侯山禮數不週，乃剋扣其托回家之銀兩，又寄鞋白公。事發，

時蘇姨已生子病危，乃訊春香得實情。楚楚病死，侯山亦被解聘回家，亦終病而死。其魂與楚楚魂同往勾史江魂至李王殿下聽審。李王判去史江目，使成瞎子，放回陽世。又判楚楚及侯山轉生爲貓狗報江家。後新姨生子，白公婿張巡撫回家祭祖，一門喜慶。

* * *

《百花野史》又稱《百花魁》，四卷十二回，一笑主人編，初醒齋藏版。一笑主人無考。此書現有孤刻本，存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扉頁中欄大字「百花野史」，右欄上方小字「一笑主人題」，左欄下方小字「初醒齋藏板」。次敍，署「雲峰題」。次「新編百花野史卷一目錄」，計十二回目錄，不分卷，「卷一」兩字爲衍文。正文首葉首行作「新編百花魁卷一」，次回目，各卷首行皆有「新編百花魁」五字及卷次。正文四週粗欄，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版心單魚尾，上作「百花魁」，下卷次、葉次。刊刻皆差，別字、錯字及漫漶處甚多。因絕大部分採自《歡喜冤家》，故可據以作校。

此書開頭即謂「話說上部言的是：了然和尙命徒弟梵空，帶着五兩銀子，去接吳秀英前來作樂」云云，可知此書爲下部。了然故事，見公案小說及通俗類書，《僧尼孽海》亦有此則，《歡喜冤家》演成第十四回〈一宵緣約赴兩情人〉。《百花野史》此部分文字，乃抄自《歡喜冤家》，連人名都沒改變。後半部侯山和楚楚等故事，抄自《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孔良宗負義薄東翁〉。爲了連結兩個不同的故事，《百花野史》謂了然故事中的白公辭官，使代替〈孔良宗負義薄東翁〉的東翁江五常，繼子江文改爲白雲，孔良宗改稱侯山，于時改稱史江，此外其他各人，都用在《歡喜冤家》中的舊名。結尾則簡化成女婿返鄉祭祖，而非原來的白公再次爲官。《百花野史》

除了為聯繫兩則故事，作必要的修訂外，極少改動文字，且幾乎沒有增添，只有大量的刪節。比較其他改編自《歡喜冤家》的小說，改動最少，文字最接近。連此書署雲峰題的敍，還是節抄自《歡喜冤家》第十八回的回末總評。在我們見到改編自《歡喜冤家》的小說中，這大概是最近原書的一種了。

此書據本叢書《歡喜冤家》相關部分作校，詳見各回校記。原書無句讀，編者亦參考《歡喜冤家》予以標示。至於原書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驚」作「京」，「裝」作「粧」，「待」作「代」，「睏」作「困」，「銀」作「鵬」，「晨」作「辰」，「漢」作「汗」，「雌」作「鴜」，「乾」作「干」，「倒」或作「到」，「裡」或作「里」，「梅」或作「枚」，「隻」或作「支」，「錢」或作「小」，「清」或作「青」；與「扮」、「拌」不分，「侯」、「候」不分，「逕」、「竟」不分，「了」、「丁」不分，「爬」、「趴」不分，「密」、「蜜」不分，「沾」、「沽」不分，「拆」、「折」不分，「靜」、「淨」不分，「肴」、「有」不分，「己」、「巳」不分，「訴」、「訢」不分，「迴」、「回」不分，「槍」、「搶」不分，「愈」、「逾」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師父」作「師付」，「功課」作「工課」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一哭主人題 [illegible]

[illegible]

百花野史

[illegible]

初醒齋藏板

初醒齋刊本百花野史扉頁

敘

叙天初易爲佞人下愚
立天下淫易妙人淫笑妙色
然敗人德行損已喪命者矣
莫如色奈世人見色迷心
日逐貪淫而不知警欲勸諭
遵論墨神天貫羞[illegible]好

初醒齋刊本百花野史敍

[illegible]者狀者[illegible]毒之禍
何可道哉古云萬惡淫為首
百行孝為先觀者宜以為鑑
焉勿以稗[illegible]也
丁[illegible]年[illegible]
一峰雲[illegible]
餘[illegible]時[illegible]題

初醒齋刊本百花野史敘

新編百花野史卷一

第一回　陳前寄居接姪嫂

詩　不是冤家不聚頭　冤家相聚几時休

曰　早知死後无情義　索把生前恩愛勾

話說上郎官的是了然和尚命徒弟梵空帶領了兩良子去接吴秀英倫來作樂這秀英接了良子家中道你回去拜上師父我還有几日完則另一往夜去相會不須再來相接梵空回來了然了然次日夜

敍

且天下最易動人者。莫如色。然敗人德行。損己福命者。亦莫如色。奈世人見色迷心。日逐貪淫。而不知省。孰知禍淫福善。神天其鑒。若彼奸淫無狀者。其敗亡慘毒之禍。又❶何可道哉。古云。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觀者宜自警焉。

雲峰題

校記

❶「又」字原缺，據《歡喜寃家》第十八回總評補。

新編百花野史❶目錄

校記

❶ 書名下原衍「卷一」二字，今刪。

❷ 「老侯」原作「侯生」，據正文回目改。

新編百花魁卷一

第一回　陳龍客店接艷妓

詩曰

不是寃家不聚頭。　寃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索把生前恩愛囚。

話說上部言的是。了然和尚命徒弟梵空。帶着五兩銀子。去接吳秀英前來作樂。這秀英接了銀子。歡喜道。你回去拜上師父。我還有幾日官身。看一空兒。便去相會。不須再來相接。梵空回覆了然。了然歡喜。每日盼望。過了兩日。有一個陳百戶上京應襲。回來路經柳州。下了客店。聞得秀英之名。隨着小使取了二兩銀子。送到秀英家。約她相見。鴇兒接了道。有客在此整東。一時不得脫身。晚上到貴寓便了。小使回去。不提。

且說那秀英上轎。一路上想道。此去正往明通寺所過。不若先會了然。免他懸念。再到客店。亦不爲遲。忙與轎夫說了。竟到了然房內。了然一見。滿面堆歡。引進靜軒。着梵空打發轎夫。列下酒餚。二人對飲。了然敍述別後想思之苦。秀英這心上只爲還要往陳百戶處去過宿。無意留連。忙催了然如此。了然叫他脫衣就寢。秀英只和他帶衣而行。了然見他說出其事。心下大不快悅。只得草草完事。秀英起身告辭。了然料亦難留。醋意起來。心中忿忿。送出房來喚轎。梵空道。想他在此宿的。打發他們去了。秀英道。那客店雖在西市中街。一路獨行不便。此時黄昏。料少人行。煩你送我到彼方好。了然只得勉強送着。路上問道。小娘子記得舊年初遇。叫我和尚心肝否。秀英道。有錢時。和尚便是心肝。你無了錢。心肝便不對和尚了。了然大怒道。我爲你半年光景。費盡千金。你爲何一旦說出這般絕義話來。秀英道。師父莫說我情薄。你出家人嫖我。

自然要倍用些的。了然道。今送你五兩銀子。難道就如此消受了不成。秀英道。我與你還是舊交。念你意思。若是別個和尚。不來。怕你取討不成。了然大怒。手取石塊。照頂門一壓。打得嗚呼哀哉死了。恰好在陳百戶客店門首。了然見他死了。慌忙走回寺中。連梵空也不與說知。天明。驚動地方。說與鴇兒。具狀赴告府主。這府主就是白公。白老爺初任來在柳州。即差人將百戶陳龍店主呂小二。一齊拿到。白公問百戶道。你爲朝廷命❶臣。飲酒宿娼。律有所禁。何故如此行凶。將人打死。陳龍道。委果接他是實。並不曾到店中來。不知何人打死在門首。鴇兒道。你着小使送二兩銀子來接他。並無別人相約。不到店中。還是何處去來。白公又問陳龍道。現在屍首在你店外。怎說沒去。陳龍道。他還是步來的。轎來的。鴇兒道。雇轎擡來的。百戶道。既轎來。店中豈無人見。求太爺問店主便知。呂小二上前稟道。客店裡人甚多。並無一人見有轎來。白公

問鴇兒道。那轎夫可認得的麽。鴇兒道。是過路的。其實不知姓名。白公疑心。把百戸責了二十板收監。過了兩月。適逢女婿張吉出巡柳州。翁婿提起這件公案來審。不期張巡按瞌睡起來。分付帶起。便退私衙安歇。睡至三❷更。得一夢。到一寺中。見上貼着八個字。

一目了然。　何苦相思。

校記

❶「命」下原衍一「命」字，據《歡喜冤家》第十四回刪。

❷「三」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四回加。

第二回　雲奴巧扮寃魂計

詩曰

每日貪杯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❶常被胭脂染。　直掇（裰）時聞花粉香。

張巡按猛然醒來。恰是一夢。想道。昨日正問陳百戶這件疑獄。瞌睡起來。爲何做此一夢。道。一目了然。何苦想思。明明是實情了。次日。將陳百戶擬成死罪。巡歷事情已畢。將要發牌。外府有一個同年王進士來拜。相見敍禮已畢。忙問寓所。云。暫住明通寺了然房內。張院聽了了然二字。心下懷疑起來。同年别去。隨自坐轎往明通寺❷拜見。就置酒於寺中。張院閒步西廊。見壁上題着兩行字。

但願生從極樂國。　免教今世苦相思。

看見吃了一驚。心下想道。僧名了然。莫非吳秀英就是他打死的。隨與王同年分賓主坐下。了然進茶。張院問道。和尚什麽名字。王進士道。正是了然。素有戒行。吟得好詩。張院道。西廊壁上之詩。可是你做的麽。了然叩頭。叫聲。不敢。張院假意道。原來是個詩僧。倒失敬了。明日却請敝衙一談。了然道。不敢。門子過來稟道。酒席已完。請二位老爺赴席。張院同王進士走上大殿入席。殿下演起戲文。直至天晚。酒席方散。張院作別回衙。次日。王進士着人將謝酒帖送到。這張院道。你家老爺幾時起程。家人回道。明日准行。張院想道。今日若拿了然。王年兄必要講分上。且待他去後拿他。次日。面送王進士下船。回到衙中。立刻差人將了然拿到。跪在堂下。張院問道。那吳秀英在此告你。了然慌道。小僧不曉得什麽吳秀英。張院道。不用刑法。料你不招。左右。快快與我夾將起來。兩邊應了一聲。了然去了鞋襪。夾將起來。了然殺豬的一般叫道。爺爺。屈

情。沒有此事。張院見他不招。又敲上一百。抵死相賴。張院道。且帶往縣中監候。過日再審。退入私衙。想道。莫非屈了他。那一目❸了然。何苦相思八個字。明明是眞。況後又遇這一聯。已無疑了。怎生抵死不招。想了半夜方睡。過了兩日。那小徒弟梵空寫了一紙保狀。來保了然。張院想了一會。道。如此如此。便知分曉。便道。梵空。本不該准你保狀。看你僧人是三❹寶分上。准了你保。明早問去取。今日你可先回。梵空叩頭道。願爺爺萬代公侯。去了。張院隨着健步。去喚老鴇兒來。到堂上跪下。張院屏❺退左右。喚鴇兒跪在前面。道。你可想院中妓女有似那秀英模樣的麼。鴇兒稟道。有一個雲奴。與女兒面貌身體一般無二。張院道。今晚可令他扮做秀英寃魂。伏於明通寺外。待了然走過。一把扯住。叫道。了然還我命來。看他回何言語。他若有吐露。我着人登時拿了。人命事在小心。不可洩漏。鴇兒叩頭道。不敢有違。出了衙門。逕到家下。與雲奴說

出此事。如此如此。雲奴領意。裝扮停當。只等天晚。做弄狗秃。且說張院見天晚了。差人到縣中牢裡。取出了然。發押到寺。又與差人說明雲奴之事。果是。即可帶來回話。差人領命。出了衙門。到得縣前。黃昏時候。直進縣衙。說知要取了然。知縣叫提牢吏。分付登時把了然取出。交付與院差。了然道。公差阿爹。不知老爺此時取我何事。差人道。你徒弟梵空。到院遞了保狀。老爺憐你是佛門弟子。故此准了。特着我二人押你到寺。差使酒飯。一些未有。還是怎的。了然道。二位一到敝寺。自然奉謝的。差人道。將二更了。快走。我們肚中飢了。天上雖然有月。又是雲籠的。又有數里之遠。一邊說話。正走到陳百戶門首。了然心下膽寒。又走上幾步。只見照頭一個沙泥撒來。了然吃一大驚。兩差人故意道。不好了。這沙泥是鬼撒的。怎生是好。又聽得鬼哭之聲漸近。❻三個人慌將起來。了然道。不如回到店中歇了。明早到敝寺去罷。差人正待回言。只見黑

暗裡一個披髮婦人。一把扯住了然。罵道。好狠心禿子。我秀英有何負你。你把我打死。我在閻王面前。告准了。如今快快同我去見陰司大王。了然心寒。唬得連聲也做不出。兩公人假作害怕的形狀。俱已前後避開。須臾。了然叫道。姐姐。實是我負你的。你若捨慈悲。我回寺做道場超度你。雲奴道。料你這毒禿沒甚致誠道場。只是我同你去。下〈聽〉回分曉。

校記

❶「娑」原作「娑」，據《歡喜寃家》第十一回改。

❷「寺」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四回加。

❸「目」原作「日」，據上文及《歡喜寃家》第十四回改。

❹「三」原作「二」，據《歡喜寃家》第十四回改。

❺「屏」原作「并」，據《歡喜寃家》第十四回改。

❻「近」原作「過」，據《歡喜寃家》第十四回改。

話說了然又道。姐姐。我與你情亦不淺。豈無一念之思。雲奴道。我有什麼不好。便把我打死。了然道。那時只因你要到陳百戶家處宿。一時吃醋起來。打得一下。誰想你就死了。此時院差鴇兒人等。俱聽見說出情由。便上前一把扭住。取鐵鎖鎖了。依先捉到察院門首而來。恰正天明。少刻張院升堂。一起人把了然帶進。把那雲奴對答言語。一一說了。張院大怒道。有這等一個狠禿。一面差人到縣。取出陳百戶到來審問。張院又問了然有何話說。了然低頭無語。畫了供招。上了長枷。把鴇兒陳龍逐❶出。賞雲奴一兩銀子。把了然打了四十板。收監伺候。張院連夜寫本申奏。過了幾日。票擬到部。將了然定決。待到秋後。把了然盡法。那法場上看的人。口裡念着。

謾説僧家快樂。僧家實是強梁。❷披緇削髮乍❸光光。裝出恁般模樣。上禿牽連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才是兩頭和尚。

事了之後。府主白公到院去見張巡按。道。若非賢婿此(如)此才高識廣。怎得如此神斷。老夫年過半百。尚無子息。意欲回家。望賢婿刻下啓奏。張按院即時應允。這且不表。單說後日白公歸家。他那求兒子的心勝。一連娶了六個美妾。越❹着緊。越沒影響了。大夫人道。你年過半百。也算是老年的人矣。看起這般光景。那子息決無望的了。還須查同房。該應繼立的嗣子一個。免得一有差池。使這萬貫家財。被人搶去。又無後代。悔之晚矣。白公道。夫人之言有理。隨將胞弟次子白雲。擇日請親。承繼過來。這白雲方得九歲。正要緊讀書之時。遂將要請先生一事。對親友說知。一日。親友就薦一位四等的生員。姓侯名山。不像本處人

氏。白公見了却也沈靜。便自請下了。這日白公好生悶倦。要到西湖遊玩。因便耍耍回來。帶了幾個家人。別了妻妾。又到書房別了先生。一逕而去。這些家人媳婦。與小使丫頭。一見主人出門。一似開籠放鳥得光。都往門樓下頑耍去了。連書房中茶也沒個人送去。夫人着伏侍揚州姨娘的使女素梅。將茶送到書房中來。先生看道。有勞姐姐送來。小生有罪了。素梅把茶放下。逕自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裡邊一路兒歡笑出來。皆往前廳去了。先生問白雲道。是什麼人這般歡喜。白雲立起身來。往外去看。多時也不進來了。先生見白雲不來。要去喚他。走出書房。往廳後張看。只見六個美人。生得。

媚若吳宮西子。美若塞北王嬙。雲英借杵搗玄霜。疑是飛瓊偷降。肥似楊妃豐盈。瘦憐飛燕輕颺。❺群仙何時謫遐方。金谷石園遺像。

先生雖年年坐館。各處鄉紳人家處處過。自不曾見有一家六個國色天姿。這等嬌艷。人人美貌。看了裙邊之下。弓鞋各有長短。小大不同。只得一個穿玄色縐紗衫襖的美人。那一雙小脚實是小巧。令人愛極。正在張望間。只見❻門公報道。許相公來望大夫人。那六個美人聽見。轉身往內一跑。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逐」原作「隨」，據《歡喜冤家》第十四回改。

❷「梁」原作「量」，據《歡喜冤家》第十四回改。

❸「乍」原作「作」，據《歡喜冤家》第十四回改。

❹「越」原作「曰」，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下同。

❺「飛燕輕颺」原作「輕燕飛颺」，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❻「只見」原作「崔夫」，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新編百花魁卷二

第四回　老侯門檻惹衆笑

且說六個美人轉身。往後宅跑去。先生恐怕失了體面。慌了手脚。急回身走。忘記後軒門檻。一交絆倒。回個四撲着地。衆美人見了。忍不住掩口而笑。有一七個字詞兒。

說價千金難買。能開兩道愁眉。或時扯破口唇皮。一會歡天喜地。　見者閧堂絶倒。佳人捧腹揉臍。兒童拍手樂嘻嘻。老小一團和氣。

先生跌倒。一時不能爬起。白雲來扶。那衆美人都掩着口兒進去了。先生歸房坐下。與白雲曰。因你去久不來。我去叫你。不期女卷(眷)進去。急欲迴避。忘了門檻。一絆跌倒。被這些女客笑了。白雲道。是許家表

兄來望家母。這些姨娘們躲避。走得快了。倒把❶先生累了一跌。先生說。這一跌。倒也是個及第。先生且問你。那穿玄色紗襖。小小脚兒的。是第幾個姨娘。白雲曰。這是前年❷到揚州娶的新姨娘。姓李。她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女工裁剪。❸件件會的。我父母都喜歡他的。把內庫❹金銀皆托他掌管。方才送茶來的素梅。便是新姨娘的使女。先生道。天雖未晚。我因跌了。不奈久坐。對課進去罷。出對曰。

南國佳人。膩玉容顏眞可愛。

白雲久對不就。先生說。你方才說。新姨娘聰明得緊。何不拿去央他對看。白雲起身便走。先生曰。此課只好與新姨娘一人知道。若叫別人曉得。說你資質不好。父母便不喜了。白雲說。不須分付。逕到新姨娘房裡。取出課來。要她對就。新姨娘看了笑道。這跌不殺的麥粞色。還要油嘴。便寫道。

西齋學究。謙恭着地假斯文。

白雲拿了來。先生一看笑道。他來譏誚我跌了。倒也是個作手。只是我不該挑他。他也不該誚我。不免再改一對與他。看他怎麼。

東牆秀士。偷香手段最高強。

寫罷。對白雲道。新姨娘取笑於我。你拿進去與他看。可改得好麼。白雲拿了進來。新姨娘看了道。這東西可惡。且留在此。要他一要。叫。公子。你回他說。此課對得好。留與老爺回來請教。白雲來書房。直道其實。先生慌了。若眞與東翁看了。成何體面便了。着白雲進去討了出來。新姨娘故意不與。叫小使送夜飯出來。他那裡還吃得下去。長吁短嘆。直至夜深。一些不用。小使依先收了進去。新姨娘看了。笑道。我原作要。他却認眞。食不下咽了。明早着素梅還他便了。次早起來。把前對批在後面道。

恁般膽小。不算高強。

即着素梅拿了還他。這素梅口極尖的。見了先生。道。昨晚不用酒飯。想是爲偷香手段。東牆高。跌壞了。我再三與新姨娘說了。拿來還你。把什麼來謝我。老侯見了對聯。如得了性命一般。道。好姐姐。我明日投在你腹中。生個梅子補報你。素梅曉得取笑他。順口便回道。這等是個酸胎養的。還是酸子。便笑着進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把」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❷「年」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❸「剪」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❹「庫」原作「褲」，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且說素梅笑着進去。老侯正要把那對的字紙來扯壞。只見後邊批了二句。看道。恁般❶膽小。不算高強。他又一時胡想起來。正是。

一時造下風流孽。　千古傳揚輕薄名。

老侯道。他批此八字。明說我膽小。做事不來。教我放膽大些。我如今不免吟幾句情詩❷送去。他若是有意。必有回詩。倘又似留下對聯的光景。我有他親筆批語在此。怕他怎的。把白雲早間功課完了。隨取筆寫曰。

風流雅致卓文君。　借此權爲司馬琴。
今世有緣前世種。　忍教咫尺不相親。

又曰。

藍田雙玉已栽根。才得相逢便記心。
海內易求無價寶。世間難得有情人。

寫完。封好。下午素梅又送茶來。先生道。梅姐。今日又有一對。煩姐姐送與新姨一對。素梅道。明日不要又急了。先生道。我如今有了新姨年庚在此。是一宗姻緣公❸案。還有什麼急。素梅忙問。什麼年庚。先生笑道。這❹批的八字。豈不是年庚。素梅只得拿進去。新姨拆開。道。這先生漸漸無禮了。此番必留下與老爺看了。趕他回去。素梅道。他說不怕。有新姨批的八字。當做年庚。若與老爺看。恐惹是非。不要理他便了。且說白公第三個妾。姓王。因他是蘇州人。叫他蘇姨。脚兒大於❺新姨。然而容貌。各有許多媚處。他小名楚楚。也是個粗通文墨的女子。他與新姨分外相好。這時恰好到新姨房裡來。見了桌上詩兒。新姨便把昨日的對。說其原故。他今日又將此詩來輕薄。本要說與主翁。只因批了八個字

兒。恐惹猜疑。只索置之不理。便宜了他。楚楚道。昨日偷覷我們。失了一跌。已不成先生體格。今又如此。是一個浪子了。新姨把火將詩焚了。蘇姑歸房想道。我家主翁有十萬家私。只少一個兒子。我如今移花接木。把些情兒結了書生一點私心。到了田地。黑暗裡認做新姨。倘度得一個種兒。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了。不宜錯過機會。正是。

慷他人之慨。　風自己之流。

楚楚即時揀了一盒兒沈香速❻香。着使女春香。悄悄拿了。道是新姨着我送上先生。多多致意。素梅口快。以後有話。不拘❼大小。一概❽勿與他言。待我出來傳言方可。春香來到書房。恰好白雲又往外邊去了。春香把香盒送與了他。把楚楚分付言語。一字不差。傳於老侯。那先生歡喜得跌足拍手的笑道。姐姐在此少坐。待我寫一字送與新姨。

荷蒙　嘉情隆❾重。賜我名香。雖雞舌龍涎。莫過此也。再拜

謹領。香烟透⑩骨。恩已銘心。謹奉數言。聊申鄙意。

仙娥賜下廣寒香。　透我衣裾薰我床。
情似文君覓司馬。　意如賈氏贈韓郎。
木桃愧乏瓊瑤報。　啣結須歌環⑪草章。
且把筆尖深致意。　斗山恩愛敢相思。

封好。遞與春香道。多致意新姨。滿懷心事。盡在不言而已。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般」字原無，據上文及《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❷「情詩」原作「詩情」，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❸「公」原作「定」，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❹「這」原作「是」，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❺「於」原作「如」，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❻「速」原作「酥」，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❼「拘」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❽「一概」原作「梅香」，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❾「隆」原作「降」，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❿「透」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⓫「環」原作「蔓」，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且說香姐接過書字。才待要走。老侯見他風流異常。便自動火。復道。春香姐。暫入內軒。還有一要緊話說。春香不知其由。即走入先生臥房。老侯心下急了。道。我看姐姐青年美貌。刻賜一點之歡。則感恩無地矣。春香不答。一陣臉紅其（起）來。老侯知他曉事。一把摟住。推在床邊。扯下褲兒。一時弄將起來。只怕白雲撞見。不過將就完事。春香起得身來。整了雲鬢。笑了一笑。便出書房而去。進內將字遞於楚楚。楚楚看罷。笑道。正是。

李代桃僵。　指鹿爲馬。

楚楚存了私心。每每着春香送些香袋香花。謹謹密密。一些也無人知道。一日。老侯偶出書房。恰遇新姨出來。便深吟吟上前作揖。新姨❶回

身還走。老侯想道。這幾日怎❷生相愛。原何今日不理了。左猜右疑。他還是恐被人看見。故此避去。倒也老到。不免再寄一首詩去。要他回音。看他如何。寫曰。

朝思暮想俊佳人。想得終宵好夢頻。❸
夢裡許多恩與愛。醒來不得復沾身。

又曰。

忘食廢寢害相思。短嘆長吁只自知。
求懇多情道一線。勝如獲得夜明珠。

封好了。恰好春香送一枝茉莉花來。先生❹笑道。果然我所料不差。悄悄將詞兒付與春香去了。楚楚拆開一看。道。事不宜遲。趁此要討回音之際。答他兩句。成全美事。有何不可。寫。

明珠韞匱斂光茫。不比尋常懶護藏。

念汝渴龍思飲水。　送些雲雨赴高❺唐。

封完。與春香說。叫他今夜掩門而睡。勿留燈火。夜深來也。春香走出。把楚楚之言。對❻先生學說。老侯聽了。喜不自勝。便如蟲鑽心的一般。那裡坐立得住。忙與春香親嘴。又要如此。春香見事不巧。(妙)一溜烟輕舉金蓮。跑進院去了。老侯巴不得就是黃昏。捱到晚間。將酒多吃幾杯。便掩着門兒。和衣睡了。楚楚把幾重門都着春香先自開放了。將及黃昏。院中俱已睏靜。便同了春香。悄悄兒走出重門。來到書房門首。春香逕自回內去了。楚楚捱到床邊。摸着先生。猶然夢裡。把他推了一下。先生失驚。急走起來。貼着楚楚臉兒。叫聲。親親。好妙人也。楚楚本來是個知趣的女子。即用手去摸他那陽物。覺得粗大異常。勁如生鐵。老侯急忙與他解衣。分開兩腿。揷入花心亂搗。楚楚從白公娶來。不曾得着這快活滋味。那一些嬌態情景。一時難以言傳。

一線春風透海棠。滿身香汗濕羅裳。
個中美趣惟心想。體態惺鬆(忪)意味長。

又曰。

形體雖殊氣味同。天然巧合自然通。
相憐相愛相親處。盡在津津一點中。

須臾二人雲停雨住。先生道。那日我見六位嬌娘。惟你的脚兒最小。乖乖。娘子你盤上來。擱在我這陽物以上。以消我初時想頭。楚楚脚是大的。恐怕識出。便道。我脚怕疼。盤他怎的。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姨」原作「娘」，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❷「怎」原作「先」，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❸「頻」原作「親」，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❹「生」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❺「高」原作「廟」，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及下文（第九回）改。

❻「對」字原缺，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補。

新編百花魁卷三

第七回　楚楚暗取紅繡鞋

話說楚楚言道。我腳怕疼。盤他怎的。明晚帶一隻舊鞋兒與你閒時消遣。先生❶道。如此足見盛情。又把前事細問。楚楚假裝新姨體態回答。先生竟信爲新姨。十分快活。不覺金雞三唱。楚楚起身穿衣而別。先生送至後廳。楚楚把門一重重關上。進房睡了。至日高方起梳洗。想起鞋兒一事。忙到新姨房中。恰好新姨廚下料理。楚楚乘便。到他床頭偷得一隻鳳頭大紅花鞋。籠在袖中。歸房想道。這番認定新姨。定不疑了。晚間拿了紅鞋。仍如昨夜做作。自夜來明還。❷已有十餘次了。先生一夜問道。聞你掌管銀庫。何不以些須贈助知己。楚楚道。這且少待。自然有贈。次日。楚楚想道。他把我當做新姨。希圖贈助。若與他。只我實無私蓄。

若不與他。又不似新姨。自此往新姨房中。失於收藏之物。而即攜歸。只是新姨房中累失酒器衣飾。而楚楚竟付與先生矣。老侯十分歡喜。不期一日。白公從西湖已回。出來望看先生。並督白雲功課。一日也不見缺。好生欣羨。想道。這才是好先生。便十分愛敬。此時楚楚十日之中。只好二三❸夜會合了。先生坐到十二月中旬。將擇日解館。進去拜見白公。欲言其事。白公見出言及此。便道。老夫正有一言相告。新正初二日。乃是寒荊五旬。未免有幾日事忙。老夫明日把束修奉了。屈老先生在此過年。❹明年就好借重。不知尊意如何。先生心下想道。將束修寄到家中。父母妻房自會料理。在此過年。明年館已穩了。況新姨恩情正美。惟恐失了此館。今有此機會。豈可推托。便道。謹領尊命。既有所賜。待晚生明日尋一鄉里。早寄回家。便可安心了。次日。❺侯先生往六里街打聽有鄉里回家。恰好撞着一個鄰居。亦是同年。叫做史江。他在宜公橋

王家處館。見了侯山。道。兄今年在那設帳。侯山道。在白公府上。止得一個學生。束修二十四兩。只因新正二日。乃大夫人五旬。恐有賀啓酬答。老先生❻留我過年。有些束修。特覓一相知。寄回家下。幸遇仁兄。敢爾相煩。史江曰。這是順帶公文。有何不可。明日小弟到東翁處來領便是。侯山別了史江。又與楚楚耍了一夜。次日方起得身來。白公着人拿了一禮帖。送了二十四❼兩修儀。二兩節敬。侯山收下道。多謝。多勞。隨寫了門帖。封了賞禮。打發去了。尙未梳❽洗。只見史江已到書房。侯山忙道。得罪。請坐。小弟因淸❾晨身子不快。方才起來。有失迎接。着小使取茶相待。自己❿一面梳洗。一面修書。併修儀折禮。共二十六兩。俱⓫各封起。不想史江去文具中取梳梳髮。只見格下有紅色之物。掇起上格一看。是一雙紅繡花鞋兒。内有一封字紙。史江⓬看見。忙忙便取了籠在袖中。把文具依先放好。坐下。侯山忙完。穿了道袍。重新施禮。將銀子

家書一一交付明白。便扯了史江往酒店少談。一時列下酒肴果品。上下坐定。兩盞三杯。史江欲要問起紅鞋之事。恐開口時他又隱諱。我而今不免無中生有。駕出一個情人逗他。那時自然吐出眞情。便道。俟兄。我你做先生的人。有榮無辱。乃是世間一個自在仙人。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生」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❷「還」原作「日」，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❸「三」原作「二」，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❹「年」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❺「日」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❻「生」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❼「四」原作「還」，據上文及《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❽「梳」原作「疏」，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❾「清」原作「過」，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❿「己」原作「七」，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⓫「俱」原作「共」，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⓬「史江」原作「在寸」，據文義改。

且說侯山道。何以見是自在仙人。史江道。前年我在餘杭一個富家。一位妹子是個青年寡婦。回在娘家守制。且是聰明。我其時在館中。把自己心事寫一首詩。粘於壁上道。

一鐸喚醒千古夢。　五經鑿破半生心。
三冬事業圖書府。　十載生涯翰墨林。

一日出外訪友。他走入書房。把我四句歪詩。圈得彌漫。我回家問是何人圈得。他便着使女悄地出來道。是我家姑娘圈的。道先生字字珠玉。實是愛極。故此妄圈。此時被我把文君私奔相如的故事。做一首寄去。他便把崔張月❶下佳期的詩兒。送將出來。到晚來隨成鳳友鸞交。況有許多私贈。那還是一個白衣人家。今兄處這般富家。姬妾婢僕。也須

尋一個。以消岑寂方好。侯山笑而不答。史江見逼他不出。道。說話多而吃酒少。我與你猜拳。侯山連輸五杯。已滿酒意。史江又去激他曰。想世間露水夫妻。也要人有福承當。若無福小人。連夢一世也不能做得一個。侯山曰。這些人家常事。何必提他。史江大笑起來。曰。據兄所言。畢竟也曾遇着些趣事的了。那時侯山乘着酒意。竟把新姨之事。從頭盡底❷說了個暢快。史江曰。我說這般大人家。豈無一個愛風月的。把酒肴吃罷。會鈔而別。史江十五日解館。十六日下午。又到白家來別。侯山送他出門。還進來了。史江心下不樂。嚴冬之際。干干係係與你帶了一封銀子。盤纏也不送我幾錢。送也不送幾步。還自進去。好生輕薄。且過了殘年。和他講話。到在船中。把他束修拆開。將自己逼火沖頭。換了好的。止得二十兩。落下四兩併禮儀二兩。送至侯家。道。修儀二十四兩。臨時取出四兩。道要辦白夫人賀禮。故留此的。侯家父母自然信了。千恩萬

謝。送他出門。且說侯山在白宅過年。好生厚待。一到初二。一家忙將起來。連日戲文。直至初十方閒。不覺又到燈節。那嘉興城裡十分好燈。正是。

管絃滿室春聲細。燈火盈庭月色娟。

至十七日。方才燈罷。白公叫白雲重新上學。先生又是一番教法。每早頌讀時文程墨。午前做兩個破承。午後講諸子百家。忙碌碌。一日並不曾閒。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去年六月。楚楚與先生做下此事。不期天從人願。隨爾懷孕。交得三月初一午時。生下一個兒子。白公心下大喜。家中大小無不歡笑。楚楚十分快活。鄰居親友無不稱美。三朝滿月。免不得作慶開筵。不想楚楚產後勞煩。隨成產怯。忙僱了乳母。早晚乳哺小兒。按下不提。且說史江去年氣惱侯山不過。一心要將紅鞋兒做個紅老鼠。❸使他坐館不成。又在杭州湖市教書。無人往來。只得停住。一日

合當有❹事。恰好門前閒走。忽見上年王東翁管家走過。他便叫進書房。道。我有便信勞你寄於白老爺家。王管家道。快寫便了。史江提筆想道。不便寫書。我如今渾着寫一詞兒。他便不知是那個寄的。怪我不着。寫道。

新姨嬌養古揚州。　繡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廝守。　何緣偷渡越溪流。

校記

❶「月」原作「兩」，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❷「底」原作「低」，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❸「鼠」原作「兒」，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❹「有」原作「而」，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且說史江將當日楚楚回詩。併一雙紅鞋。自己四句。封作一處。外把封筒封好。上寫着白老爺書。付與王管家道。你遞與門上人便回。不必等復。又送二百文錢。以作酒資。王管家收了。作謝而去。次日到了嘉興。白公家投了書便回。門上人忙問姓名。不答應。竟去遠了。門公只得投進。白公見書。把封筒拆開。不見副啓。又無名帖。却是一個紙包。又拆開一看。却是一雙女睡鞋。與兩張字紙。白公吃了一驚。忙屏❶去左右。把字拿起一張。與夫人同看。上寫。

明珠韞匱斂光茫。不比尋常懶護藏。
念汝渴龍思飲❷水。送些雲雨赴高唐。

賤妾揚州李氏拜

白公面色通紅。又去取那一張來看。

新姨嬌養古揚州。　繡得紅鞋雙鳳頭。

只合蘭房雙廝守。　何緣偷渡越溪流。

白公看罷。大怒曰。這賤婢敢私通侯山。辱我門戶。二人決要置之死地。夫人勸曰。相公且請息怒。我看這小小鞋兒。是李家的了。這詩竟不似他的口氣。且字跡一發醜得不像。竟似楚楚筆跡。❸事有可疑。未可洩漏。❹待明日先把先生哄了出去。把他房中一搜。如果有私。必然還有別物。那時再取。白公次早着人約了許表姪。與他道。你今日作東。請先生城外耍一日。老許登時到姑夫家裡。把先生扯了道。同到城外耍耍。不容轉放。扯了就走。老侯門也不得關得。還自去了。白雲又同去耍。白公同夫人。走到書房一看。見一隻皮箱。封得緊密。白公閉上房門。把刀錐攢開了。取出物件。皆是新姨房中的。白公大怒道。賤婢私通老侯是

眞的了。夫人道。一發可疑。他這物件。是幾次失的。在裡邊着實尋討。連素梅也撈了幾次。白公道。他自暗地送與情人。恐防一日尋起。先自作此故態。以掩人耳目。夫人道。他自己衣飾。那裡查他。再送些也沒人知道。何苦反自昭彰。白公道。叫素梅來問。須臾素梅來到。夫人道。這箱中物件。你可認得。素梅❺一看。便哭將起來爲此物件。新姨娘撈❻我幾次。打了許多。怎生到在此間。白公罵道。賤婢做得好事。李氏幾時與侫生私通起的。素梅說。這話從那裡說起。新姨娘爲人貞潔自守。何人敢犯。斷斷無這事情。且說新姨聞知此事。吃了一驚。忙走到書房。白公怒曰。這些物件。怎生到得此間。快快實說。新姨看了。又驚又氣。那裡說得出口。白公袖中取出紅鞋。與那二詩。放在桌上。新姨看了。說道。這幾句歪詩。先已好笑。這筆跡難道認不出的。素梅近前一看。道。這是蘇姨娘字跡。他便向夫人耳邊說了幾句。夫人點頭。便對白公道。相公要明此

事。叫春香到後園審問。便知端的。白公聽了。道。且收拾這些物件進去。分付衆家人。侯生回來。問取物件。只說不知。分付已畢。逕一齊進去。到了後園。素梅悄悄喚了春香。直至後園廳上。白公道。拿拶子來。春香慌了。哭將起來。夫人道。不許哭。問你。新姨這一雙紅鞋。你幾時偷去的。不知春香答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屏」原作「併」，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❷「飲」原作「汲」，據上文（第六回）改；《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兩處皆作「吸」字。

❸「跡」原作「踪」，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及下文改。

❹「漏」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❺「梅」下原衍一「道」字，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刪。

❻「摎」原作「被」，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第十回　新姨餞行辭西賓

且說春香道。這是舊年六月內。蘇姨偷與侯生的。不與我事相干。夫人道。那衣飾酒器。也是他偷的麼。春香道。他偷盜之時。我不知道。蘇姨着我做幾次送去的。白公怒問道。這件事怎生起的。春香道。一日蘇姨想起。老爺巨萬家私。尚少一個兒子。因見侯生青年❶美質。起了私心。做下此事。新姨道。爲何做下詩兒。把我出名。春香道。侯相公原屬意於你。故此蘇姨將計就計。認做新姨。見了侯生。便打揚州官話。新姨罵道。沒廉恥。你倒養漢。反把我的名頭污了。怎生氣得他過。我去打他的嘴巴。夫人一把扯住道。不可。作私事十分可恨。奈他病勢沈重。只在早晚了。他若一死。是現報你了。白公道。這禽獸。定要處他。❷夫人道。你要慢着。

待至端陽。止得十日。那時送他半年束修。好好開交。何必此時昭彰。這個兒子大了。怎生做❸人。況你官箴有玷。李氏反汚了清白。依我說。處法極妥。白公嘆一口氣。出外拜客去了。新姨展轉思量。心中好惱。猶幸家中男婦。一些也不知道。夫人分付素梅春香。若洩漏風聲。活活打死。且說侯山至晚回來。尚不知失去前物。白公因心中着惱。逕到莊❹上。又病將起來。夫人只得帶了伏侍男女自去看管。❺家中都托新姨料理。到了五月初一日。新姨封了十二兩修儀。一兩程❻儀。寫一名帖。着家人拿了。道。家老爺拜上。今奉修儀在此。請相公暫回。待家老爺病痊之日。再去奉請。家人送到書房。一一說了。老侯心中不悅。想道。東翁雖然有病。新姨也該留我。爲何兩個月不見出來。就這般恩義絕了。只見送出一桌酒席餞行。擺在前廳。着白雲陪伴。侯生大失所望。只得把酒來哈。又與斟酒小使說。你與我叫出春香姐。小使去叫春香。新姨心下

明白。便隨後來。只見春香到了席前。老侯道。春香姐。你與我叫出新姨來一見。春香道。我是蘇姨娘房裡人。不便去請。況新姨豈有見你的。怎生說得這般容易。侯生道。你怎生忘了。新姨着你先送香。後送物件。到我房裡。走了許多次。怎生說起白賴話來。新姨在屏風後大嚷道。胡說。敢是見了鬼了。我幾時送什麼與你。好嘴臉。這般輕薄。快叫幾個家人來。打他嘴巴。只見走上五六個家人來。道。先生醉了。不要亂話。自討輕薄。侯生一時面紅了。道。難道❼我向來做夢。新姨怕他到外邊傳壞了他的名頭。忙道。我家中常有狐狸出入。變男變女。也非一日矣。想是被他迷了。他又能把金銀首飾攝來攝去的。神出鬼沒。專一迷人。莫非着了狐狸。先生見說把金銀能攝來攝去的。忙到房中一看。竟是空的。道。不好了。果然有了精怪。我箱中許多❽物件。不知幾時攝去了。新姨道。我房中物件。失了將有一年。前日❾夜間。都攝來還了。這一雙紅繡鞋。

也成了對。老侯驚得抖做一堆。道。果然有邪。快快叫船。我即要去。新姨暗笑。忙着家人僱船。取了行李。送他起身去了。不提。且說蘇姨這日氣絕。一命嗚呼。那知靈兒早已趕上侯生。在他船中出沒。夜間入夢。仍舊認是新姨。弄得十死九生。這日侯生下船。正往湖市經過。恰好撞着史江正在河口。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年」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❷「他」下原衍一「他」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刪。

❸「做」下原衍「生做」二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刪。

❹「莊」原作「床」，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❺「管」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❻「程」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❼「難道」二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❽「多」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加。

❾「日」原作「月」，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話說侯生撞着史江。便道。史老哥。在那裡做舍。(啥)二人答話。便敘了些寒溫。這楚楚靈魂已知紅鞋一事。是他謀害。以致我病中急死了。便在暗中。照史江臉上一掌。史江登時立不住脚。便道。請了。就往主人家中去了。楚楚靈魂已隨侯生到家。父母妻子相見。好生歡喜。恰好正是端陽。大家一塊兒坐下吃酒。侯生多吃幾杯。與妻子晚上也要盡個久別之意。那病初是鬼渾。漸漸弄得眞了。一日重加一日。幾個日子。便嗚呼哀哉了。一靈已赴冥府。一靈守住死屍。一靈被楚楚勾住。侯生道。你是何❶人。楚楚實訴其因。爲此我來尋你。明日❷要赴松江李王殿下聽審。侯生道。原來你是蘇姨冒了新姨之名。結成夙世之緣。❸但未識松江李王是何人也。楚楚曰。他是華亭秀士。爲人耿直。一絲不苟。上

帝敬重厚德。授以冥府君王之職。掌管一切亡魂。他日❹間攻書。夜裡爲王。凡人在世種種惡業。必加重刑。如人在世爲善。必有好報。我如今要你同去聽審。就此去罷。悠悠蕩蕩兩個魂已過錢❺塘。早來到湖市。只見史唐(江)病在主翁床上。楚楚曰。他去年冬裡盜了紅鞋。又寄四句無情詩。激惱主人。以致我病中急死。此恨難消。須帶他往李王處告理。把他一魂先出。一陣鬼頭風。早已吹至冥府殿前。一看。見一面金字紅牌。上書陰司三戒。

第一戒。房上曬脚下靴鞋。

第二戒。背剪雙手行走。

第三戒。安桌不可令四脚朝天。

侯生暗忖。此乃背理之事。故此戒止。方看畢。裡面傳叫王楚楚侯山二人。楚楚扯了史江同進。李王先叫侯山跪下。又把文書一看。道。你在白

府爲西賓。也不該窺看他侍❻妾。怎生出對。又起邪念。王楚楚。你不該寄名隱諱。行此勾當。又不該盜竊繡鞋等物。以累無辜。又看史江。問這是什麼人。王氏道。此乃寄書與鞋之人。婦人與他仇恨難解。故扯他一靈到此。李王曰。這人未該就死。也沒來文。難據你一面之詞。令判官把史江半生之事呈上。李王看了。道。去年你不該盜寄詩。取紅鞋。又於酒肆中。無中生有。引誘他說出奸情。空汚了李氏淸白。又不該抵換低銀。又於中取出四兩。把二兩禮儀又收下了。你不該四月間寄那詩鞋。情理可恨。其罪固不小矣。但未奉勾取。未❼便深究。先把他兩目挖出。待他還陽。受盡惡報。至壽終之日。量罪施行。先把史江雙目挖出。血淋淋的。使鬼推他出了鬼門關。還魂去了。李王道。王楚楚雖係貪淫。實懷生子之心。以接宗祧。其情可逭。侯山尊爲人師。輕薄主妾。希圖錙銖。❽又敗人❾之行。傳與史江。致生小怨。而險把❿無辜有玷。其罪莫大焉。令

鬼卒重責三十。送轉輪王。着令往白府爲犬三年。後被穿窬藥死。再轉輪迴。王楚楚免責。送轉輪王。着令往白家爲一雌貓。爲李氏捕鼠。以報受玷清名。每年産生數貓。存留好種。世報白門。五年後再轉輪迴。李王審訖。不提。且說白公病好。獨待新姨最厚。每夜間未免攜雲握雨。新姨懷子。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發。　無心插柳柳成陰。

校記

❶「何」下原衍「是何」二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删。

❷「日」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加。

❸「緣」下原衍「之緣」二字，據文義刪。

❹「日」下原衍一「用」字，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刪。

❺「錢」原作「湧」，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❻「侍」原作「待」，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❼「末」原作「刀」，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❽「銖」原作「鉄」，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❾「人」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❿「把」原作「犯」，據《歡喜寃家》第十七回改。

第十二回　白公慶賀做戲文

且說新姨懷孕。至次年二月。也生一子。大夫人見了。歡喜之極。着人報與老爺知道。白公正買得一個雪裡托槍日月眼的小貓。抱了進來。逕到新姨房中來看。那貓一跳。在新姨床邊。伏在地下。動也動不得。猶如養熟的一般。白公私謂夫人曰。這個兒不須疑心的。做過三朝。將及滿月。算來正是楚楚生的大兒子週年。却是一日雙喜。那諸親百眷不待邀請。俱各買禮慶賀。許表姪稱賀畢。稟上姑夫。姪兒有一奇事。三日前。在運糧船上買得一個金絲哈巴狗到家。不住的叫。食也不吃。已餓瘦了。昨日鄰家召仙。姪兒往叩功名。因又說起狗之一事。仙乩批道。

昨日金絲狗。去歲侯相公。
只爲心輕薄。投胎報主翁。

雪貓日月眼。　前伏產房中。

三姨王楚楚。　意與狗相同。

姪兒回至家中。說與衆人知道。又將乩語忖度一番。叫他侯山。他便搖尾搖頭。似有欲言不能之狀。又與他道。如果是眞。快快吃飯。明日必然送你白宅裡去。只見他登時把飯吃了個乾乾淨淨。伏在那邊。再也不叫。但見他兩眼瞅視姪兒。所以今日特特送來。衆親友聽了。個個稱奇。白公亦訝。隨交與素梅收了。這且不講。且說史江自從那一日。❶楚楚陰魂在湖口上打了一掌。回在東翁家。東翁只得請醫調治。後來雙目瞎了。病到脫體。書已敎不成了。東翁只得僱了船夫同了家中來尋的人。回餘姚而去。夜夜夢見楚楚前來要命。不數日。也亡故了。正是。

夢中言語記來眞。　莫道無神又有神。

萬事勸人休碌碌。　近時報應不差分。

再說新姨滿月之期。衆親友一齊來吃喜酒。吹打送席。做一本戲文。正在半本之際。家人報道。張姑爺新起福建巡按。歸家祭祖。現在府門下轎。白公知是女婿張吉回來。不覺愈加歡喜。急忙穿了公服出來。迎進前廳。各敍寒溫。此是一日雙喜。白公道。老夫正欲堂前寫一對聯曰。

無官一身輕。　有子萬事足。

張吉曰。拿起了官。這對兒又不能站了。須略改幾個字。也還貼得。

爲官一味清。　有子萬事足。

白公看了。大笑道。果是賢婿才識高。❷改得極佳。登時取一幅硃砂紅紙。寫完貼了。衆親友把酒暢飲。後續二句曰。

更行好事存方寸。　壽比岡陵位鼎台。

正在稱賀之際。須臾。道尊府縣舉監生員一齊來拜。白公道。治生有何德能。勞太公祖太父母老先生齊來賜顧。何敢當之。一衆官員道。還有

唐詩集句。奉爲祖餞。

治教休明泰運開。乘驄今向閩南來。

繡衣春暖神仙府。翠柏雙飛御史台。

憂國正操言事筆。❸觀風須展濟川才。

誰知草偃風行處。文化如今遍九垓。

校記

❶「一日」原作「日一」，據文義改。

❷「才識高」原作「才高識」，據文義改。

❸「筆」原作「畢」，據《歡喜冤家》第十七回改。

思無邪滙寶 拾貳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兩肉緣〕

清・「不題撰人」

《兩肉緣》出版說明

《兩肉緣》故事梗概如下：

前朝嘉興府秀水縣監生馮德，別號有能，爲人慳吝，渾名「皮抓搉」。一日大雨，有後生柳春偕妹玉蘭及家人求宿，願出房錢。馮德納之。柳春告以其妹爲寡婦，有大家業，待再嫁。馮德覩其美貌及富有，乃求婚，婚後夫婦和順。端午節，馮德夫婦同至烟雨樓看龍舟，又遊岳墳、蘇堤，隔日方回，家事交柳春掌管。是夜，柳春趁機通丫鬟蘭香，又席捲家中細軟，逃至西湖。

北直隸監生卞鴻乘船道經烟雨樓，見玉蘭甚愛慕。使其家人吳才訪之。吳才夜至馮家，值柳春、蘭香外逃，空無一人，乃盜玉蘭鞋而返。次晚馮德、玉蘭回家，發現柳春捲逃事，適吳才率人趁夜搶玉蘭下船。卞鴻逼與成親，謂爲天意，並出示玉蘭鞋，謂夢中所得爲證。時玉蘭已有三月孕，爲保馮家一脈，從之。

馮德四出訪玉蘭而絶無音訊，求籤，謂有團圓之望。卞鴻帶玉蘭抵家成親，頗相得。卞鴻元配瑞娘憤恨，且又寂寞，乃通家中小使寶玉。玉蘭生子三元，卞鴻又通其侍婢吳才妻全香。全香告知吳才本爲大盜，因拐彼事發，躲入卞家爲奴。六年後三元入學，玉蘭找張鐵嘴算命，適張曾爲馮德算命，知其潦倒，玉蘭乃托帶信通消息。彼此以兄妹往來，玉蘭暗贈錢財。

柳春與蘭香在杭州坐吃山空，蘭香終爲娼維生。

卞鴻與全香姦情，終爲吳才發現。吳才殺卞鴻，偷金銀外逃被發覺時自殺。卞鴻死後，瑞

娘不與寶玉往來，與玉蘭、全香同住。後馮德來祭卞鴻，與玉蘭恢復夫妻關係。玉蘭作主，令彼娶瑞娘、全香，馮德乃盡得卞鴻家財。後三元改姓歸宗，與馮德夫婦及庶母回本鄉。

＊　＊　＊

《兩肉緣》四卷十二回，現存寫刻孤本，不題撰人及刊刻者。此書爲齊如山原藏，書上多處蓋齊氏藏書章，書末有齊氏跋，謂「此書不見著錄，或因猥褻，曾被禁耶？而各禁書目亦皆未載，想係當年出版太少，罕有流傳也。偶於冷攤上得此，板雖不佳，當以少見爲貴。因囑鑲襯而保存之。甲申冬，如山偶識，時年六十又八。」此書現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缺扉頁，首「新編兩肉緣目錄」，計十二回目錄，不分卷。正文首葉首行大字作「新編兩肉緣」，下有小字書回次及回目，第二行起即爲正文。卷末作「卷一終」。第二卷首葉首行作「新編兩肉緣卷二」，次行回次、回目。第三、四卷格式相同。惟第四卷末未署明「卷四終」。全書四週粗單欄。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版心單魚尾，上作「兩肉緣」，下卷次、葉次。全書葉次連編。缺葉十五及葉三十九之背面。刊刻差，俗體字多，亦有錯字。

《兩肉緣》馮德和柳玉蘭成婚故事，採自《歡喜冤家》第十二回〈汪監生貪財娶寡婦〉開首一段。柳春姦蘭香逃至杭州，後因坐吃山空，蘭香終在西湖畔爲娼事，則採自《歡喜冤家》第十五回〈馬玉貞汲水遇情郎〉。至於全書故事主要部分卞鴻見玉蘭，派吳才搶婚，死後妻子歸夫，財產亦由別人兒子繼承一節，則自《歡喜冤家》第五回〈日宜園九月牡丹開〉抄來。《歡喜冤家》是短篇小說集，各回間無甚關聯，故事發生之時間地點亦不一致，揉合成一個故事，難免有種種的矛盾。最明顯的是馮德帶玉蘭在嘉興烟雨樓看賽龍舟，下樓則遊岳墳和蘇堤了。書

中人物如馮德、柳玉蘭和柳春，性格極不統一，因爲是混合兩個故事兩種不同類型人物而成的。前一部分的馮德是〈汪監生貪財娶寡婦〉中的汪監生，慳吝貪財，終被騙子（本書中的柳家兄妹）搬空所有。下一部分的馮德，是〈日宜園九月牡丹開〉中慷慨多情的秀才劉玉，妻子被搶而終團圓。現湊合在一起，自然形象分裂。柳玉蘭、柳春，亦存在同樣的問題。這是所有從《歡喜冤家》中抽出若干回拼合成書的小說所不能避免的。

採編自《歡喜冤家》之單行本小說，現所能收集到的有《巧緣艷史》、《艷婚野史》、《換夫妻》、《百花野史》、《風流和尚》和《兩肉緣》六種，各書皆四卷十二回，前四種又皆兩部相接方爲完整之書。今《換夫妻》與《百花野史》皆缺上面一部，惟《巧緣艷史》與《艷婚野史》上下兩部完整。且此四部書文字幾乎完全抄自《歡喜冤家》，刪削多而極少增入，只改人名、地名和時間。編者只做很少的工作。《風流和尚》和《兩肉緣》形式已稍不同，沒分上下兩部，增加和刪削部分亦較其他四種爲多。如開頭部分有些地方改寫，白話成分更多。刪去的多是原書的韻文，而增入較多的色情描寫。看出編者所下的工夫已較其他各種爲多。不過大部分文字還是抄自《歡喜冤家》，還不是眞正的改寫。因此，我們可根據所採《歡喜冤家》的文字來校勘這些書。

此次《兩肉緣》之整理，即據本叢書《歡喜冤家》相關部分作校，詳見各回校記。原書無句讀，編者亦參考《歡喜冤家》予以標示。至於原書若干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籤」作「簽」，「銀」作「艮」，「瓣」作「办」，「副」作「付」，「捨」作「舍」，「亭」作「停」，「驚」作「京」，「隻」作「支」，「掉」作「吊」，「錠」作「定」，「錢」或作「小」，「倒」或作「到」，

「娘」或作「[女卜]」，「財」或作「才」，「戴」或作「帶」或作「代」；與「办」、「亦」不分，「子」、「了」不分，「得」、「的」不分，「外」、「[女卜]」不分，「逕」、「竟」不分，「今」、「令」不分，「枝」、「枚」不分，「拆」、「折」不分，「椿」、「樁」不分，「棹」、「掉」不分，「万」、「刀」、「方」不分，「己」、「已」、「巳」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以後」作「已後」，「看看」作「堪堪」，「鴛鴦」作「夗央」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新編兩肉緣 第一回 皮抓搗貪財留夜宿

富貴從天不自由　何須奔忍苦貪求
痴愚癡蠢朝朝樂　伶俐聰明日日憂
彭祖年高終飛逝　石崇豪富不長尚
人生万事休前定　勉強奇謀豈到頭

見說前朝嘉興府秀水縣有一書生姓馮名德別号有非年已三十歲了娶妻孫氏生有能自幼是不酸[illegible]經史奇文人都說他心上只一[illegible]經[illegible]不肯[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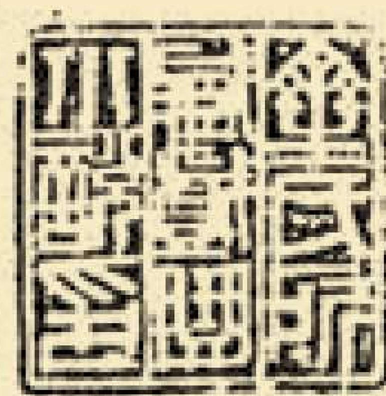
新編兩肉緣卷四

第十回　蘭香姐悞逢書獃子

不提馮德与小使奔路而來再說柳春与蘭香在馮家一時高興走了出來那時到了杭州地界遊平好閙不到年餘坐吃山空又无生理可做捱〻來頭黃金盡壯士无顏色起來不由長吁短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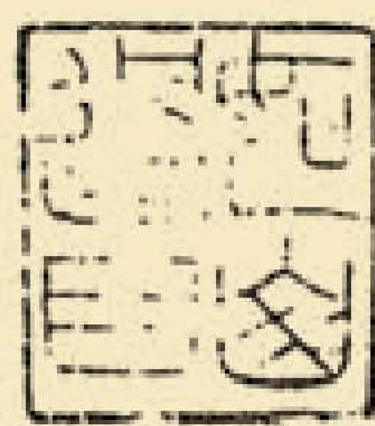
上天〻无路　入地〻无门

柳春一心打[illegible]店中[illegible]只見蘭香在外边



房屋田地賣於大户將什物家伙送与丈人家取了
藏的金宝细軟帶了自已妇同馮往夫妇与燕母竟
至本鄉大享富貴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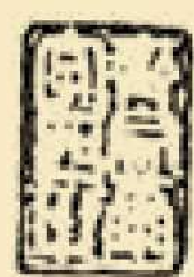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与來遲



兩肉緣卷四第十二回末頁

此書不見著錄或因猥褻曾被禁耶而各禁書目亦皆未載想係當年出板太少罕有流傳也偶於冷攤上得此帙雖不佳當以少見爲貴因囑鑲襯而保存之

甲申冬 如山偶識 時年六十又八



兩肉緣齋如山跋尾

新編兩肉緣目錄

校記

❶「夫婦」原作「婦夫」，據文義改。
❷「鴻」原作「首」，據正文回目改。

新編兩肉緣（卷一）

第一回　皮抓搞貪財留夜宿

富貴從天不自由。何須妄想苦貪求。
庸愚癡蠢朝朝樂。伶俐聰明日日憂。
彭祖年高終是死。石崇豪富不長留。
人生萬事皆前定。勉強圖謀豈到頭。

且說前朝嘉興府秀水縣。有一監生。姓馮名德。別號有能。年已三十歲了。娶妻孫氏。這有能自幼是個酸澀慳吝之人。那銀錢上只一絲一毫不肯妄費。此後來人人曉得他是個酸鬼。遂取了一個渾名。叫作皮抓搞。言其水屑（胥）不漏之意。不期這年五月間。他婦人孫氏。染了瘟疫病症。數日而死。有能治辦棺木。入殮出殯。安葬已畢。凡事皆完。悶悶坐

在家中。好生不快。一日傍晚。那天起了一陣狂風。烏雲四面密布。登時下起雨來。直至掌燈時候。越覺大了。有能只得同着一個使女出來閉門。只見門底下歇着一乘女轎。轎中坐着一個穿白的婦人。又見一個後生。身上也穿着素服。又有兩個家人。擡着一架食盒。那後生見馮有能出來。知是主人。連忙上前施禮道。只因避雨。攪擾府上。實爲罪甚。有能答曰。不知尊駕在此。有失迎接。裡邊請坐才是。不知足下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柳名春。轎裡邊的是舍妹。因舍妹夫不幸棄世。今日正是三週年。與舍妹同往墳上祭奠。不想回來遇了這般大雨。一時間路遠。又去不得。如今正待拿了三百文錢。去尋一間空房兒借歇一夜。明早便行。不知尊府可有這樣一間空房兒沒有。有能想道。有三百文錢。便留他❶住上一夜。料然也粘不了我的地皮去。只恐他這幾個人。不從(曾)用飯。若進得門去。要起酒飯來。倒不夠本了。便道。舍下却有空

房。但自是炊煮未便。柳春回道。食盒內酒食都是有的。只要借問空房便是。明日黎明就行去了。有能道。這般大雨。不便外邊去尋。若不棄嫌草舍。就在此權宿一夜罷。柳春忙道。若得如此。實爲陰德了。忙取了三百文錢。送與馮有能。有能說。豈有此理。兄台却倒小看人了。我斷斷乎是不受的。柳春道。兄若不受。小弟也不敢打攪府上。就此告別了。有能見他如此。便道。既如此。權且收下。分付。快擡了大娘子到後廳上坐罷。有能同柳春也來到後廳。重新施禮。只見從轎裡走出一個嬌嬌滴滴青年美色的婦人。上前施禮。有能回揖。連眼看他。一雙小脚。穿着一雙白綾鞋兒。眞如小小一瓣玉蘭花兒一般。十分可人。又把臉兒一看。生得那一種美貌。正如那。

芙蓉爲面柳爲腰。　兩眼秋波分外嬌。
雲鬢輕籠身素縞。　恰似仙女降雲霄。

有能看罷。一陣神魂不定。又見那隨來的家人。連忙從食盒中取出一對大蠟燭。點在堂前。擺下兩副酒盒。男左女右。請馮德去坐。馮德假意不坐。柳春一把扯定不放。馮有能坐在下邊。與柳春對飲。這柳氏吃了幾杯。將酒肴散與家人轎夫去了。有能見柳氏將酒吃完。忙分付打點被褥。在西邊側房安歇。他與柳春又說起話兒。問道。令妹夫在日。作何事業。柳春答道。說起來這話就長了。先妹夫在日。是個快活人。只因他父親在日。掙下萬頃田園。不期五年之間。他父母都亡了。並沒族屬枝葉。先妹夫想到年將三十。尚無子嗣。又無宗枝承立。倘然無了後代。這家緣丟與何人。只爲兒女心急。把這性命來弄殺了。再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他」下原衍「留他」二字，據《歡喜冤家》第十二回刪。

且說先妹夫只因兒女心急。把性命來弄殺了。如今只捨下小妹。今年
才得二十五歲。怎生守得到老。這家私又無人照管。故此今朝去祭奠
了先妹夫。以後就要尋一個有造化丈夫。送他這個家私。有能聽了這
句話。就如螞蟻攢(鑽)了他心裡的一般。登時癢將起來。道。誰人做主。
娶他要用多少財禮。柳春道。財禮誰人受他的。也沒人作主。只是小弟
倒要隨舍妹去的。這些田地產業。從先妹夫去世。都是小弟收管。那人
家拖欠的賬目。也須小弟催要。故此小弟也要與舍妹同去。有能笑道。
小弟失偶。尚未續絃。若是不嫌。求兄作伐。如何。柳春道。原來沒有令政。
只是舍妹貌醜。恐沒福消受府上這般榮華。若果不棄。小弟應承。既不
須一毫費心。只要揀個吉日。小弟送來便了。有能道。承兄金諾。不知令

妹心下允否。柳春道。放心。都在小弟身上。有能大喜。倒把酒兒勸着柳春。直吃到三更時候。方才兩下安歇。到了次日。柳春借出粧具。男女各各穿戴完了。正待作謝。只見有能連忙出來施禮留坐。柳氏不肯再坐。作謝上轎而去。有能見柳氏走了。隨向柳春道。親事敢是不妥麼。柳春道。這正是妥了。不好在此坐得。只求個吉日良辰。小弟同來。有能把曆書取過。擇了日子。道。三月十五。是個黃道吉日。還到何處迎親。柳春道。行水路來。只在❷水西門外。也不多幾步了。待小弟先來送信便了。有能扯住。留吃早飯。柳春道。恐舍妹等的心急。不便取饒(擾)後日正要常常在府上打攪哩。何必拘拘❸如此。有能放脫手兒。送出大門。那兩個家人擡了食盒。隨着去了。有能進內想道。好造化。一文銅錢也不曾費。反得了他三百文。又吃了他半夜酒。又送個花枝般的美人。還有偌大家私。實是難得。❹這是一個巧頭兒。看看到了三月十五。有能想道。

今已及期。只是柳兄又不見來。又不知他家在何處。那一日我就失了算計。當着一個人隨他。認了住處。方有下落。如今若是不來。只是空歡喜了一場。心中悶悶不禁。(樂)走進走出。直到午後。忽見柳春穿着一色新鮮衣服。走進門來。有能如得珍寶一般。慌忙迎下堦來。拱到堂上坐下。有能道。小弟正在這裡自悔。前番不曾着一小价送到府上。今日若來相請。無由而來。垂蒙再降。使小弟不安之甚。柳春道。船在水西門了。不知是那個時辰。有能道。日沒酉時。是金匱黃道。即忙分付手下人。打點迎婚之事。心下諸凡要省。事到其間。未免要用銀子。不怕你把肉來割了。他也不肯費的。一時間時辰已到。把新娘擡至堂上。下轎拜了天地神祇。化了紙馬。揭去蓋頭。露出那花容月貌。愈覺比前番嬌媚了幾分。怎見得。有詩爲證。

玉貌亭亭髮似雲。　翠眉淡淡點朱唇。

一雙俊眼含嬌媚。　三寸紅蓮半捻春。

有能見了。魂飛天外。須臾擡進八個皮箱。十分沈重。排在房中。有能算盤打的極高。並不請着親鄰。只與柳春兩夫妻合着一桌酒兒。就在房中坐飲。吃到二更。柳春辭了下樓。送在書房中宿下。新郎新婦。未免解衣就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夜」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在」原作「再」，據《歡喜寃家》第十二回改。

❸「拘拘」原作「掬掬」，據《歡喜寃家》第十二回改。

❹「難得」二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十二回加。

且說柳春作別。回書房安歇去了。他夫妻兩個。又收拾殘肴。移在內軒。吃了一會。這有能雖然年近四十。情格風騷。見新娘有七八分人物。三分喬扮。便有十分騷處。他二人一行（邊）吃着酒。一邊便摸摸索索。新娘便發了幾分淫興。有能把他一看。星眸含俏。雲鬢籠情。摟住便去親嘴。他便吐過舌尖。二人嚬咂一番。有能一時禁不住春心搖動。起得身來。急忙扯他褲子。新娘自己脫淨衣裙。倒身仰在床上。有能也脫得精赤條的。上前分開腿。看着一雙小脚兒。那興從心苗上發起。陽陽（物）直挺。對準牝戶。項將進去。極盡綢繆。弄的新娘十分動情。把腰股亂擺。雙足齊勾。有能留不住數點甘露。盡傾入紅蓮兩瓣矣。夫妻二人穿衣下床。淨了手脚。收拾碗盞完了。復又脫衣上床。新娘便扒在有能身上。

亂墩亂套。直至四更。方才着枕。次日。梳洗已畢。自此夫妻如魚似水。步步不離。好生恩愛。正是。

守己不求過分福。　安居惟樂自然春。

這柳氏嫁到馮家。將五十日。恰遇端陽佳節。有能只是家常淡飯。並不設❷酒做節。柳氏只暗地一笑。便向有能道。聞知烟雨樓上看龍船。極是美觀。我心中要去一看。你可肯麼。有能想道。去看未免破費幾錢銀子的船錢。只因心愛了他。慳吝不得。便道。娘子前去看看。倒也值得。即時吃了午飯。夫妻二人上船去看。分付柳大舅照管家下。柳氏新娘將鎖鑰都付與柳春收了。那船直至烟雨樓前。上岸登樓一望。但聞金鼓之聲。震驚百里。四圍一望。果然可觀。湖上人烟叢密。兩邊的酒樓。都是坐地格扇。朱紅欄杆。裡面擺列。果品鮮明。酒肴香美。眞正是神仙留玉佩。(珮)卿相解金貂。夫妻二人又往裡邊一看。只見那。

杏花村裡酒旗揚。玉盞盛來琥珀光。
聯寫隔壁三家醉。又對開罈十里香。
風拂烟籠開錦繡。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義士英雄膽。善助文人錦繡腸。
三尺繞垂楊柳岸。一枝斜揷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

看畢。只來到岳墳湖口。一些男男女女。一班兒走到岳王殿前。朝王施禮。殿中廊下細看一遍。看那生鐵鑄成的秦檜長舌妻跪在地下。出得後門。徐徐離了跨虹❸橋。傍着蘇堤。緩緩而行。說不盡的遊人似蟻。車馬如雲。穿紅着綠。覓柳尋花。十分有趣。遊之不已。不覺夕陽西下。眉月東升。才要歸家。這且按下不表。再說柳春在馮家。一日照管。至晚不見他夫妻二人回家。隨走出門來。到了街坊上。與相好的朋友吃酒。吃到

二更時分方歸。見大門閉了。叩了幾下。丫鬟蘭香前去開門。柳春帶了幾分酒態。見蘭香生得人物標致。素日常有心與他勾搭。只是不得手脚。今晚趁着家中無人。上前一把摟住蘭香。便去親嘴。蘭香大驚。欲待喊叫。又恐被外人知道。只得雙手用力來推。柳春決然不放。定要親個嘴兒。蘭香沒奈何。與他親了一下。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卷一終

校記

❶「夫」原作「新」，據文義改。「合」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設」原作「記」，據《歡喜冤家》第十二回改。

❸「虹」原作「紅」，據《歡喜冤家》第十八回改。

第四回　小蘭香初破小❶桃紅

且說柳春與蘭香親嘴。又去扯他褲子。蘭香再三不肯。被他強逼不過。把手兒一鬆。露出一個雪白的身體。柳春一見。魂飛天外。急忙也扯下自己的褲兒。就要行事。蘭香緊緊夾着兩腿。不肯放鬆。柳春只管把陽物往蘭香腿縫裡掇弄。弄的蘭香一時動心。兩腿便放開了一些。柳春知他是個處女。不肯猛抽亂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❷方躲避。那時豈不作個長久夫妻。蘭香道。我心果然隨你。又無父母羈絆。❸又無兒女牽留。要去趁早。柳春見他一意已決。隨將箱籠開了。將金珠細軟。盡然收拾妥當。領着蘭香。一直逕往萬松嶺。喚❹了船隻。撲着杭州而來。蘭香見了西湖好景。十分快樂。有詩一首爲證。

萬頃西湖水貼天。　芙蓉楊柳亂秋烟。
湖邊爲問山多少。　每個峯頭住一年。

按下二人不提。且說北直隸有一個百萬家財的監生。姓卞名鴻。年紀二十六歲了。往南京捐納前程。道經嘉興府。聞聽烟雨樓前景致甚美。滿心歡喜。便乘了轎子。領着幾個家人。來至樓前。摧進裡邊。擡頭週圍一看。恰好看見前世寃家。他眼也不轉。看着柳氏新娘。越看越有趣。那

娘(新)娘在樓上。與幾個女伴調笑❺自如。那知有人偷看。這卞鴻看之不了。只顧❻站着。家人們道。請相公回寓所罷。轎夫肚中飢了。要回去吃飯。卞鴻不理。見新娘下樓往各處遊觀。他隨在後邊飽看一飩。(頓)馮有能見天色晚了。就同婦人又回到烟雨樓鄰近地方住下。料來家中有人看守。不妨明日再看一天。好投新娘的喜歡。卞鴻看的眞切。方才回到寓所。與一心腹家人。名喚吴才。道。❼你前去細細打聽那婦人的名姓。並住在那裡。多少年紀。快來與我說知。不可記差了。吴才領命。往衆人中仔細問明。回來告知卞鴻。卞鴻無計可施。悶悶不樂。吴才道。若想那一婦人到手。小人倒有一條妙計在此。卞鴻道。你有計快說。吴才道。官人目下回家。離此有月餘之程。況又是自己船隻。將行李收拾完備。我們大小跟隨之人。有二十餘個。明日晚間。去往他家藏着。到更深之時。單單只搶了婦人。逕自開船。一溜風走他娘的。除非千里

眼看得見。順風耳❽聽得見。還須各帶鎗刀。暗帶火把。臨時必用得着的。卞鴻說。雖是如此。不可造次。你今夜可進他家院內。先看一見。（看）何處可以藏人。何處可以入內。何處可以出門。看熟了路。方可如此行事。吳才道。甚是有理。遂吃了些酒飯。一路問着門戶。逕往❾馮家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小」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以上一六〇字，原書缺去（半葉），故事情節可參《歡喜冤家》第十五回。

❸「絆」原作「伴」，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❹「喚」原作「換」，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❺「笑」原作「調」，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❻「顧」原作「僱」，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❼「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五回加。

❽「順風耳」原作「耳順風」，據文義改。

❾「往」原作「住」，據《歡喜冤家》第五回及下文（第五回）改。

第五回　賊吳才暗偷紅睡鞋❶

且說吳才直往馮家而來。越牆過去。進得大門。十分寬敞。見那樓傍。儘好藏身。又往園東一看。此處可至內室。有門不閉。他便捱將進去。不見一人。原來馮家只有柳春與蘭香看守。他二人黑夜逃走了。故此並無一人在內室。吳才往樓上一望。也不見有人在內邊。便輕輕上的樓去。知是主人臥房。一直走到床前一看。見枕頭邊一雙大紅軟底的女睡鞋。只好三寸兒長。便袖起來。悄悄下樓。往原路走了出來。投下處見了主人卞鴻。將事體一一說明。卞鴻大喜道。倘事成時。必有重賞。只是一件。前日見那婦人十分標致。裙底下影影掇掇。却不曾看得眞切。倘然一雙大脚。豈不掃興。吳才道。若是小脚。還是怎麽。卞鴻道。若是小脚。賞你一百銀子。吳才道。快兌五十兩來。當時交貨。❷遂往袖內摸出那鞋

兒。遞與卞鴻。卞鴻拿在手中。一得他。如得〈他如得〉珍寶一般。〔吳才道。〕今晚各人早睡。明日就要行事。卞鴻分付。衆人與五錢銀子買酒吃。明日齊心協力。事成之後。自有重賞。衆人歡喜。都去吃酒。卞鴻自己獨斟。將鞋兒放在面前。看了又吃。吃了又看。直至更深。把鞋兒放在枕邊而睡。次日頂早起來❸算還了店錢。將行李盡搬下船去。吳才買了火把。收拾器械。大家吃些酒飯。俱隨吳才而去。止留一個小使伏侍❹主人。吳才到了彼處。一個個引進院去。又往駐昨日門邊看了一會。天色傍晚。這馮有能與婦人。登時把船搖回。回到家中。走入裡邊。不見女使在於何處。往四下相尋。後門都開了。也不知柳春那裡去了。有能吃了一驚。忙上樓來一看。箱籠全無。撇一個盡情絕義。並無一物存留。道。❺不好了。中了計也。將脚一跌。撲簌簌掉下淚來。婦人在傍。只是勸解。吳才看得停當。點起兩根火把。一齊悄悄走進門去。吶一聲喊。把柳氏

新娘抱了就走。有能連忙下樓。與搖船的兩個家人。到外□一看。連一個人也不見了。忙尋柳氏。並無踪影。吳才領着衆人。一路並無阻隔。飛跑上船。擺起三櫓。那船如飛而去。吳才把新娘放下。卞鴻上前一看。正是前日見的那個婦人。深深作一揖。道。莫要驚壞了。新娘見是個戴巾的後生。便道。尊駕是何等樣人。因甚搶我到此。有何話說。卞鴻道。請娘子臺❻坐。容小生告稟。小生是卞鴻。乃北直隷人氏。忝爲太學生。昨爲觀景。睹見娘子花貌。一夜無眠。至天曉睡去。夢一神人指示道。柳氏與汝有幾載夙緣。必須如此。方可成就。待緣滿之期。好好送回。夫婦重圓。故此唐突。望娘子應神人之言大吉。新娘道。做夢乃荒唐之言。你讀書之人。豈可行此強盜之事。好好送我回去。我送金帛與你。若不依言。投此河中。做鬼也不相從。卞鴻道。那金帛。舍下也有百餘萬。倒不稀罕。只是娘子這般標致。實然少有。歸家貯娘子於金屋內。望娘子俯就。說罷。

擺出一盒肴饌。一壺三白酒。那新娘哭將起來。那裡肯坐。心下思量投水而亡。只因身懷六甲。恐絕馮氏宗枝。昏昏沈沈。只是痛哭。卞鴻沒法。❼問道。多少路了。回道。六十餘里了。既如此。你們都去睡罷。行船的應了一聲。通去睡了。新娘流淚不止。卞鴻扯新娘來坐下吃酒。新娘跑進後艙把門關了。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賊」字原無，「睡」原作「繡」，據書前目錄改。

❷「貨」原作「負」，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❸「起來」二字原書漫漶，據《歡喜冤家》第五回補。

❹「侍」原作「待」，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❺「道」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二回加。

❻「臺」原作「古」，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❼「沒法」二字原書漫漶，據《歡喜冤家》第五回補。

且說新娘跑進後艙把門關了。卞鴻笑道。艙門四扇都可開的。閉上何用。他便取了燈火。拿着酒壺。踢開艙門。放在桌上。又取了那盒兒。擺好了。❷去請新娘。只見柳氏坐在床上大哭。卞鴻道。娘子。事已至此。我就送你回家。已做了奇花失色。美玉成瑕了。不若依神明之言。了此夙緣。緣滿之後。送你還家。你夫婦再圓。新娘道。難道你家沒有妻子。別人搶去完了夙緣。你心下如何。卞鴻道。我家中底。年方二十。雖無天然國色。却也有幾分嬌媚。但他自來不從生長。我又與他性情不合。素常裡。連言語也是不共的。今一見娘子。如得珍寶一般。若蒙俯就。❸吾願足矣。連忙篩一大杯酒。雙手送於新娘柳氏。柳氏不理。卞鴻道。娘子。你一來受驚。二來肚內飢了。你若不吃。便餓死在此。家中也無人知道。說着說

着。就跪將下去。新娘見他如此光景。又氣又憐。便道。你且把不(杯)放在床沿上。卞鴻忙將酒來放下。去取一格火肉。拿在手中。又跪下道。請娘子用一杯酒。新娘端過酒杯。哈了一口。卞鴻送上火肉。新娘果然飢了。取過一片來吃。卞鴻道。求娘子吃乾了。我才起來。❹新娘無奈。只得吃完。卞鴻起來。又篩一大杯。新娘道。吃不得了。說罷。往枕邊一看。見一雙女鞋。新娘道。此物從何而來。莫非這就是你底妻的。卞鴻道。底妻縱有此物。帶來何用。這是昨日神明夢中付我。道。柳氏若果不信。你可把此鞋❺與他爲證。自然從你。完此姻緣。新娘拿到燈前一照。果然不差。暗道。昨夜那裡不尋到。怎麼有這般奇事。心下便有幾分信了。卞鴻道。娘子此時心下如何。新娘道。既是前緣。料難逃了。我身懷孕三月。在家已與丈夫斷絕了此事。須待我分娩之後從你罷。卞鴻道。事雖不做。同我睡亦不妨。新娘不語。卞鴻又勸吃酒。新娘只得又吃一杯。那酒是入

口鬆的。一來空心酒。二來酒力狠。一時頭暈起來。坐立不住。連忙走到床邊。換了鞋兒。和衣而睡。有(卞)鴻見他酒醉。十分歡喜。自己又吃了幾杯。走到床邊。見新娘睡熟。便悄悄解開衣裙。露出一條大紅褲兒。眞個動興。用手把他腰來襯起。扯了下來。露出白鬆鬆的腿兒。如雪花一般。已自除巾脫衣。放下紅羅帳。扒在新娘身上。格開兩腿。把陽物浸浸送將進去。覺着美不可當。抽頂一會。新娘初時睡熟。迨後被卞鴻弄的陰水一陣陣流出。便自醒了。口中嘆一口氣。但因下邊正在癢的時節。把那些假腔調一些也不做出來。卞鴻❻大喜。將新娘脫得赤條條的。把兩腿擱上肩頭。着實奉承。附着耳問道。可好麼。新娘點頭。卞鴻吐過舌尖。新娘含住。一時間弄得甜美。須臾❼雲收雨散。卞鴻下床淨手。新娘披衣下床洗刮。卞鴻又拉他吃酒。新娘道。我吃不得了。問道。多少年紀。家中還有何人。原何這般大富。卞鴻道。年方二十五歲。底妻汪氏瑞

娘。下有奴僕婦女。共五十二口。因祖上收買棉花。因此大富起來。如今足有百萬之數。新娘道。你如今要我回你家去。把我怎樣看成。卞鴻道。是代正房。娘子。難道把你做妾不成。新娘說。上蓋衣服並首髻全無。怎生是好。卞鴻道。現有從京中帶來衣料二十餘箱。任你受用。先取幾件現成的。與你打扮得齊整❽了到家便是。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卷二終

校記

❶「強」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好了」二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五回加。

❸「就」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五回加。

❹「來」原作「的」，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❺「鞋」原作「挂」，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❻「鴻」下原衍一「喜」字，據《歡喜冤家》第五回刪。

❼「臾」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❽「整」原作「正」，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新編兩肉緣卷三

第七回　馮有能求籤得佳音❶

且說二人說話之間。又調得火熱。重整鸞儔。直至夜分而睡。且說馮有能在家。着人尋了一夜。並無踪影。次早寫了幾十張招紙。各處遍貼。一連尋了幾日。半點信息也無。隨往神前。誠心齋沐。跪下。把心事細訴一番。道。若得夫婦重逢。❷乞賜上上靈籤。求得第七十一籤。詩曰。

喜鵲簷前報好音。　如若千里欲歸心。
繡閣重結鴛鴦帶。　葉落霜飛宅宅侵。

想道。詩意像個重逢的。乞再賜一籤。以決弟子之疑。又求得第十五籤。詩曰。

兩家門户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東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馮有能看罷。一發疑了。又跪祝道。弟子愚人。一時難解。如後得回來。詩中賜一回字。又把❸籤筒搖了會。雙雙的兩枝在地。一是第四十三籤。詩曰。

一紙文書火速催。　扁舟速下淚如雷。❹
雖然目下多驚恐。　保汝平安去復回。

見一回字。道。好了。又看那籤。乃是第七十四籤。又有詩曰。

崔巍崔巍復崔巍。　履險如夷去復來。
身似菩提心似鏡。　長安一道放春回。

有能見兩籤俱有回字。拜下道。若得夫婦重圓。願重新廟宇。再換金身。不提。且說卞鴻船隻已到❺河岸口。便先到家中。對衆奴婢道。新娘到了。快治酒筵。一面着人各處請親友鄰居。上樓取了衣飾。着人擡了一

乘四轎。來到船邊。下船與柳氏穿戴完了。上得轎去。逕擡到堂上。兩人拜了天地。家中男男女女過來叩首。都稱大娘娘。新娘上樓。看了房中。果然二十四隻皮箱整整齊齊兩邊排着。房中伏侍使女四人。單說吳才的妻。名叫全香。他原是南邊人。這吳才是個響馬強盜。見全香生得標致。一雙小小脚兒。心上愛極。在路上騙他走了。奔到北方。投在卞鴻家下爲奴。故此獨到房中來伏侍新娘。新娘見他溫柔典雅。也甚喜他。諸親百眷只說他是明公正氣娶來的這個標致娘子。親友無不敬重。柳氏初然心中不平。後來見比馮家十倍之富。況卞鴻又在青春。極其知趣。倒也妥帖了。是夜。卞鴻與柳氏上樓。便拉柳氏去睡。柳氏解衣就枕。卞鴻捧過臉兒。咬了一下道。標致人兒。我卞鴻好福氣也。說罷。❻逕上陽臺。柳氏金蓮半舉。玉體合現。星眸含情。柳腰輕蕩。是以枕席之情盡露。卞鴻十分美滿。便叫道。乖肉。你前夫與我。誰好。柳氏道。你好。卞鴻

道。既好。捨不得叫我一聲。柳氏低低叫道。心肝。你快活死我也。卞鴻便着實做弄一番。柳氏爽利。兩下丟了。自此二人朝歡暮樂。似水如魚。却不去理着底妻瑞娘。這瑞娘年方二十。也頗〔有〕幾分姿色。星夜十分吃醋。便覺孤枕難眠。他房中有一小使。名喚寶玉。年有十七八歲。生得乖滑伶俐。心下愛極。只是無個法兒與他勾搭。隨想了一條計策。如此如此。便是終身快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得佳音」原作「問卜」二字，據書前目錄加改。

❷「逢」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加。

❸「把」原作「罷」，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❹「舟」原作「地」，「速」原作「迯」，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❺「到」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加。

❻「說罷」二字漫漶，據《歡喜寃家》第七回補。

話說瑞娘正想與寶玉勾搭。以圖終身快活。寶玉正與瑞娘送進茶來。便看着他臉兒。叫道。寶玉。你大娘今日身上有些不大爽快。到晚間。你與我端一盆沐浴湯來我用用。不可誤了。寶玉連聲答應而去。大家用過午飯。不多時。日落黃昏。寶玉在廚下叫使女們燒下沐浴湯。到了二更時候。寶玉端着一個大木盆。與瑞娘送上樓去。此時瑞娘脫得上下無條線。雪白的一個光腚兒。坐在床上。單等着寶玉前來。這寶玉將沐浴湯剛剛端進房內。一見瑞娘失(光)着身子。唬得魂不附體。抽身要走。瑞娘上前一把扯住。道。你這孩子。怎麼認起生來。我正沒人與我擦洗擦洗。走的某(甚)麼。寶玉道。大娘是一家主母。小人怎敢如此。瑞娘道。無人在此。你與我洗洗這身上污垢。也是無妨的。寶玉無奈。用手捧

着水兒。往瑞娘身。淋了幾下。瑞娘故作情態。分開兩腿。仰在那裡。兩隻小腳兒。不住的伸屈難定。引得寶玉陽物直挺。急忙扒在瑞娘身上。送個進根。瑞娘下邊動火。淫水兒流將出來。夾了一夾。覺着如鐵似火一般。二人一湊一來。各自高興。便叫出許多肉麻的名件。寶玉又提起金蓮。細看其出入之景。十分有趣。一抵。兩下皆丟。雙雙睡去。直到天明。瑞娘先醒。叫起寶玉下樓而去。自此他二人無夜不會。愛慕已極。這也不在話下。再說柳氏新娘。自從來到卞鴻家中。光陰似箭。不覺冬盡春來。他園中也有牡丹。新娘見了。未免覩景思人。眼中偷淚。及到初夏之時。孕滿分娩。生下一個兒子。十分清秀。柳氏暗喜。到了三朝滿月。置酒請客。只因柳氏產後不健。卞鴻寂寞之甚。常在後園閒耍。只見全香送一杯茶。到花園的書房中來。卞鴻接過。問道。你丈夫吳才回也未曾。全香道。相公着他到府中去買零碎東西。如何回得來。只怕還得五六日才

可來的。卞鴻道。你主母身子不安。我心中寂寞。你可爲我解解悶懷。全香聽了。臉上紅將起來。就走。被卞鴻拉住。摟了親嘴。全香低下頭去。不肯。卞鴻道。乖乖。我一向要與你如此。不得個便宜。今日趁此無人。不可推却。全香說。恐有人來看見不便。晚上在房中等相公便了。卞鴻放了手道。不可忘了。全香笑嘻嘻去了。到了晚間。卞鴻對新娘道。今晚有一朋友。約我去看夜戲。不能回了。假意換了一件新衣。下樓而去。悄悄走到吳才房門首。見房裡尙有燈光。把門輕輕彈了一下。全香將門開了。卞鴻進內一看。見房內清雅可人。臥床羅帳。繡枕錦被。不減自己香房。只見全香已擺下了幾盤精品。拿着一壺花露酒。篩在一個金杯之內。勸着卞鴻來吃。卞鴻道。你那裡來這一對金杯。全香道。相公。你意(竟)不知道我丈夫的爲人麼。隨將吳才爲盜。如何騙他。前後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卞鴻道。怪不得前番搶新娘。這般有膽。我必然除這一害。咱二

人方得長久快活。二人坐在一處。卞鴻把全香抱在懷中。口對口兒吃酒。全香道。大娘若是尋你。怎了。卞鴻把看夜戲之事一說。全香笑道。我說怎麼換了新衣出來。卞鴻見全香說笑得親熱。不禁動了高興。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李」字原無，據書前目錄改。

娃館西施絶艷。昭陽飛燕嬌奇。三分容貌一山妻。也是這般

滋味。　妃子馬嵬埋玉。昭君青塚含啼。這般容貌也成灰。

何苦拆人匹配。

且說卞鴻動興。忙又吃了幾杯。先自脱去衣服。把全香放倒臥榻。除去衣裙一看。身如白玉。並無半點瑕疵。一貌羞花。却有萬千嬌艷。脚下一❷雙紅鞋兒。小得可愛。心中十分動火。便自盡情取樂。又將小脚兒捻了幾把。架上肩頭。看着他粉白身子。恨不得把他吞了下肚。盡興弄了一會。全香<香>的水不住流出。卞鴻把眼去看。見細草茸茸。饅頭一縫。用手在上邊滿摸道。心肝。生得這般豐滿。實爲可愛。❸我要做個倒插蓮花。我在下邊。看他進出。你可肯麼。全香道。相公弄的我這般死去

活來。還有什麼不肯。遂扒於卞鴻身上。將花牝湊着癢處。搖一會。套一會。墩一會。摟了身子研一會。不覺一陣酸麻。二人各自丟了。卞鴻在柳氏面前。常常托故把吳才使了出去。便來如此。這也不提。且說柳氏生得一個小娃子。這年來不知不覺已長成六歲了。家中請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這娃子却也聰明。讀過便不忘記。恰好卞鴻一日不在家中。有他一個朋友薦一算命的先生來。這人叫做張鐵嘴。常在各府大家主算命的。柳氏把小兒八字叫他一算。道。這個八字。在母腹中便要離祖。日後富貴不可言。算完。又將卞鴻八字說了。鐵嘴算道。此貴造。也是富貴雙全的。只是一件。子息上少。壽不長些。柳氏把馮德八字說了。鐵嘴道。❹這個貴造。好像在那裡算過的了。柳氏道。你且把女命排一排。隨說出自己的八字。鐵嘴打一算。把手在案上一拍道。是了。這兩個八字。上年在秀水馮監生府上算來。這女命有十年歪運。死也死得過的。

若不生離。必然難逃。幸喜他爲人慈善。❺留得這條性命。原何府上與他推算。柳氏道。你幾時在他家算來。鐵嘴道。今年二月內又算過了。那男❻命也行了敗運。那時家中失火。把屋宇燒個精光。房中細軟。被人搶得罄盡。柳氏道。這般好苦。哭將起來。又問道。先生。我欲寄此一信與他。若先生肯時就行。當奉白金五兩。鐵嘴喜道。便去何妨。柳氏又叫全香取了紙筆。寫寫完書字。即時封好。取了五兩銀子。打發鐵嘴出門而去。這鐵嘴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秀水。見了馮德道。北直鎮平縣裡。有一個令親。托我寄一封書來與你。馮德茫然不知。拆開一看。見是柳氏筆跡。眼中落淚道。先生。他在鎮平什麼人家。鐵嘴道。這是鎮平城內第一家財主。你若肯去。有一場小富貴。馮德道。沒有盤費。怎生去得。鐵嘴道。不難。令親因寄書送我五兩銀子。一毫未動。我取二兩借你。到下半年。還我便了。遂往身邊取出。恰好二兩一錠。是稱過的。遞與馮德。

〔馮德〕稱謝不已。鐵嘴去了。馮德想道。我看着銀兩。只如珍寶。從不肯看顧窮人。花費上分文。今日也落得這般苦處。若不遇着這等好人。怎生前去。從今以後。再不把錢看得太重了。次日。把家中粗重之物。又辨〔變〕賣了幾兩銀子。置了一副鋪陳。把柳氏的一個香囊。藏在身邊。同一小使。一路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卷三終

校記

❶「當家主」原作「卞鴻」二字，據書前目錄改。

❷「一」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七回加。

❸「實爲可愛」原作「爲實愛」三字，據《歡喜寃家》第七回改。

❹「道」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加。

❺「善」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加。

❻「男」原作「胃」，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新編兩肉緣卷四

第十回　蘭香姐誤逢書獃子

不提馮德與小使。奔路而來。再說柳春與蘭香。在馮家一時高興。走了出來。那時到了杭州地界。遊手好閒。不到年餘。坐吃山空。又無生涯可做。看看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起來。不由長吁短嘆。正是。

上天天無路。　入地地無門。

柳春一心好悶。還走到城中去了。只見蘭香在外邊〇〇

○○○○○○○○○○○○○○○○○○○○○○○○○○○

○○○○○○○○○○○○○○○○○○❶錠銀子。道。若肯見憐。我便送你買果子吃。蘭香見了。巴不得要。奈何他只管認我烟花。便笑一笑。那人見他一笑。當是肯了。上前一把抱住。便去脫衣。蘭香慌了手脚。欲要叫起來。又想他那錠銀子。欲待順從。又怕丈夫撞着。躊躇未定。被他到了手也。蘭香雖然受住(淫)道。妾非青樓。實係良家。見君青年。養君廉恥。不忍高叫。從君所願。幸勿外揚。感君之德。那人道。既承一枕之私。正是三生之幸。尚圖後會。以報高情。蘭香道。快快完事。恐丈夫撞見。如之奈何。那人急忙完了。整衣下樓。對蘭香道。我再來看你。蘭香點頭。那人逕自去了。蘭香掩上大門。上樓想着。笑了又笑道。杭州原來有這樣書獃。一年遇這般幾個。不愁沒飯吃了。又想道。怎生對柳春說出情由。也好。我身原是他拐來的。怕他吃醋不成。正想間。柳春推門而入。

上樓見了蘭香。便滿❷面愁煩。蘭香道。那裡去這一會。有什麼生意可做麼。柳春道。我看城中都是有本錢的鋪子。就是有❸小生意。那討得本錢。我方才往石塔上回來。見了那小姊妹。個個穿紅掛綠。與那些少年子弟調笑自如。倒是一樁好生意。蘭香聽了笑道。你原來尋得個烏龜頭生意。柳春嘆了一口氣。蘭香道。你若有這點念頭。我便從你。柳春聽了。大喜道。若得親娘救命。生死不忘。蘭香笑道。招牌已掛出去。一人發市去了。遂拿了那錠銀子。把那個人如此如此的光景一說。柳春大笑起來道。這番我夫婦二人。不怕餓死了。柳春忙去買些酒肴。與蘭香暢飲而睡。次日。蘭香更加打扮。站在門前。這些書獃見他十分標致。一時間嫖客紛紛。車馬不絕。柳春做了長官。落得些殘盤剩酒受用不盡。這也不提。再說馮德與一小使。非止一日。到了鎮平城內。尋店安下。次早。問明卞家大門。着小使拿着香囊。道。你只管走進去。若有人問你。就

說柳春來望新娘的。切❹不可題我馮字。小使說。這些不須分付。一直走了進去。恰好這日卞鴻往鄉間去了。不在家中。故此沒人答應。小使走到堂後。恰好見一婦人。小使道。煩勞說一聲。秀水柳相公來望新娘。全香曉得原故。便請柳氏下樓。小使一見。便道。大官人特來望看娘娘。即把香囊遞過。與柳氏看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以上一六〇字，原書缺去（半葉），故事情節可參《歡喜冤家》第十五回。

❷「滿」字原無，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加。

❸「是有」原作「那日」，據《歡喜冤家》第十五回改。

❹「切」原作「且」，據《歡喜冤家》第五回改。

且香(說)柳氏接過香囊看了。道。快請進來。小使去不多時。將馮德請進前廳。柳氏迎將出來。兩下一見。都便哽咽。見禮已畢。二人哭做一堆。女使都❷道他是兄妹。止有全香知是夫妻。因新娘待全香如妹子一般。全香感激不盡。又卞鴻偷他一事。新娘知而不問。故此全香也不與卞鴻說寄書一事。這是兩好合一好。且說柳氏住淚。請馮德上樓坐了。將前情說個透徹。道。我正待早早尋死。因有孩兒。是你的骨血。恐絕了你的宗枝。今已六歲了。現在書房攻書。馮德道。取名喚做什麼。柳氏道。名字是我取的。叫做三元。正說話間。全香抱上樓來。道。小叔來了。三元朝着馮德作一個揖。馮德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心下歡喜。道。乖兒。讀什麼書了。三元道。論語。馮德挑他一句。背如流水。馮德大喜。全香擺上一

桌酒。道。兄妹們就在樓上坐罷。晚上就在此安宿。不必書房裡去。柳氏請丈夫坐了。附着耳道。明日我將些金銀與你。拿到店家藏了。陸續運他幾千兩。叫了船隻。暗暗約了日子。帶了孩兒。逃回本鄉。何等不好。馮德喜道。若得賢❸妻如此。方見本心。兩人說定。吃了會酒。全香收拾。打發❹使女下樓去睡。柳氏拴上❺房門。去取鎖匙。開了金銀箱。取出一包一包的縛了。約有幾千兩。珠翠金寶。不計其數。都停當了。夫妻二人這才就枕。馮德摟了柳氏。便求雲雨。柳氏仰臥。十分恩愛一番。雙雙一處睡去。次日早早起來打點。袖了出門。小使身邊也帶幾百。一日幾次而走。店家那裡知道。不須三日。通運完了。馮德與柳氏道。物已運完。我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前說一齊逃去。只怕船重行遲。倘被家人趕上。那時你我性命難保。連孩兒也不能活了。不如我先回家。將銀子造起房屋。重置物件。般般停當。那時再來望你。早晚相機而行。空身好不便

捷。只恐一時尋起金銀。不見了。叫你如何回答。柳氏道。這夾❻樓板內都是金銀。那銀子逐日有進無出。只管取去不妨。但不知你幾時方才再來。馮德道。多者只在明年。柳氏流淚道。我今在此。度日如年。你休忘了。馮德道。事不宜遲。就此去罷。柳氏整酒送行。又取一雙金鐲。兩隻金簪。遞與馮德。吃罷了酒。兩下流淚而別。馮德還至店家。送了房金。覓船回去。見了鐵嘴。還了他二十兩銀子。鐵嘴感恩不盡。不在話下。且說這一日。卞鴻故意把吳才使出去。又來與全香取樂。不期一夜。正與全香睡着。天尚未明。又高起興來。二人抱摟。弄到一處。正在快活之際。誰知吳才在城中吃得大醉。趕了夜路回家。叫開大門。一直走向自己房來。用手把門一摸。却是不曾拴得。吳才想道。爲何門開着便去睡了。只聽內軒裡邊響動。他便輕輕走到床橫。只聽得低聲說道。好麼。全香說。好着哩。你受用麼。全香道。受用着哩。又聽道。我與你丈夫誰弄的妙。全香

道。我丈夫爲人粗俗。那比相公這般知趣。吳才聽了大怒。不由心頭火起。往皮靴內取出一把尖刀。揳着卞鴻頭髮。一把提起。往頸下一割。喉嚨已斷。跌在一邊。歸陰去了。又揳全香。那裡見影。不知他藏在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重」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都」下原衍一「知」字，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刪。

❸「賢」原作「夫」，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❹「發」原作「法」，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❺「上」下原衍「門上」二字，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刪。

❻「夾」原作「座」，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話說吳才去摸全香。不見踪影。急往外尋。亦不見他。點起燈火。回到房中。且看奸夫是誰。把燈一照。叫聲。苦也。自古道。捉奸要雙。走了淫婦。只殺奸夫。也要償命。況擅殺主人。只怕要碎剮零剮的。怎麼好。想道。收拾了金銀。趁早去罷。打開箱子。取了金銀。正待要走。被屍首一絆。跌了一交。渾身是血。間壁夥計聽見跌響。還睡在床中。只道。有賊。吳才聽見。一發急了。又看了看自己。渾身是血。一時情急。便道。我往日殺多少人。這一死也該的。拿着尖刀。往喉嚨一搠。撲地跌倒。衆人聽見。走來一看。見兩個死屍在地。登時報於新娘瑞娘。原來全香看見吳才行凶。便下床扯了衣服。逕至內邊敲開樓門。與柳氏說吳才行凶。殺了卞鴻。新娘不知何故。便叫他拴上樓門。穿好衣服伴在樓上。只等衆人來報說。大娘。

不好了。官人殺死在吳才房內。吳才亦被殺死在地。柳氏吃驚。領着全香三脚兩步。逕至外邊。見了屍首。哭將起來。全香倚着吳才屍首也哭起來。衆人道。不知何故。雙雙殺死在此。柳氏明知是爲奸情。却不肯說。只見地下一大包。提一提甚重。令人拿在桌上。打開一看。道。是了。我房中失去金銀。官人訪知是吳才盜去。今早官人趁吳才不在。全香又早上樓去了。逕來搜出贓物。想這凶奴偶回。見事露了。把家主殺死。正待收拾一包物件要走。恐怕被人拿住經官。情急自刎了。你們看他頸上。還是自刎的。大家一看。果是自刎的。即分付衆人。查點箱籠。共五隻。與我擡了進去。着管家買一副上好棺木。買一副五兩的棺木。把吳才盛貯。先擡到城外埋了。把主人屍首洗淨。喚人縫好。下了棺木。擡上中堂。誦經禮儀。訃音上寫卞三元做了孝子。親眷都來吊奠。七七出了靈柩。柳氏把內外男女都加恩惠。逢時遇節。都賞金銀。無一人不感激着他。

這瑞娘見丈夫死了。從此也不與寶玉偷情。合着全香。竟在柳氏房裡同住。眼看過了百日。又將過年。柳氏正想馮德。恰好到了。馮德聽得卞鴻死了。先着人買了祭奠之禮。方進堂來。靈前祭奠。三元回禮。進內見了柳氏。又悲又喜。遂把前後細說一遍。柳氏歡喜道。此間百萬家財。皆是我們的了。如今未可便回。待孩兒長大。娶了妻室與他。那時與你歸家方妥。馮德道。賢妻所見不差。我想上天有眼。卞鴻起心拆我夫妻。豈非天報乎。柳氏道。吳才之自刎。亦是天報。就把生平爲盜。後來搶擄婦人情由一說。馮德方才明白。全香整了酒來。柳氏指着瑞娘與全香道。此卞鴻底妻與吳才之妻。爲人文雅。你可收他二人作了婦人。與我不分大小。瑞娘與全香聽了。逕自下樓。馮德道。不可。柳氏道。❷如若不然。你我歸家之日。誰人料理此處家緣。馮德點頭。晚間就與他二人暗地好了。這馮德也不歸家。合家人全知馮德是主母的丈夫。因柳氏加恩。

皆不外言。後來三元成人。娶了本處王財主之女爲妻。復了本姓。把房屋田地賣於大戶。將什❸物家伙送與丈人家。取了藏的金寶細軟。帶了自己婦。同馮德夫婦與庶母。逕至本鄉。大享富貴。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校記

❶「俱」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道」字原無，據《歡喜寃家》第五回加。

❸「什」原作「佔」，據《歡喜寃家》第五回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巧緣艷史／（清）江海主人編.--初版.--臺北
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面；　公分.--(思無邪滙寶；12)
與艷婚野史／（清）江海主人編--百花野史／（清）
一笑主人編--兩肉緣／（清）不著撰人合刊
ISBN 957-8592-38-8(精裝)

857.4　　84006778

思無邪滙寶〔拾貳〕

巧緣艷史・艷婚野史
百花野史・兩肉緣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羅文翠・湯秀蘭・陳櫻瓊・楊俶儻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5 年 7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8-8(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